

2017 中国跨性别群体 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跨性别者与非性别常规者
完整版

主办机构



北京同志中心
BEIJING LGBT CENTER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特别感谢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2017 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

——跨性别者与非性别常规者

北京同志中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第一章 导言

研究目的

本次调查旨在通过为政府部门、国际机构、营利和非营利组织提供中国大陆地区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的基础性数据，来提高中国跨性别群体社会议题的能见度，推动中国跨性别群体相关的法律、政策制定，促进中国跨性别群体社会问题的改善与权益保障，最终达到性少数群体反歧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调查是目前国内首次全国范围内针对跨性别群体的定量调查。

主要概念

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 :指一个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性别。

性别表达 (Gender Expression) :指一个人通过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等外显方式来表达自我的性别。

性取向 (Sex Orientation) :指一个人在性欲上和情感上持久地被某种性别的人所吸引。

跨性别者 (Trans/Transgender) :指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不同于其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的人。包括:

跨性别男性 (Transgender Man) :指认同自己是男性的跨性别者, 又称女跨男 (FTM)。

跨性别女性 (Transgender Woman) :指认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别者, 又称男跨女 (MTF)。

性别酷儿 (Genderqueer) :指认同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的人, 是一种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跨性别者。

非性别常规者 (Gender Non-conforming) :指一个人的性别表达不同于社会常规下男/女二元划分的性别角色。包括:

性别酷儿 (Genderqueer) :指认同自己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的人, 是一种非二元性别身份的跨性别者。

易装者 (Cross-dresser) :指爱好穿着典型的异性装束、打扮, 却又不希望总是以异性身份生活的人。易装者认同自己的指派性别, 不同于跨性别者。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以线上问卷的形式, 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手机端或电脑端在线填答并提交问卷。发放问卷时所使用的主要首发渠道包括: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性少数社群服务机构、教育机构、媒体的微博微信账号、QQ 群微信群、知乎贴吧等社交平台。

本研究的优势与局限

本研究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研究涉及的议题比较全面,包括激素治疗、性别重置手术、原生家庭、亲密关系、校园环境、工作环境、公共空间、心理健康、政策需求等多个领域。

(2) 研究覆盖的地区比较广泛,研究对象的现居住地包括内地所有省份,同时也兼顾了城市、县镇和农村地区。

(3) 研究对象的身份构成比较多元,样本中包括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和易装者等具有不同性别身份认同和表达的四类群体。

(4) 问卷调查的样本量比较大。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样本结构上的偏差,使得按年龄、教育程度、性别身份认同与表达等分组进行比较成为可能。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是由问卷发放的方式和渠道所造成的。如前所述,线上调查的问卷发放方式可能会造成样本构成的偏差。根据对样本构成的分析,此次调查样本的偏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研究对象偏年轻,整体上以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

(2) 研究对象的主体来自于城市;

(3) 样本可能主要由已经与跨性别社群建立起联系的人群构成。

上述特征都可能使得本研究的问卷调查样本所处的环境相对比较友好,获取资源的能力和资源的可及性相对较好。因此,在解读本研究的结果时,需要注意样本构成上的这些偏差可能带来的影响,即一方面可能低估了跨性别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可能高估了环境的友好程度。也就是说,本报告的结果可能是对现实状况更为乐观的估计。

第二章 样本描述

(1) 样本量

截至 2017 年 9 月,共收到提交的问卷 5,677 份。经过对问卷完成度和填答质量的检查,最终保留有效问卷 2,060 份,有效问卷率为 3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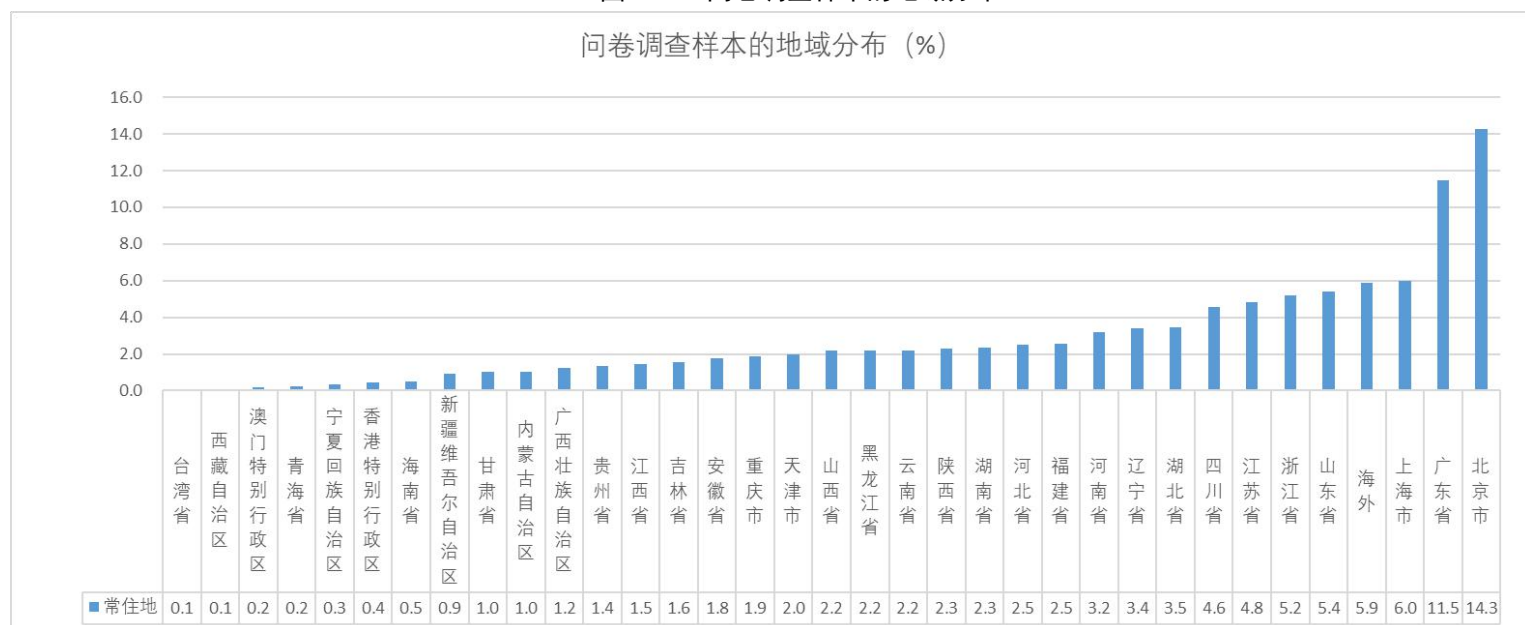
筛选有效问卷的标准包括四项:完成应填答的所有问题,IP 地址不重复,填答问卷用时在 8 分钟以上,填答者的性别表达与性别认同符合本研究对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以及易装者的定义。同时满足以上四项则视为有效问卷。

Q2.1. 您出生时被登记的生理性别是: a. 男 b. 女 c. 其他情况 Q2.2. 您认为自己内心属于哪种性别: a. 男 b. 女 c. 以上都不属于 d. 不确定 Q2.5. 您是否以与出生性别不同的性别身份或打扮生活过: a. 现在全天如此 b. 现在如此,会分场合这样做 c. 一段时间这样,一段时间不这样 d. 曾经有过 e. 从未如此
跨性别男性 Q2.1=b/c & Q2.2=a 跨性别女性 Q2.1=a/c & Q2.2=b 性别酷儿 Q2.2=c/d & Q2.5=a/b/c/d 易装者 Q2.1=a & Q2.2=a & Q2.5=a/b/c/d; Q2.1=b & Q2.2=b & Q2.5=a/b/c/d

(2) 样本地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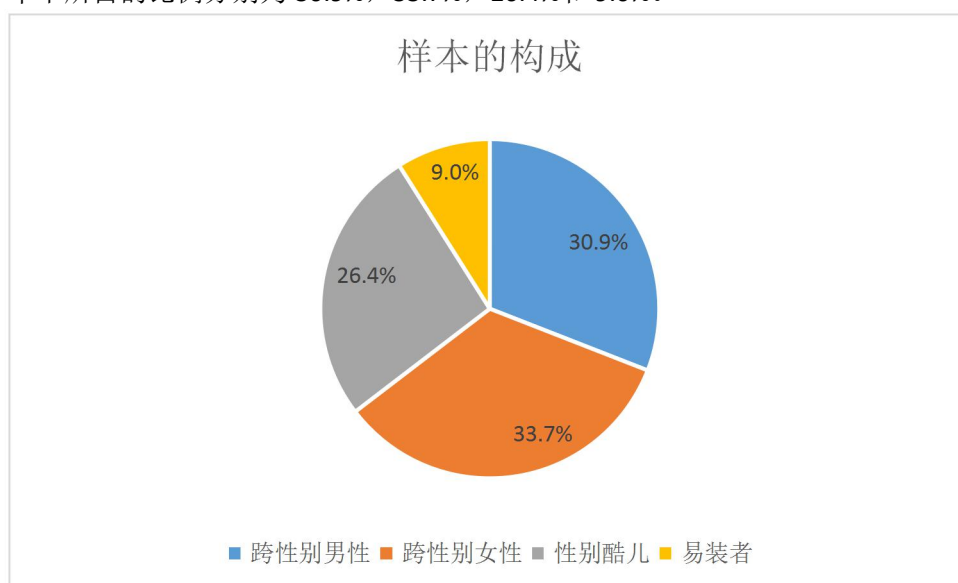
从样本的现居住地分布(图 1)可以看出,本次问卷调查覆盖了内地全部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还有一些填答者现在生活在港、澳、台地区或海外。图 1 中的横轴从左至右,按照各地区填答者在全体样本中所占比例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排列本次问卷调查覆盖的所有 35 个区域。来自北京和广东的填答者在全体样本中所占比例均超过 10%,来自上海、海外、山东以及浙江的填答者在全体样本中所占比例处于 5-10%之间。如果将海外填答者排除在外,来自上述五个省市的填答者在全体样本中占比为 42.4%。因此,总体而言,问卷样本在区域分布上集中于东部地区。

图 1 问卷调查样本的地域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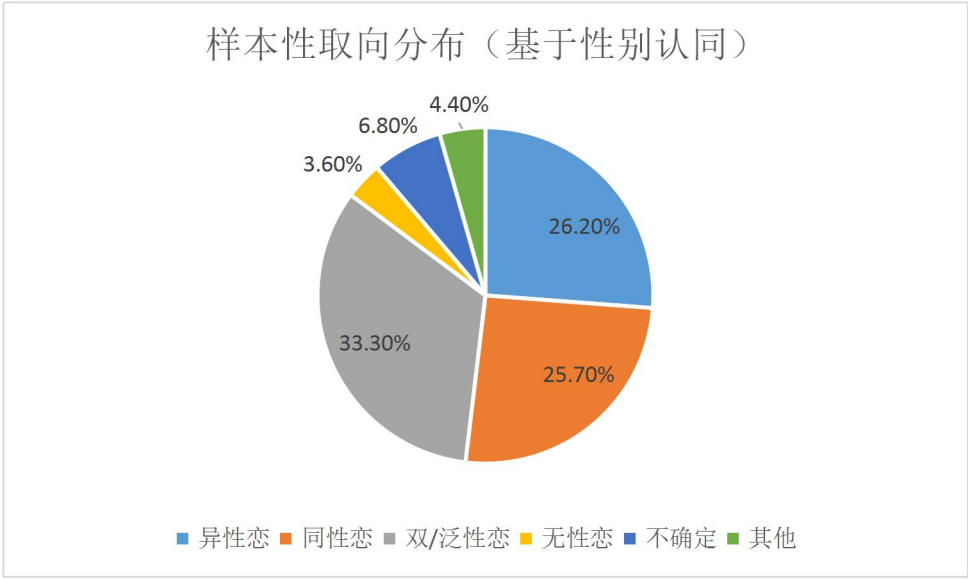


(3) 样本基本特征

根据受访者对问卷中关于性别表达与性别认同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回答,本研究将问卷调查的样本分为四类群体,即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和易装者,上述各类群体在样本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0.9%, 33.7%, 26.4%和 9.0%。



样本性取向多元。双/泛性恋占比最多 33.3%，其次是异性恋 26.2%，同性恋 25.7%。



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社会人口特征如表 1 所示。从全体样本的年龄构成来看，平均年龄 23.3 岁，18-24 岁年龄组在样本中占比过半（52.9%），25-29 岁年龄组占比 20.0%，18 岁以下年龄组占比 14.4%，30 岁及 30 岁以上的样本占比 12.2%。问卷的填答者包括了一定比例（6.9%）的少数民族。由于样本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样本中有 49.3% 为在校生，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较高，超过一半（54.3%）为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超过八成的样本（82.7%）居住在城市，而居住在农村的样本比例仅为 1.8%，有 14.1% 的样本居住在县城或镇。科及以上教育程度，82.7% 居住在城市。

进一步对跨性别群体内部进行比较发现，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性别酷儿和易装者在民族构成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年龄构成、在校生比例、教育程度、居住地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相比较而言，样本中的易装者和跨性别男性的年龄略高于跨性别女性和性别酷儿。性别酷儿的在校生比例最高，而跨性别女性的在校生比例最低；与之相应，性别酷儿的教育程度相对最高，而跨性别女性的教育程度则最低。易装者中居住在城市的比例最高，跨性别女性居住在城市的比例最低。

表 1 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社会人口特征

	全体样本 (n = 2,060)	跨性别男性 (n = 637)	跨性别女性 (n = 694)	性别酷儿 (n = 544)	易装者 (n = 185)
年龄 (%)					
18岁以下	14.4	12.8	17.4	12.6	14.6
18-24岁	52.9	50.7	51.8	59.2	49.2
25-29岁	20.0	24.2	19.7	16.7	17.8
30岁及以上	12.2	12.3	11.1	11.5	18.4
民族 (%)					
汉族	93.1	93.4	93.7	92.5	91.3
少数民族	6.9	6.6	6.3	7.5	8.7
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	6.9	4.6	11.0	4.6	6.5
中专/技校/职高	7.5	5.8	12.4	4.8	3.2
普通高中	16.7	16.3	16.9	16.9	16.2
大学专科	14.6	14.4	16.0	12.1	16.8
大学本科	45.6	48.7	37.0	52.4	47.6
研究生及以上	8.7	10.2	6.8	9.2	9.7
居住地 (%)					
城市	82.7	84.6	79.8	82.9	86.5
县城或镇	14.1	11.8	16.4	14.9	10.8
农村	1.8	1.4	2.7	0.6	2.7
港澳台或海外	1.5	2.2	1.0	1.7	0.0
在校学生 (%)	49.3	47.4	44.2	57.5	50.3

(4) 样本的性别不安和性别身份认同发展

表 2 显示的是全体样本以及各类群体的性别身份状态和性别不安的经历。从表中可以看出，样本中出生时指派性别为女性的比例是 **54.6%**，高于指派性别为男性的比例（**45.4%**），此外还有个别样本出生时的指派性别为“其他”。样本中有 **39.1%**的人目前对其性别身份认同仍然感到不确定，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曾经历不同形式的、强烈的性别不安。具体而言，**67.6%**的人曾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的人对青春期发育感到强烈痛苦和焦虑，**78.5%**的人曾渴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自己的性征。

分群体来看，性别酷儿中出生时指派性别为女性的比例（**71.0%**）远高于指派性别为男性的比例（**29.0%**），而易装者的出生时指派性别分布则与全体样本的情况非常接近。各群体中，性别酷儿对性别身份仍然感到不确定的比例最高（**65.6%**），易装者对性别身份感到不确定的比例最低（**25.4%**），跨性别女性比跨性别男性有更高比例对性别身份感到不确定，二者的比例分别为 **32.4%**和 **27.8%**。在性别不安方面，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都有近 **80%**以上的人曾经历过多种形式的、严重的性别不安，特别是跨性别男性中曾渴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性征的比例高达 **90.6%**，跨性别女性中有此经历的比例也高达 **85.7%**。性别酷儿曾经历性别不安的比例虽然低于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但有此类经历的性别酷儿也在 **50%**以上。相比较而言，易装者经历性别不安的比例最低，**44.9%**的易装者曾渴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性征，**23.8%**的易装者曾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

表 2 问卷调查样本的性别身份状态和性别不安

	全体样本 (n = 2,060)	跨性别男性 (n = 637)	跨性别女性 (n = 694)	性别酷儿 (n = 544)	易装者 (n = 185)
出生时的指派性别 (%)					
男	45.4	0.0	100.0	29.0	45.4
女	54.5	99.7	0.0	71.0	54.6
其他	0.1	0.3	0.0	0.0	0.0
对性别身份认同仍感到不确定 (%)	39.1	27.8	32.4	65.6	25.4
曾强烈厌恶自己的生理性别 (%)	67.6	80.1	80.3	51.8	23.8
对青春期发育感到强烈痛苦和焦虑 (%)	72.8	88.1	79.0	59.6	35.7
曾渴望阻止发育、掩盖或改变性征 (%)	78.5	90.6	85.7	66.7	44.9

在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感到确定的样本中，问卷继而询问了他们的最早发现自己内心性别不同于出生时指派性别的年龄以及最早向别人说出自己属于另一性别或性别不明的年龄。从表 3 可以看出，最早发觉自己的性别认同不同于指派性别的年龄较为集中于 7-12 岁（31.9%）和 13-17 岁（29.4%），其次是 4-6 岁（22.2%），这说明大多数跨性别者在 18 岁以前就已经开始自我觉察自己的性别认同与指派性别不同。对比来看，向别人说出自己的性别认同的年龄要晚于性别认同自我觉察的年龄，最早向别人说出自己属于另一性别或性别的年龄主要集中于 13-17 岁（39.4%）和 18-24 岁（34.7%）这两个年龄段。

表 3 问卷调查样本的性别身份认同发展

	全体样本 (n = 1,254)	跨性别男性 (n = 460)	跨性别女性 (n = 469)	性别酷儿 (n = 187)	易装者 (n = 138)
最早发觉内心性别不同于出生时的指派性别的年龄 (%)					
0-3岁	6.9	12.6	4.9	3.2	0.0
4-6岁	22.2	32.6	19.6	13.4	8.0
7-12岁	31.9	24.8	43.1	25.7	26.1
13-17岁	29.4	24.4	24.1	43.9	44.9
18-24岁	8.1	5.2	6.2	13.4	17.4
25岁及以后	1.4	0.4	2.1	0.5	3.6
最早向别人说出自己属于另一性别或性别不明的年龄 (%)					
0-3岁	1.4	2.4	1.3	0.0	0.7
4-6岁	4.6	7.2	3.0	4.3	2.2
7-12岁	11.5	13.7	10.5	10.2	9.4
13-17岁	39.4	38.5	37.7	46.0	39.1
18-24岁	34.7	31.3	38.8	32.1	35.5
25岁及以后	8.4	7.0	8.7	7.5	13.0

对各群体之间的比较发现，大多数人在 18 岁之前对自己的性别认同产生自我觉察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不同群体内部，群体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年龄段的集中趋势有所不同。跨性别男性的性别认同自我觉察早于其他群体，最早觉察的年龄段主要集中于 4-6 岁（32.6%）、7-12 岁（24.8%）和 13-17 岁（24.4%）；而跨性别女性最早觉察自身性别认同的年龄段高度集中于 7-12 岁（43.1%），其次是 13-17 岁（24.1%）；性别酷儿和易装者最早觉察自己的性别认同的年龄相对最晚，高度集中于 13-17 岁（分别占 43.9%和 44.9%），其次是 7-12 岁（分别占 25.7%和 26.1%）。各群体向别人说出自己的性别认同的年龄皆相应要晚于其性别认同自

我觉察的年龄，但在所有群体中，13-17岁和18-24岁都是最早向别人说出自己的性别认同最为集中的年龄段。

第三章 激素问题

激素问题是跨性别议题中的重要问题。众所周知，身体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精神所居的神殿。任何人，无论性别、宗教、种族、地域，应该平等享有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自主权。性激素会影响一个人第二性征的发育和表现。跨性别者要被迫接受与内心性别不符的性别特征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无法获得激素或不恰当地使用激素都会对跨性别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因此，能够方便地获取激素类药物，并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科学地使用激素类药物，对于自我认同稳定、且有激素使用需求的跨性别者而言，尤为重要。

问卷中涉及激素方面的问题 4.1-4.10 共 10 道，分别询问了填写者激素使用的需要、获取的难易程度、获取渠道、使用方式、健康风险以及对目前国内激素情况的总体态度。

主要发现

1.高比例需求与低满意度。62%的跨性别者有激素治疗的需求。其中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的需求比例最高，分别是 88%和 71%。仅有 6%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对目前国内激素治疗的总体情况表示满意，不满意的比例为 54%。

2.获取激素治疗非常困难。71%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认为获得安全、可靠的激素类药物信息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地进行激素治疗是“困难”、“非常困难”或“几乎不可能”的。其中认为“几乎不可能”的人数比例占总体人数的 1/4。接近 50%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从未获得过任何激素治疗。

3.激素治疗缺失导致高风险行为。在无法获得安全、有效的激素治疗的情况下，25%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承认会因此感到抑郁，28%因此感到焦虑，15%因此出现过自杀、自残的念头，1%因此出现过自杀、自残的行为；33%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会采取非正规途径获得相关激素类药物，7%会使用国外不认识名字的药物，5%会使用别人给的不了解的药，7%会加大用药剂量，甚至 1%会使用动物药物，5%会尝试自行切除生殖器官¹。

4.高风险认知与低体检率呈反差，健康问题普遍。87%的使用者认为自己熟知所使用的各类激素类药物的副作用和风险，仅有 7%的使用者会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体检，62%的激素使用者没有定期体检或根本没有考虑过体检这回事。53%的激素使用者出现过健康问题，其中 31%比较轻松地解决了，而 15%的使用者至今健康问题仍未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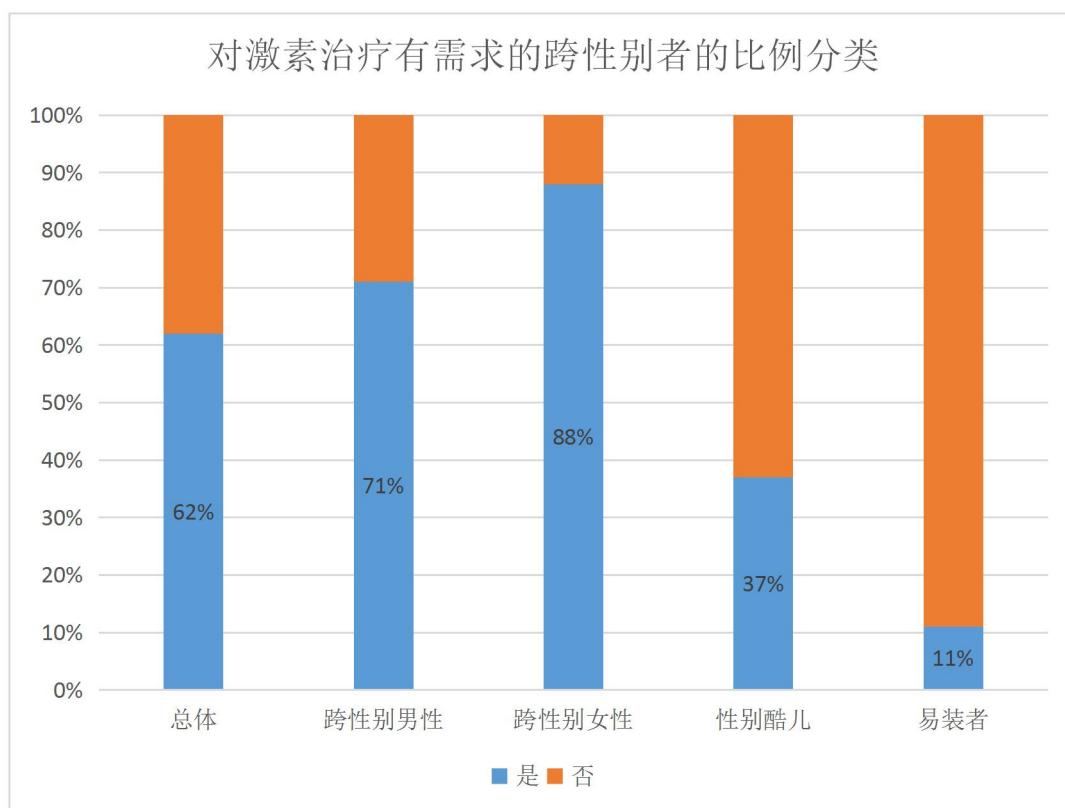
一．激素治疗的需求与满足情况

我们询问了所有受访者对激素治疗的需求、获得激素类药物信息和激素治疗的方便程度、无法获得激素治疗时的情况、以及是否曾使用过激素类药物。

1.1 激素治疗需求总比例与群体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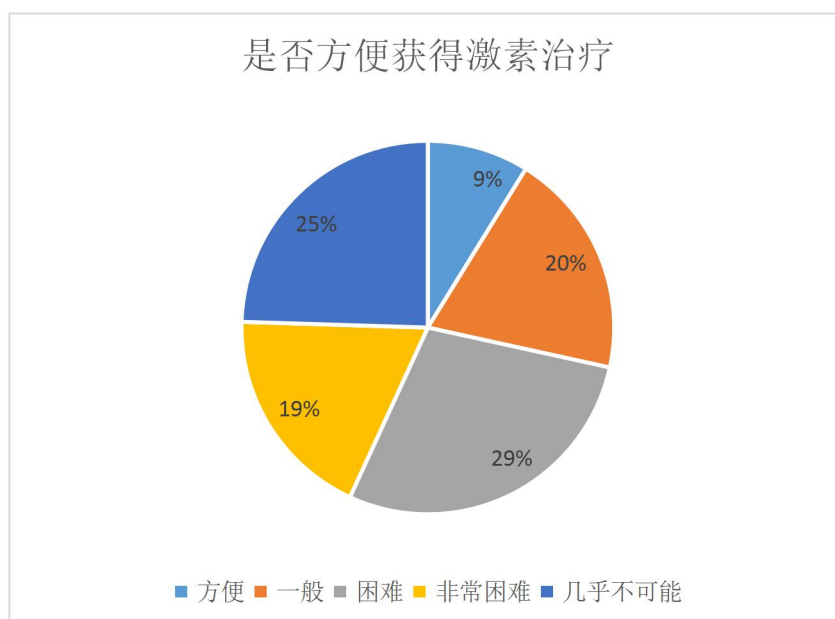
调研发现跨性别群体激素治疗需求的总比例为 62%。（样本量 2060）其中激素治疗需求比例最高的群体是跨性别女性，有 88%的跨性别女性有激素治疗需求。其次是跨性别男性，71%的跨性别男性有激素治疗的需求。二者比例均高于总比例。非性别常规者的激素治疗需求比例相对较低，非二元性别者的比例为 37%，易装者的比例为 11%，低于总比例。见下图。

¹ 现实情况包括指派性别男的跨性别者切除睾丸或阴茎，指派性别女的跨性别者切除乳房等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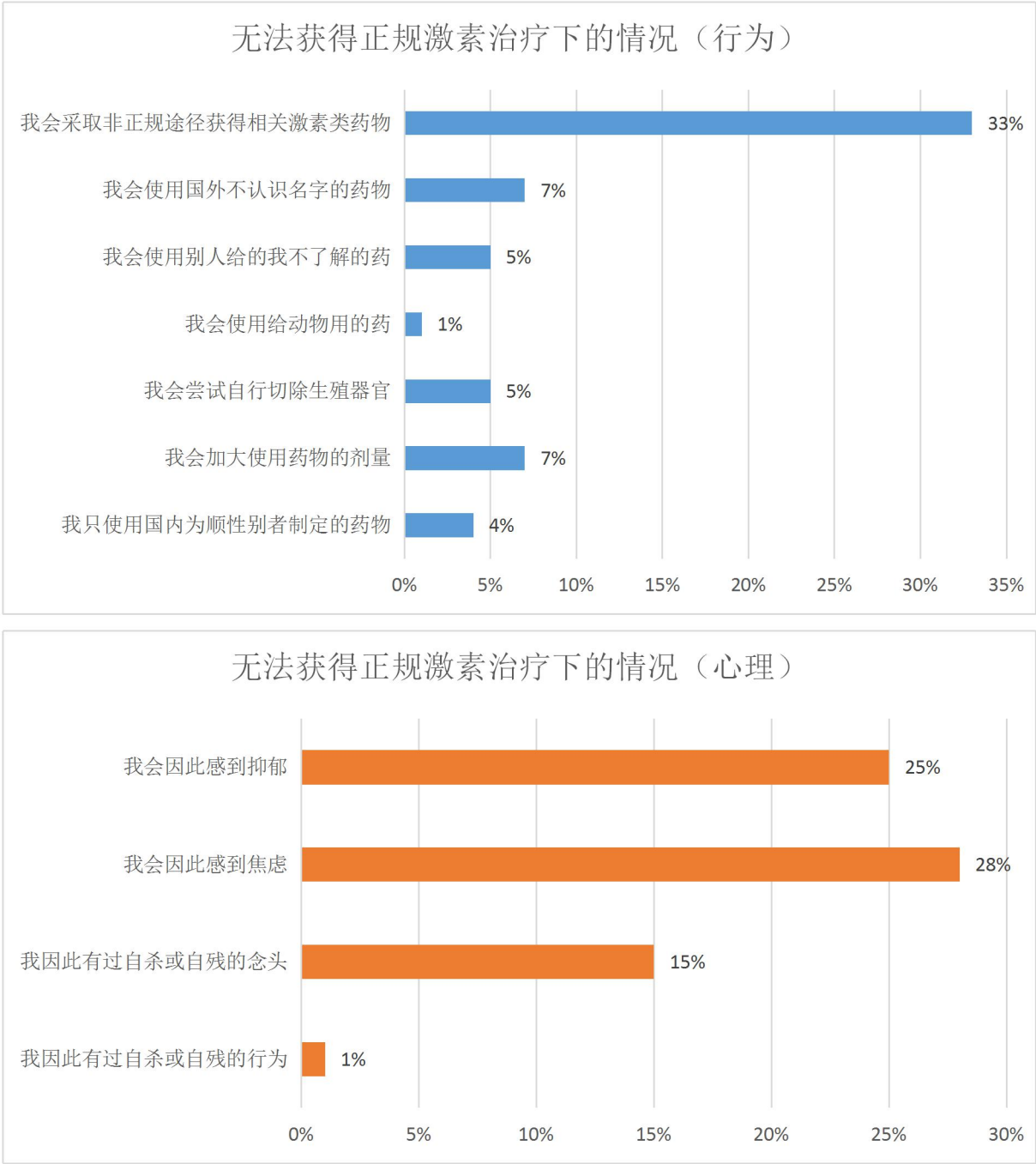
1.2 是否方便获取激素治疗

调研发现 71%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样本量 1279）认为获得安全、可靠的激素类药物信息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地进行激素治疗是“困难”、“非常困难”或“几乎不可能”的。在是否方便获得激素治疗方面，“几乎不可能”达 25%，占 1/4。“非常困难”19%，“困难”29%，“一般”20%，“方便”仅占 9%。激素治疗获取困难。见下图。



1.3 无法获取正规激素治疗下的情况（行为和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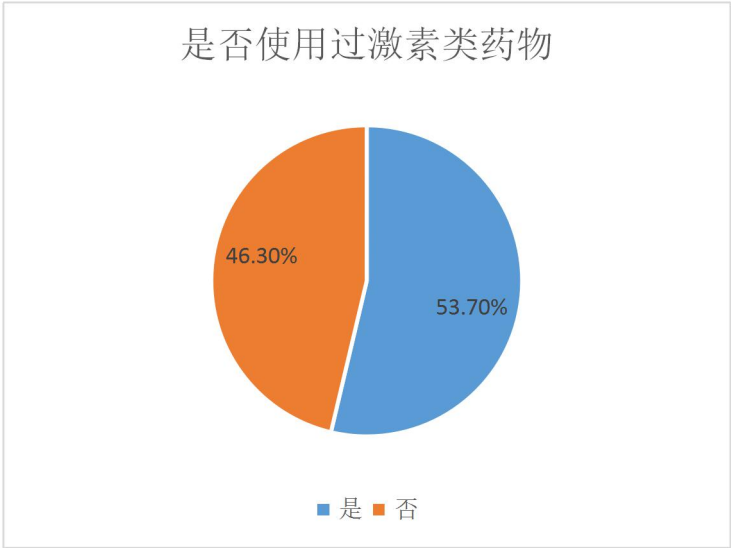
在无法获得安全、有效的激素治疗的情况下，33%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会采取非正规途径获得相关激素类药物，7%会使用国外不认识名字的药物，5%会使用别人给的我不了解的药，7%会加大用药剂量，甚至 1%会使用动物药物和 5%自行切除生殖器官；另外，在无法获得安全、有效的激素治疗的情况下，25%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会因此感到抑郁，28%因此感到焦虑，15%因此出现过自杀、自残的念头，1%因此出现过自杀、自残的行为。见下表。



1.4 使用过激素类药物的比例

在所有对激素治疗有需求的跨性别者中（样本量 1279），仅有 54%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使用过激素类药物。也就是说有 46%接近一半的有激素需求的跨性别者从未获得过激

素治疗。进一步说明了激素治疗获取困难的现状。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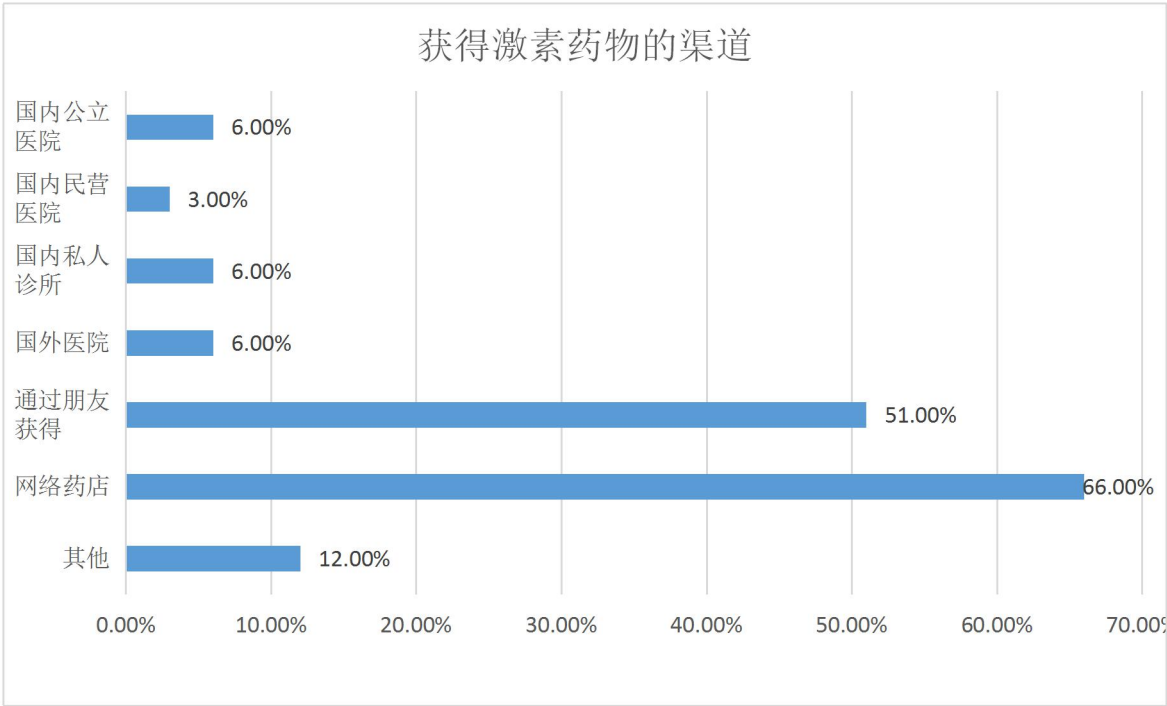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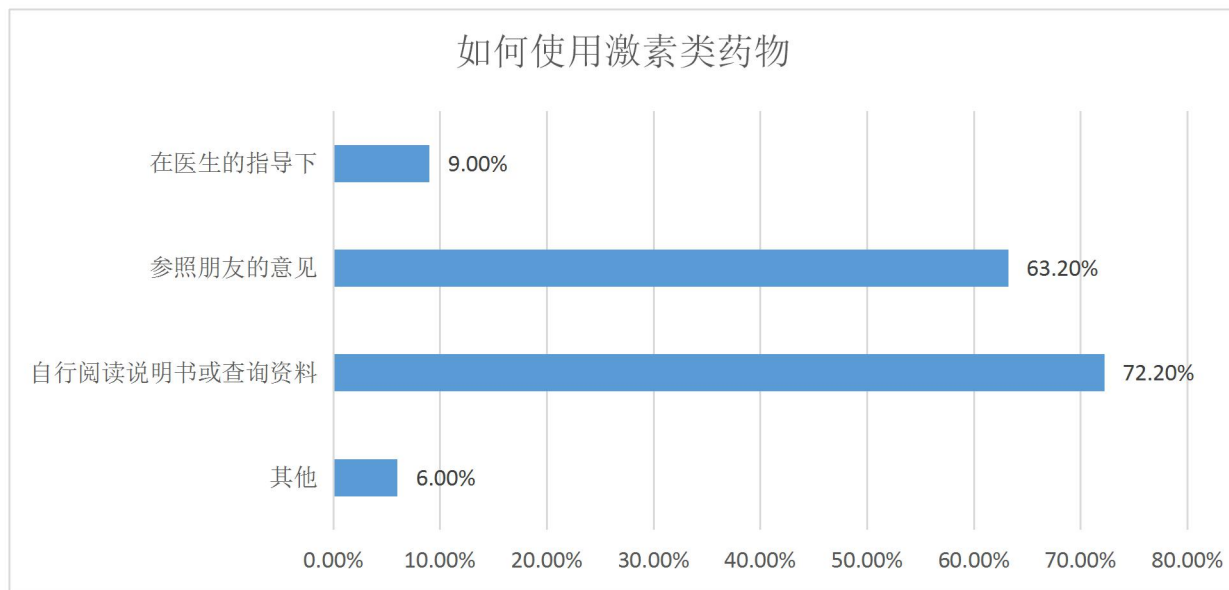
二.激素类药物获取渠道、使用方式与健康问题

针对使用过激素类药物的受访者（样本量 687），我们分别询问了激素类药物获取的渠道、如何使用激素类药物、副作用和风险意识、是否进行定期体检、是否出现过健康问题。

2.1 激素获取渠道与使用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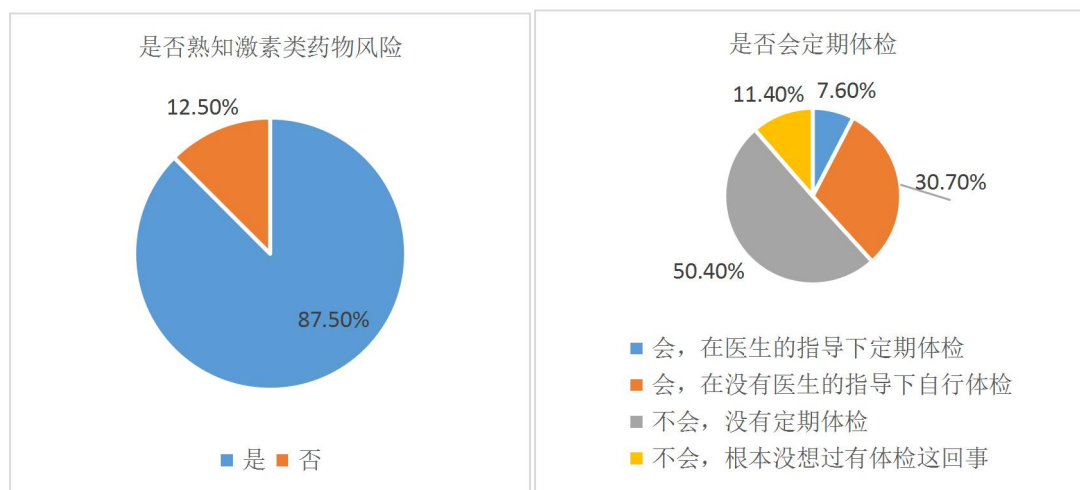
调研发现使用过激素类药物的受访者者获取激素类药物最主要的渠道是“网络药店”（66%）和“通过朋友获得”（51%），最主要的使用方式是“自行阅读说明书或查询资料”（72%）和“参照朋友的意见”（66%）。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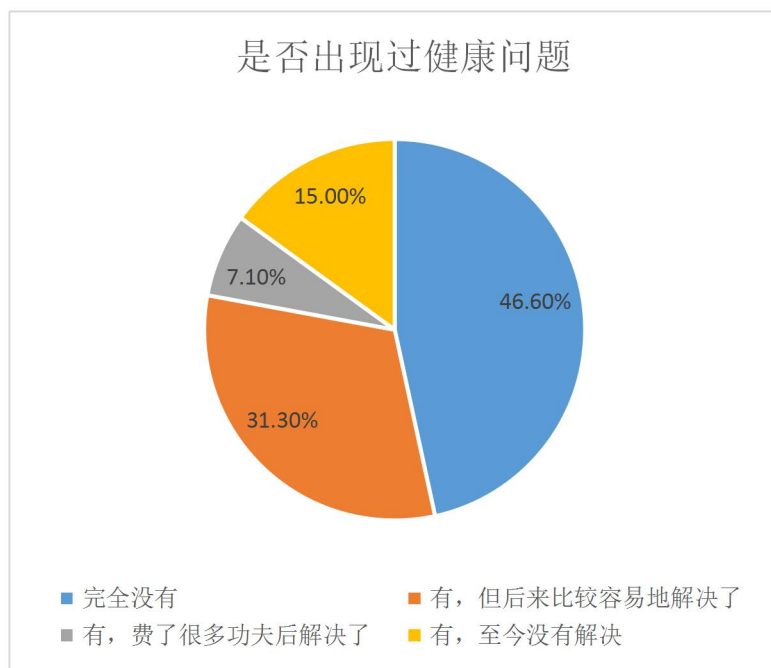




2.2 激素健康与体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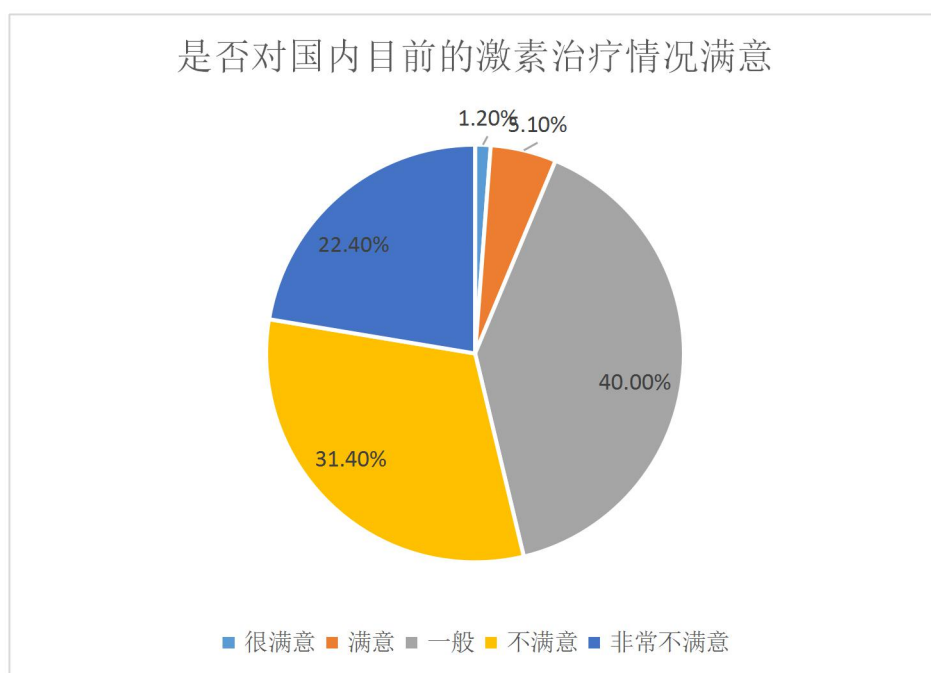
8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熟知所使用的各类激素类药物的副作用和风险，但仅有 7%的受访者会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体检，31%的激素使用者会在没有医生的指导下自行体检，62%的激素使用者没有定期体检或根本没有考虑过体检这回事。53%的激素使用者出现过健康问题，31%的使用者比较轻松地解决了，而 15%的使用者至今健康问题仍未解决。见下图。





三.国内目前激素治疗的总体情况的满意程度

问题 4.10 要求所有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样本量 1279）回答对国内目前激素治疗总体情况的满意程度。仅有 6%的填写者选择了“很满意”或“满意”，54%的填写者选择了“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见下图。



总结

大部分跨性别者有激素治疗的需求，但并非所有跨性别者都有激素治疗需求。这一点在跨性别群体内部分群明显。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对激素治疗需求的比例明显高于非性别常规群体；性别酷儿对激素治疗需求的比例相对较低，易装者对激素治疗需求的比例很低。

绝大多数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认为在国内进行正规的激素治疗是困难或者几乎不可能的。极少有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对目前国内激素治疗的情况感到满意。这种情况催生了一系列超出常规的行为和后果。很多激素治疗需求的跨性别者承认在无法获得安全、有效的激素治疗的情况下自己会产生心理问题，比如抑郁、焦虑，甚至自杀、自残的念头或行为。很多人会寻求非正规的途径或方式解决自己的用药需求，甚至出现一些极端的行为，比如用动物药物或尝试自行切除生殖器官。

同样由于国内缺少正规的激素治疗系统。大部分有激素需求的跨性别者会选择通过网络或朋友代买的方式获得激素类药物，使用时主要凭借主观经验或知识，缺少医师指导和定期体检。虽然有较高比例的激素使用者认为自己熟知各类激素药物的副作用和风险，但仍有超过半数的跨性别者因为使用激素出现过健康问题。

第四章 性别重置手术

跨性别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并非都有进行性别重置手术的需要，但对于有手术需要的个体而言，性别重置手术仍然是人生中重要且必须的步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完成全套的外生殖器重建手术，是跨性别者更换身份证以及其他个人证件的必要条件。只有完成全套的外生殖器重建手术，跨性别者自我认同的性别身份才能得到社会意义上的认可。因此，性别重置手术，尤其是外生殖器重建的部分，对于期望在完成转变后以符合社会性别常规的新身份进入社会的跨性别者而言，意义重要。但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是否应该作为更改跨性别者身份证件的唯一标准，我们留到后面公共空间的章节进行讨论。

问卷中涉及性别重置手术方面的问题 4.11-4.25 共 15 道，分别询问了填写者对于性别恢复手术的需求、手术完成的情况、手术法规、手术信息、医疗资源、隐私侵犯、医疗安全、满意度等问题。

主要发现

1.手术高需求率与低满足率。51%的跨性别者有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其中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的手术需求达 77.8%和 56.2%。但总体仅有 14.8%有此需求的跨性别者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

2.手术阻碍巨大。高达 89.1%对性别重置手术有需求的跨性别者报告因为某种原因被迫无法手术。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为：经济条件不允许 72.4%，父母不同意 65.3%，年龄未满 20 周岁 34.4%。

3.手术信息获取困难。仅有 11.5%的受访者认为性别重置手术信息获取方便，相反认为手术信息获取困难的比例为 55.1%，超过了受访者数量的一半。

4.手术资源稀缺。仅有 2%的受访者认为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充足，而选择“不太充足”或“很稀缺”的比例高达 82.3%，占总样本量的绝大多数。

5.手术条例中对受术者的相关规定大部分被认为不合理。详见本章 2.3 小节。

6.开具手术所需相关证明的过程困难。认为该过程困难的受访者比例为 49.5%，远高出认为方便的比例 6.8%。

7.国内医院是最主要的手术场所，一些问题仍须注意。71.2%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受访者有过在国内医院进行相关手术的经历。约 1/5 左右的受访者在国内医院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时发生过歧视、隐私侵犯、手术意外或后遗症等情况。

8.技术水平有待提升，服务态度基本满意。63.5%在国内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对该手术国内的医疗技术水平表示不太满意；相反在服务态度方面，66%的跨性别者表示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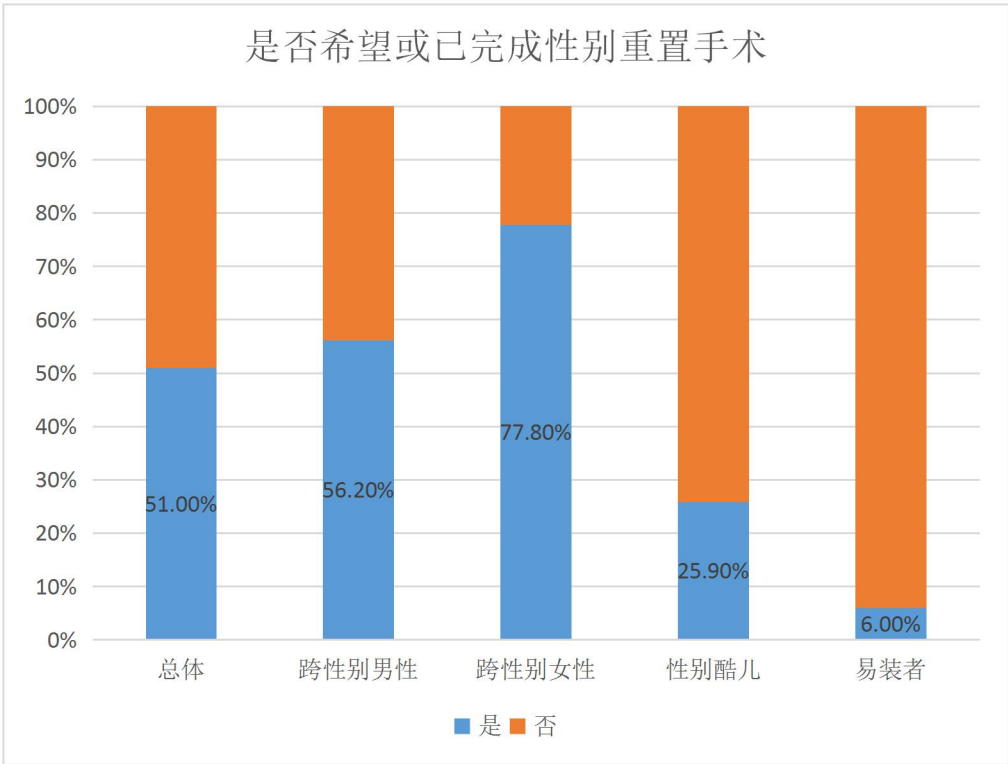
另外，指派性别男的跨性别者两项满意比例均低于指派性别女的跨性别者，其中服务态度的满意比例差距更大。

一、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与满足情况

这一部分针对跨性别群体对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与现实满足的情况。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各手术项目具体的完成情况，以及被迫无法手术的原因。

1.1 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

调查发现总体（样本量 2058 人）有超过半数（51%）的跨性别者有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不同身份的跨性别者对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比例亦有明显不同。跨性别女性的需求比例最高为 77.8%，其次是跨性别男性 56.2%，二者均高于总比例。性别酷儿和易装者对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较低，分别为 25.9%和 6.0%，明显低于总比例。见下图。



1.2 各项手术的完成与意愿情况

我们进一步对已接受或希望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受访者（样本量 1049 人），按照指派性别的情况，分别询问了指派性别男性的受访者与指派性别女性的受访者对性别重置手术中各项具体的完成与意愿情况。

调查发现指派性别男的跨性别者优先级最高的手术项目是“去胡须和体毛”和“睾丸切除术”，分别为 19.9%和 10.6%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明显高于其他项目。另外，按照总意愿的比例（100%-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进行排序，指派性别男的跨性别者进行手术项目的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去除胡须和体毛 96.7%，睾丸切除术 95.9%，阴道成形术 95.0%，阴蒂再造术 94.8%，面部女性化整形手术 94.0%，嗓音柔化术 93.6%，喉结削除术 91.3%，隆胸术 84.9%。详见下表 1。

调查发现指派性别女的跨性别者优先级最高的手术项目是“乳房切除术”和“子宫、卵巢切除术”，分别为 11.7%和 4.1%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远高于其他项目。另外，按照总意愿的比例（100%-完全没有这个想法）进行排序，指派性别女的跨性别者进行手术项目的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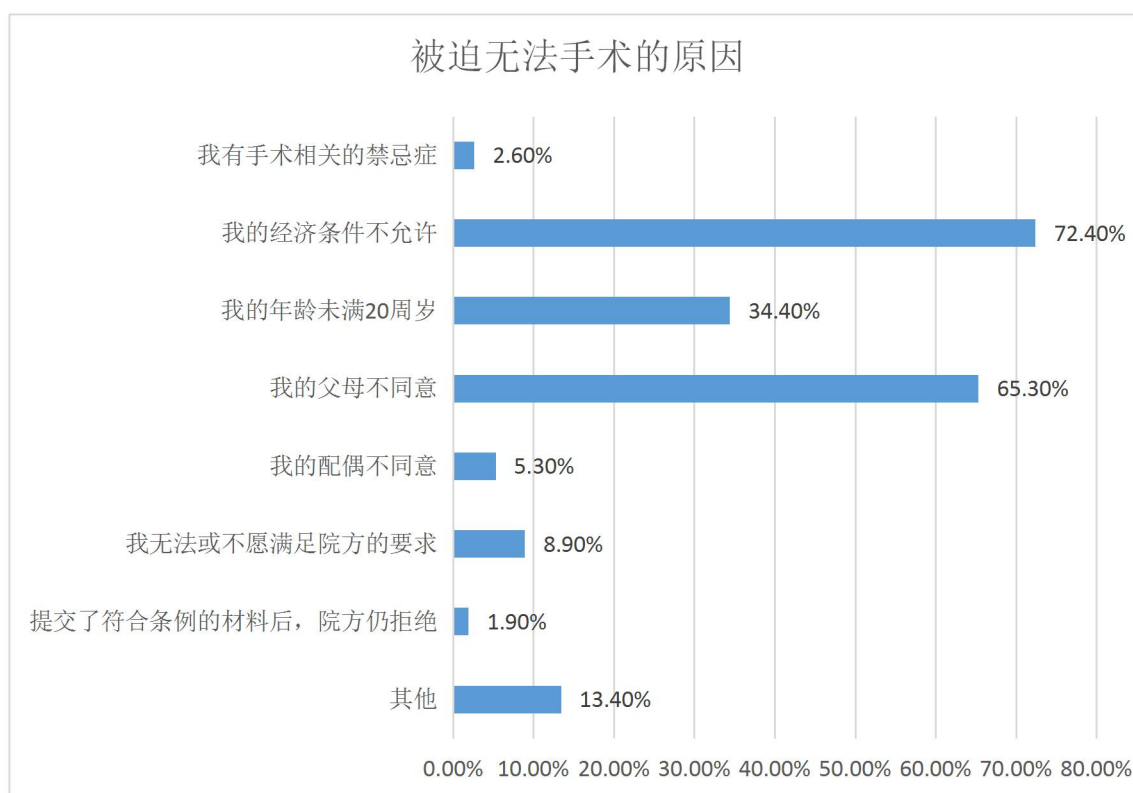
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是：乳房切除术 95.6%，子宫、卵巢切除术 92.2%，阴茎再造术 89.5%，阴道封闭和尿道成形术 87.9%，阴囊再造术 86.7%。详见下表 2。

1. 指派性别男的受访者性别重置手术的完成情况（样本量 606 人）	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	希望但尚未进行	希望但被迫无法进行	还没想好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睾丸切除术	10.6%	40.9%	35.6%	8.8%	4.1%
阴蒂再造术	4.7%	41.3%	36.7%	12.1%	5.2%
阴道成形术	4.9%	41.3%	37.0%	11.8%	5.0%
喉结削除术	5.4%	44.2%	33.5%	8.2%	8.7%
嗓音柔化术	3.0%	44.8%	35.3%	10.5%	6.4%
隆胸术	5.8%	30.2%	29.7%	19.2%	15.1%
去除胡须和体毛	19.9%	46.2%	26.9%	3.7%	3.3%
面部女性化整形手术	4.9%	46.0%	33.3%	9.9%	6.0%

2. 指派性别女的受访者性别重置手术的完成情况（样本量 437 人）	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	希望但尚未进行	希望但被迫无法进行	还没想好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子宫、卵巢切除术	4.1%	37.8%	28.8%	21.5%	7.8%
阴茎再造术	0.5%	35.2%	28.2%	25.6%	10.5%
阴道封闭和尿道成形术	2.8%	33.2%	28.6%	23.3%	12.1%
阴囊再造术	0.5%	33.6%	26.5%	26.1%	13.3%
乳房切除术	11.7%	46.0%	31.4%	6.6%	4.4%

1.3 被迫无法手术的群体及原因

针对被迫无法手术的原因，我们询问了所有对性别重置手术有需求的跨性别者（样本量 1051 人），仅有 115 人报告没有被迫无法手术的经历，占比 10.9%。剩余被迫无法手术的受访者（样本量 936 人）占比 89.1%。被迫无法手术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72.4%，“我的父母不同意” 65.3%，“我的年龄未满 20 周岁” 34.4%。即使排除年龄不满 20 周岁的样本量，仍有 56.5%有性别重置手术需求的跨性别者被迫无法手术。具体原因分类详见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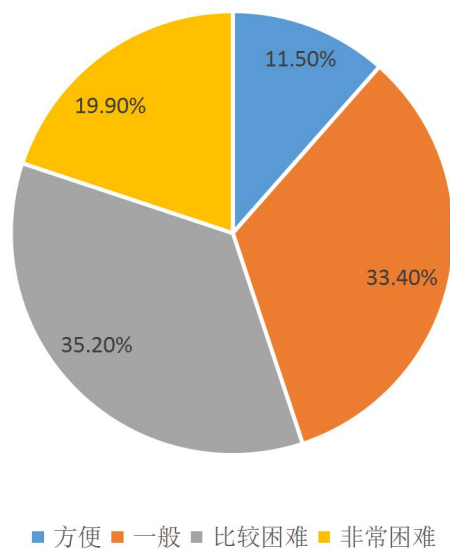
二．性别重置手术的客观环境：手术信息与资源、相关法规、获取手术条件证明的方便度

这一部分针对国内性别重置手术的客观环境。我们询问了所有对性别重置手术有需求的跨性别者（样本量 1051 人）有关国内性别重置手术的信息、性别重置手术的资源、对性别重置手术法规或条件的态度，以及为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开相关证明的方便程度。

2.1 性别重置手术的信息

调查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国内获取有关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机构、医师的信息较为困难。Q4.13 您在国内是否可以方便地获取有关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机构、医师的信息？11.5%的受访者选择了“方便”，33.4%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35.2%的受访者选择了“比较困难”，19.9%的受访者选择了“非常困难”。选择“比较困难”或“非常困难”的总比例为 55.1%，超过了受访者数量的一半。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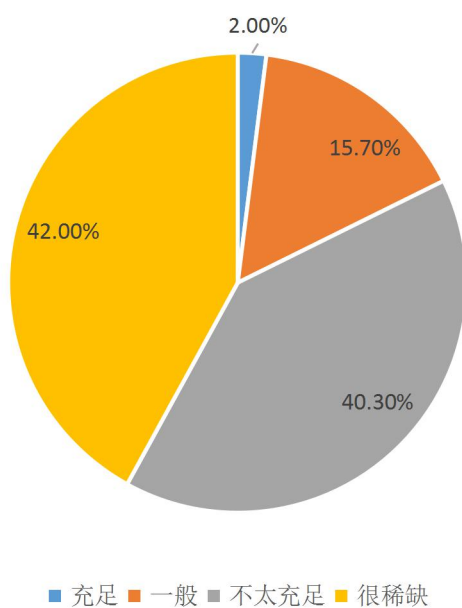
国内获取性别重置手术信息的方便程度



2.2 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

绝大部分跨性别者认为国内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不充足。Q4.14 您认为国内面向跨性别群体的关于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充足吗？2.0%的受访者选择了“充足”，15.7%的受访者选择了“一般”，40.3%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太充足”，42.0%的受访者选择了“很稀缺”。选择“不太充足”和“很稀缺”的总比例高达82.3%，占总样本量的绝大多数。见下图。

认为国内性别重置手术的医疗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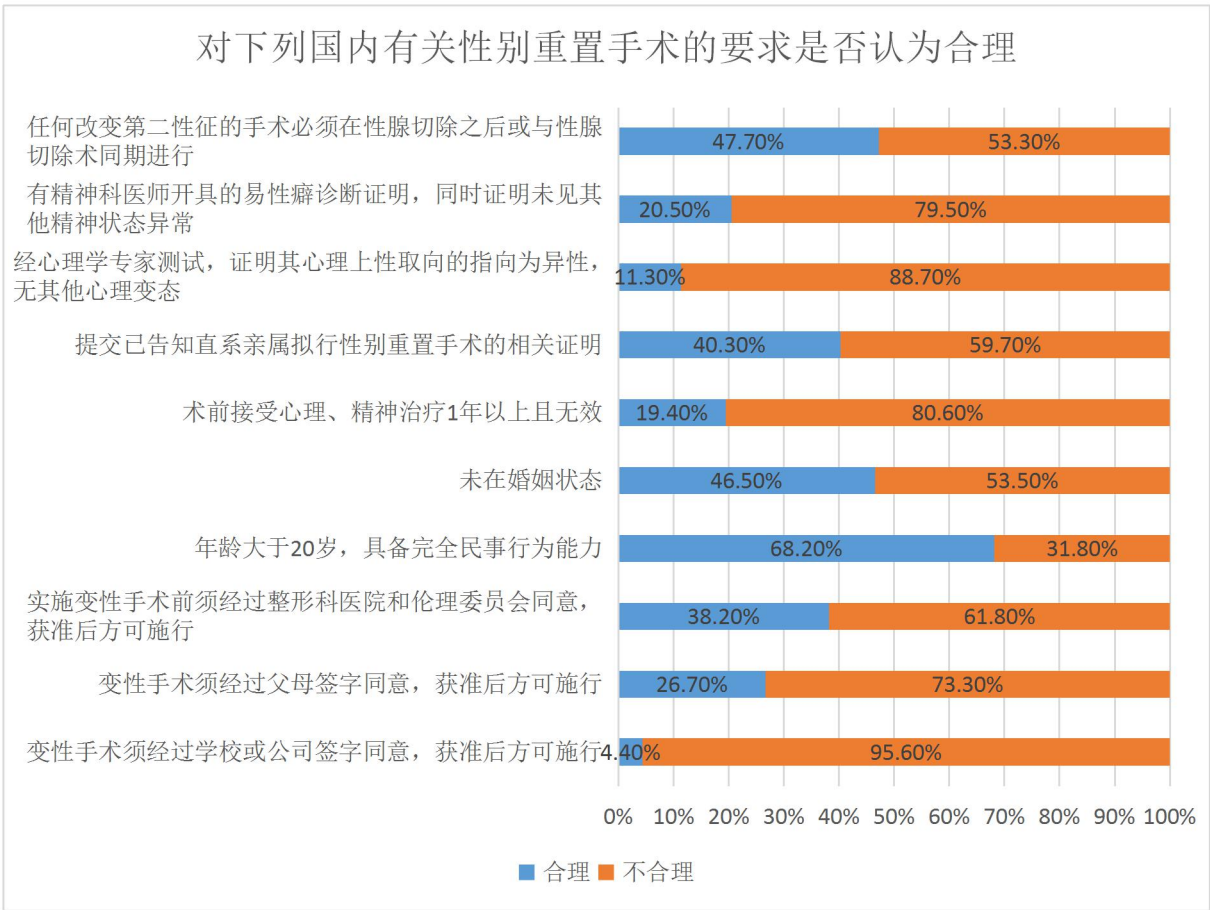


2.3 性别重置手术的相关法规

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于国内有关性别重置手术的法规条例²和对一些医院相关要求的态度。

调查发现国内大部分有关性别重置手术的规定或要求没有得到大多数跨性别者的认可。除“年龄大于 20 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一项得到了大多数受访者的认可，有 68.2% 的受访者选择了“合理”；其他各项均有超过 50% 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不合理”。

各项按照受访者认为“不合理”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排序是：“变性手术须经过学校或公司签字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95.6%），“经心理学专家测试，证明其心理上的性取向为异性，且无其他心理变态”（88.7%），“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 1 年以上且无效”（80.6%）“有精神医师开具的易性癖诊断证明，同时证明未见其他精神状态异常”（79.5%）“变性手术须经过父母签字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73.3%），“实施变性手术前须经过整形外科医院和伦理委员会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61.8%），“提交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性别重置手术的相关证明”（59.7%），“未在婚姻状态”（53.5%），“任何改变第二性征的手术必须在性腺切除之后或与性腺切除术同期进行”（53.3%）。详见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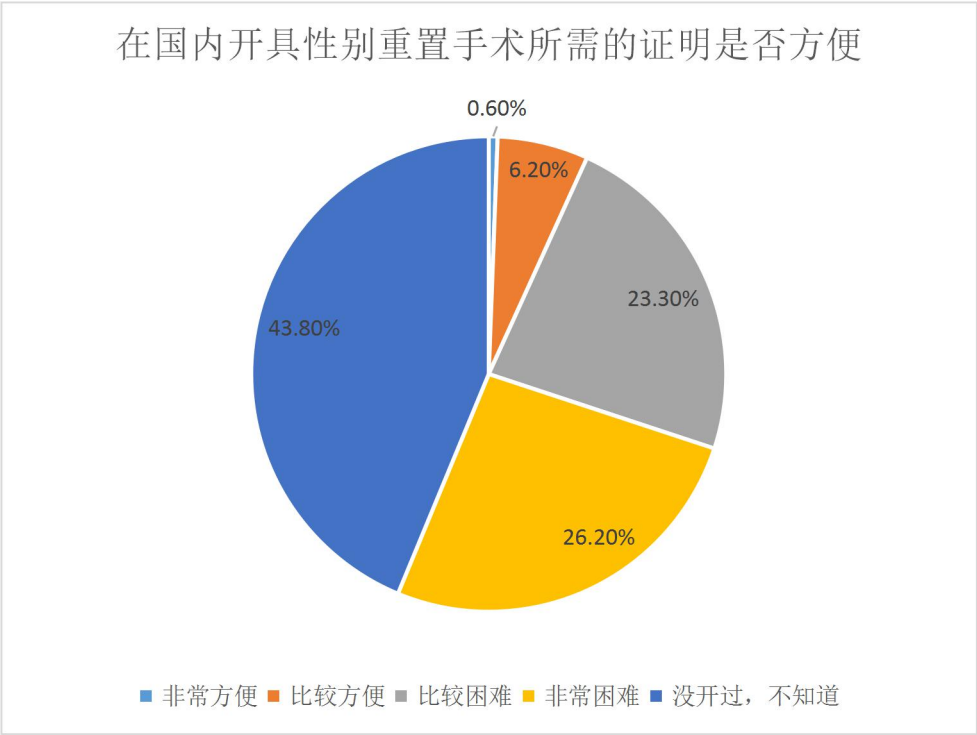


2.4 性别重置手术所需的相关证明

大多数经历过在国内开具性别重置手术所需相关证明的受访者普遍认为该过程困难。Q4.16 您认为在国内开具性别重置手术需要的相关证明方便吗？0.6% 的受访者选择了“非常方便”，6.2% 的受访者选择了“比较方便”，23.3% 的受访者选择了“比较困难”，26.2% 的受

² 参考资料：《变性手术技术规范（试行）》卫生部办公厅，卫办医政发[2009]185 号；性别重置技术规范（2017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访者选择了“非常困难”，另有 43.8%的受访者“没开过证明，不知道”。其中认为困难（选择“比较困难”或“非常困难”）的比例为 49.5%，远高出认为方便（选择“比较方便”或“非常方便”）的比例 6.8%。见下图。



三. 国内手术经历者的遭遇：歧视、隐私侵犯、手术意外或后遗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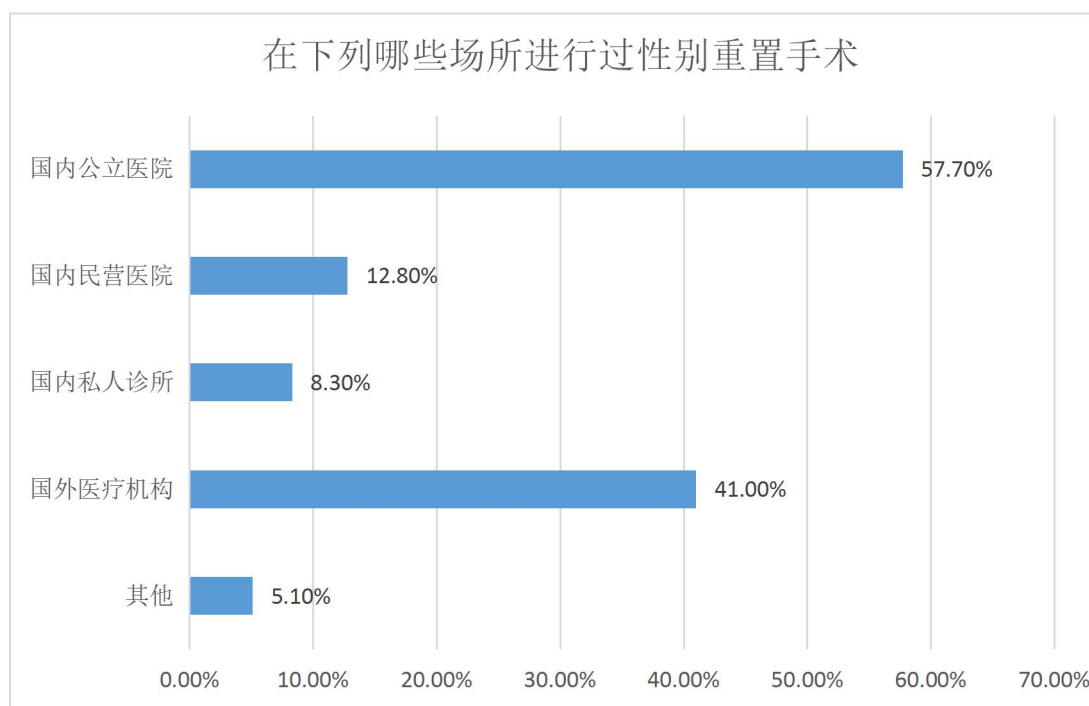
我们询问了所有有手术需求的跨性别者（样本量 1051 人）在哪些场所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并设置了“我没有手术经历”的选项。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跨性别者没有接受过性别重置手术，未手术的样本量 895 人，占总样本量的 85.2%。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样本量为 156 人，占总样本量的 14.8%。

大部分接受过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都有在国内不同类型的医院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经历。其中有在国内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 111 人，占有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样本的 71.2%。

3.1 手术场所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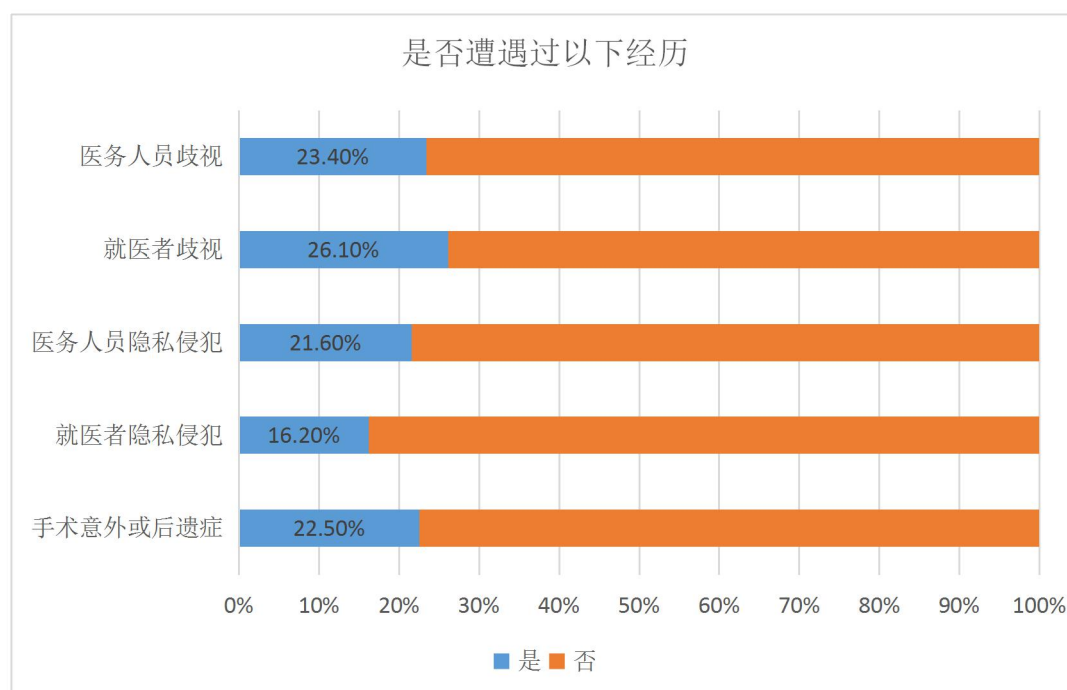
跨性别者在不同场所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具体情况：国内公立医院占比 57.7%，国内民营医院占比 12.8%，国内私人诊所占比 8.3%，国外医院占比 41.0%，其他场所占比 5.1%。³详见下表。

³ 受访者可能有在不同场所进行过手术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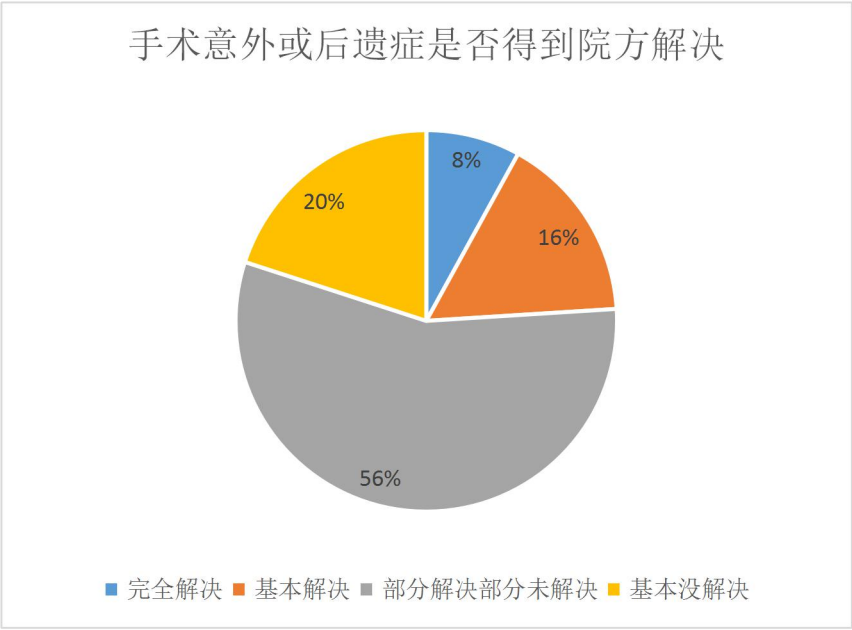
3.2 国内手术经历者的遭遇：歧视、隐私侵犯、手术意外或后遗症

对于有在国内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样本量 111 人），我们询问了遭受歧视、隐私侵犯和手术意外与后遗症的发生情况。各项均有 1/5 左右的跨性别者遭受过上述经历。详见下表。



其中发生过手术意外或后遗症的人数为 25 人，占有所有在国内有过手术经历的跨性别者的 22.5%。我们对这 25 人进一步询问了手术意外或后遗症的情况是否等到了院方的解决。有 8.0% 报告已经完全解决，16% 报告已经基本解决，56% 报告部分解决部分未解决，20%

报告基本没有解决。见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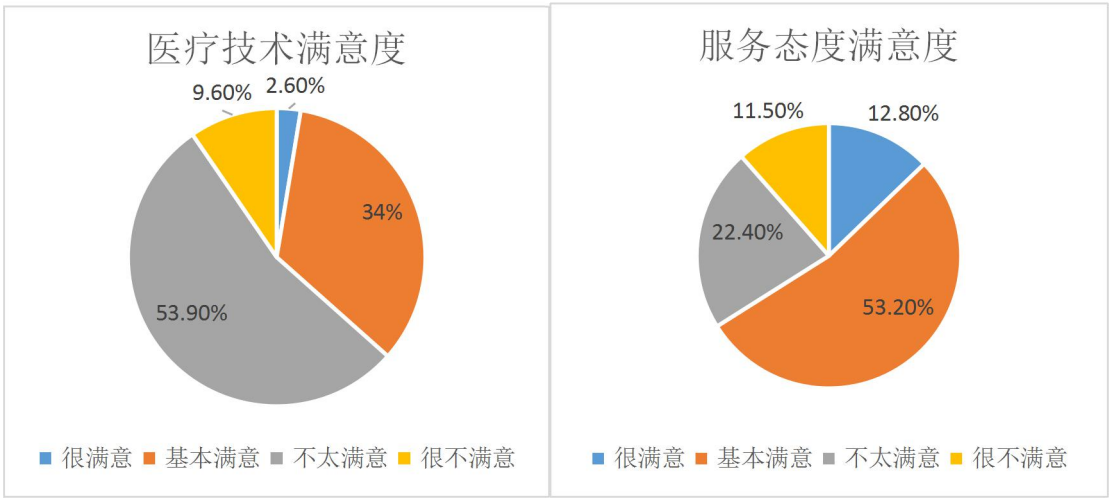


四. 国内手术经历者的满意度

我们询问了所有在国内有过性别重置手术经历的跨性别者（样本量 156 人），对国内目前性别重置手术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的满意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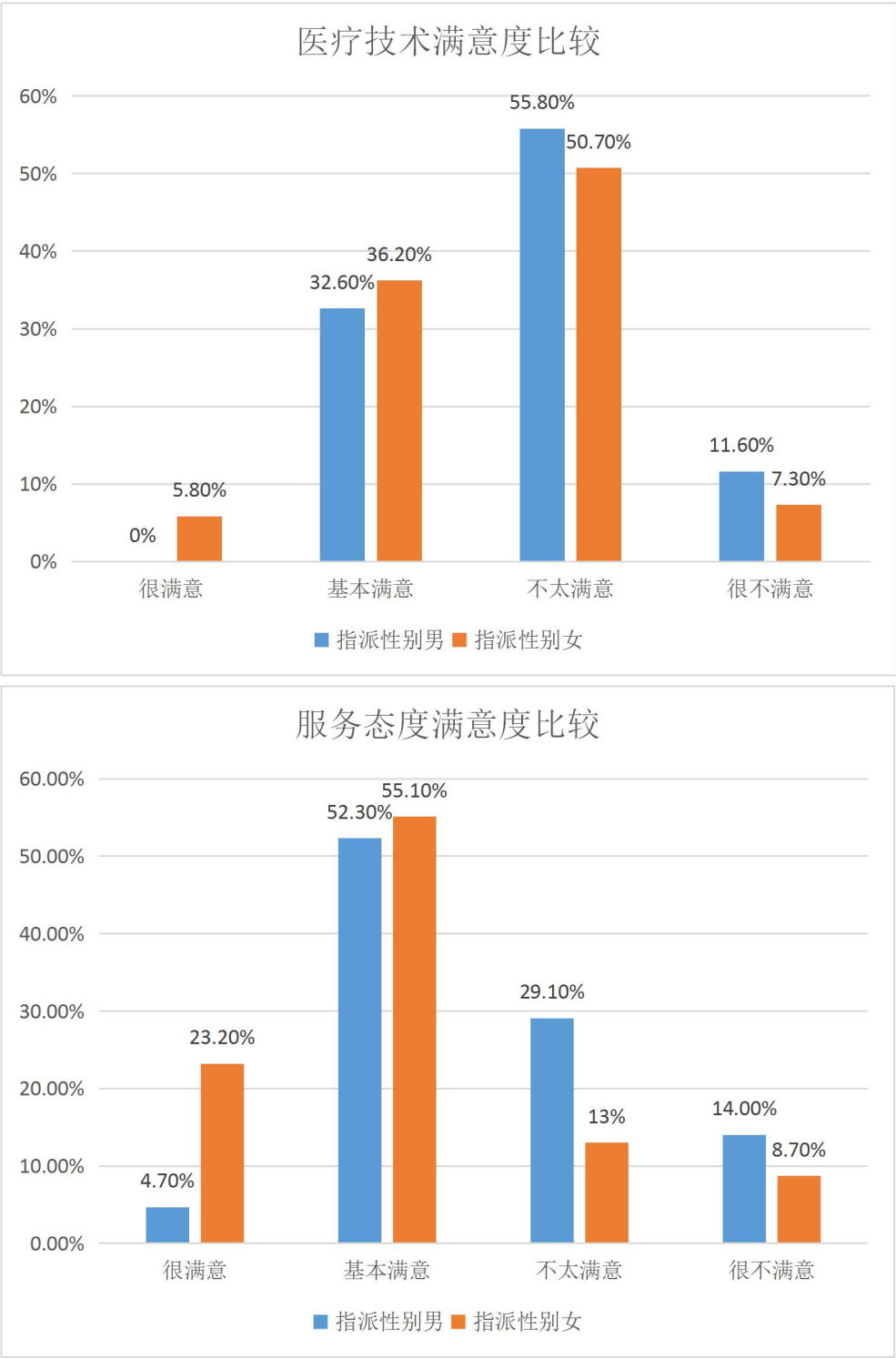
4.1 总体满意度

调查发现多数跨性别者对国内医疗技术表示不满意，但对服务态度表示满意。在医疗技术方面，2.6%的受访者表示很满意，34.0%的受访者表示基本满意，53.9%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满意，9.6%的受访者表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为 63.5%，高于很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比例 37.5%。在服务态度方面，12.8%的受访者表示很满意，53.2%的受访者表示基本满意，22.4%的受访者表示不太满意，11.5%的受访者表示很不满意。很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为 66.0%，高于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 34.0%。



4.2 满意度指派性别分类

另外，我们发现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对国内性别重置手术的满意度更低。在所有在国内接受过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中，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在医疗技术和服务态度两方面的满意度均低于指派性别为女性的跨性别者，其中服务态度的满意度差距更加明显。



总结

跨性别者对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比例较高，总体超过半数。但并非所有跨性别者都有性

别重置手术的需求。这一点在跨性别群体内部不同群体间差异明显。跨性别女性和跨性别男性对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比例很高，且明显高于非性别常规群体：性别酷儿对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比例较低，易装者对性别重置手术的需求比例很低。

完成性别重置手术的阻碍巨大。尽管需求的人群比例较高，但在有此需求的跨性别者中只有很少部分的人进行过性别重置手术。绝大部分有此需求的跨性别者曾因为某种原因被迫无法手术。其中经济能力有限和父母不同意是最主要的因素。另外在国内获取性别重置手术的客观环境较为苛刻。手术信息获取困难，手术资源稀缺，手术条例中对受术者的相关规定大部分不够合理或过于苛刻，开具手术所需相关证明十分困难，都加大了在国内实现性别重置手术的难度。

尽管如此，国内医院仍是大部分有性别重置手术经历的跨性别者最主要的手术场所。国内医院的歧视、隐私侵犯、手术意外或后遗症的发生率均在 1/5 左右。大部分在国内有性别重置手术经历的跨性别者对国内该手术的服务态度表示基本满意，对国内该手术的医疗技术水平表示不太满意。其中指派性别男的跨性别者相较指派性别女的跨性别者满意度更低。这些方面有待改善。

第五章 原生家庭

概述：

跨性别者因为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不同于社会主流认可的形式，并且因为其强烈的身份诉求往往通过性别表达而表现出来，一方面在在生活中更难隐藏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非同于社会主流的性别认同也更冲击人们对传统性别的认识，因此更容易受到来自家庭的歧视和暴力。据 201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与北京同志中心共同发布的《中国同志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及双性恋的原生家庭暴力发生率约为 56.0%，而跨性别群体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 73.5%，本次调研结果呈现出的暴力发生率更高。可见跨性别社群普遍正在承受着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

原生家庭对跨性别的歧视和暴力，尤其是对跨性别未成年人的暴力可能会导致跨性别未成年人的辍学率升高，以及更高的抑郁指数和更低的自我效能感，还会破坏跨性别者的完整和尊严，削弱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对社会的归属感，导致许多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大部分跨性别者缺乏社会支持系统，在遭受家暴后求助无门，仅能向自己的朋友求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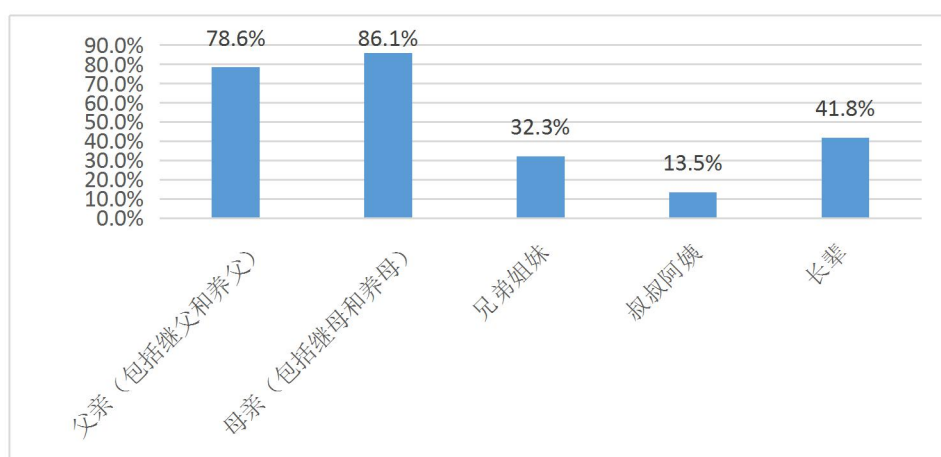
主要发现：

- (1) 近九成的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其中跨性别女性的被接受程度最低，近五成（48.5%）的跨性别女性完全不被父母或监护人接受；
- (2) 几乎所有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都受到原生家庭一次以上的暴力；
- (3) 跨性别女性在原生家庭中暴力的发生率最高，且经常受到暴力，受到极端暴力的比例最高；
- (4) 44.4%受访者在遭受原生家庭暴力后没有求助，主要的求助对象是朋友，社区和政府部分最不受信任。

1. 原生家庭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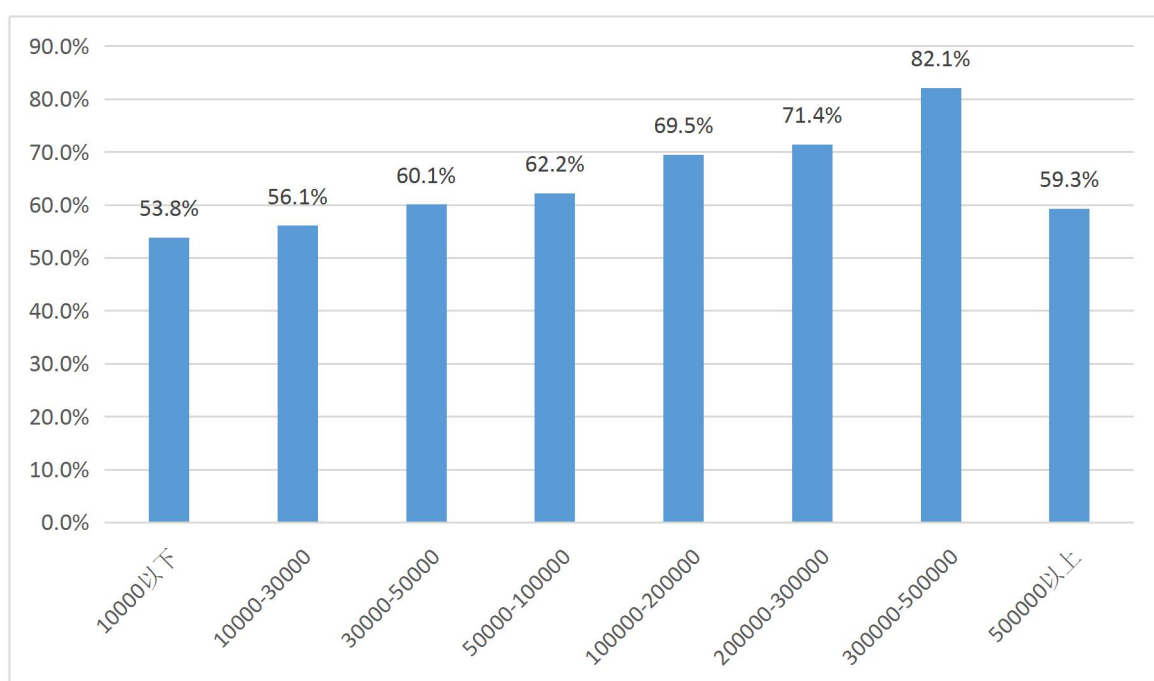
主要发现：

- (1) 18 岁前，受访者主要受到原生家庭中来自母亲、父亲和其他长辈的陪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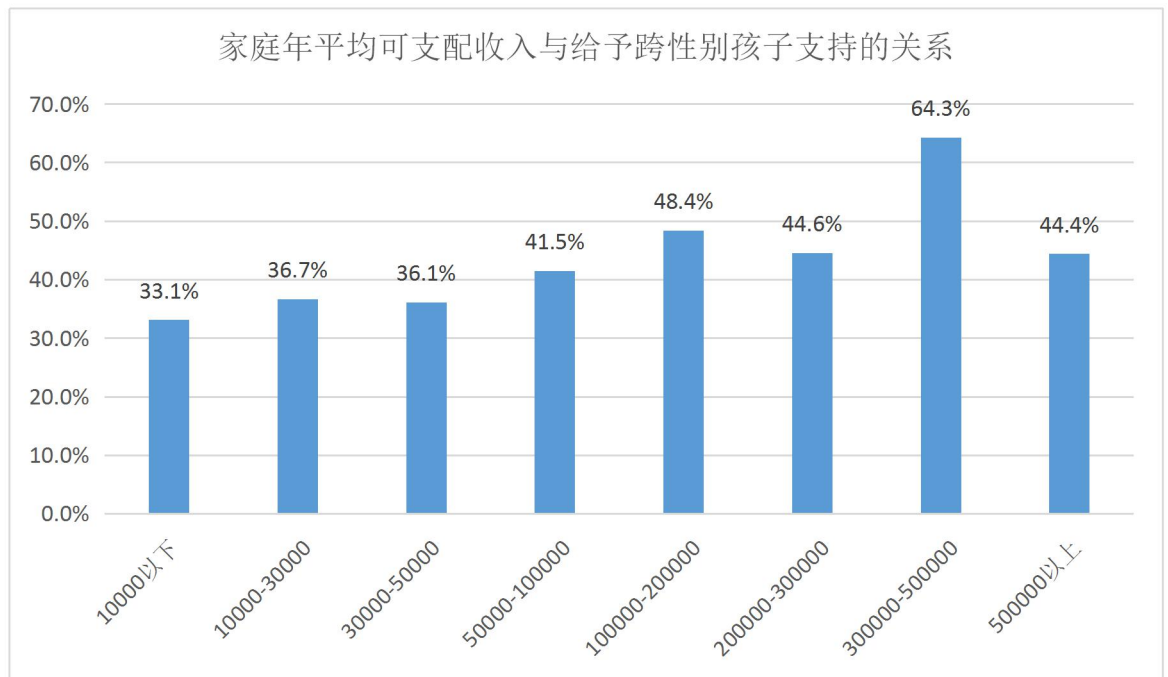
n=2066, 表 x: 18 岁前, 原生家庭中主要陪伴成长的家庭成员

- (2) 在一定范围内, 家庭可支配收入越高越有可能接受和支持跨性别孩子。根据 2015 年中国家庭收入等级划分⁴, 77.2%受访者的原生家庭成员属于低收入人群, 且以 50 000 元为界限, 年平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的家庭完全不接受孩子为跨性别和完全不给予跨性别孩子支持的比例越低, 本调查也发现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却不意味着会给予跨性别孩子更多的经济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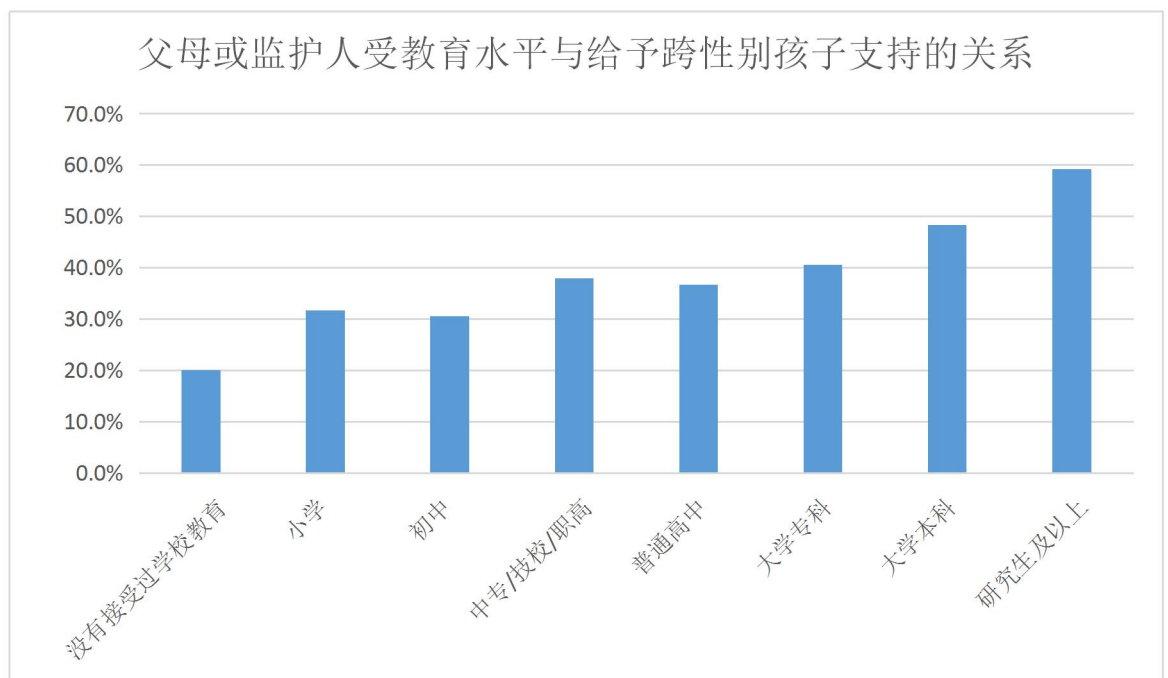
n=916, 表 x: 不同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下, 至少部分接受孩子是跨性别的原生家庭比例

⁴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6/indexch.htm>



n=916, 表 x: 不同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下, 给予过跨性别孩子至少一种支持的原生家庭比例

- (3)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更会给予跨性别孩子支持。总体来看, 受访者的父母或监护人受到初中至大学本科教育的比例最高, 占 76.1%; 父母或监护人没有受过教育(0.8%)和仅受过小学教育(6.7%)或受过研究生以上教育(5.8%)的比例都较低。学历越高的父母或监护人给予跨性别孩子至少一种支持的比例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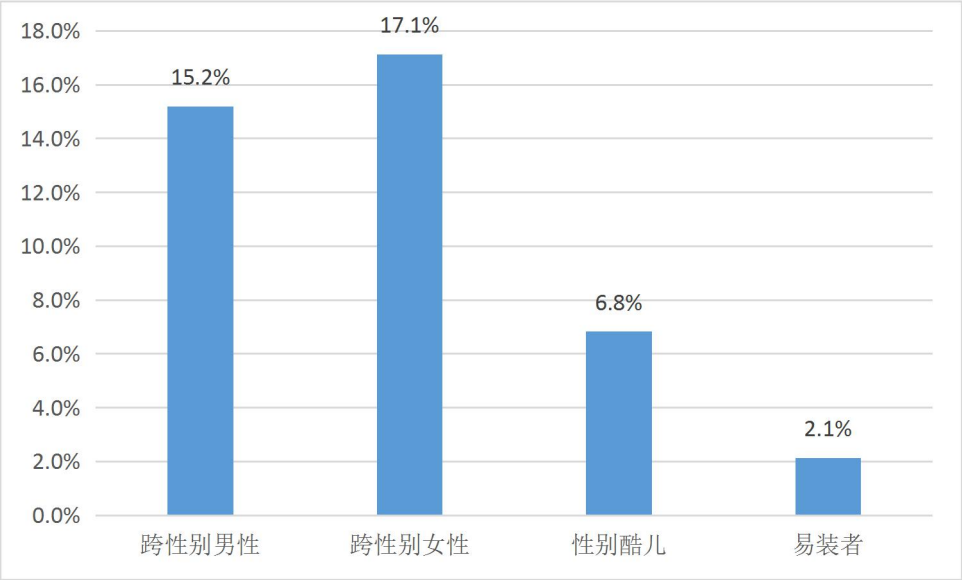


n=916, 表 x: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父母或监护人, 至少给予过跨性别孩子一种支持的比例;

2. 跨性别者在原生家庭中的表达与接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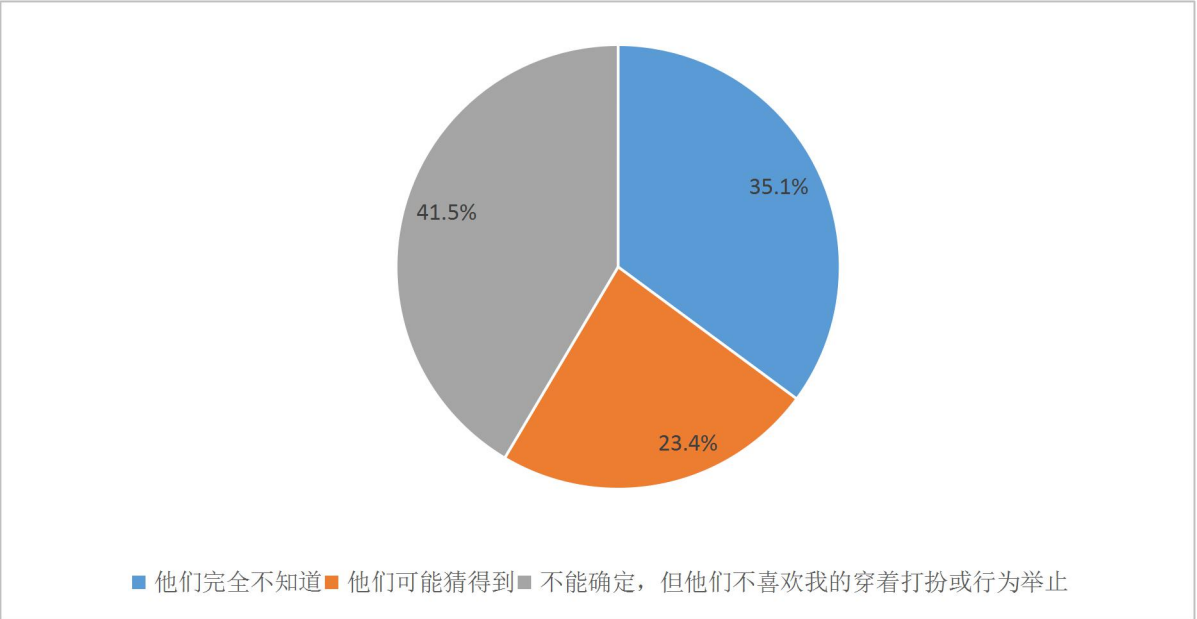
主要发现：

- (1) 约六成的跨性别者不会向家人表达作为跨性别的身份或需求。**58.7%**的受访者报告从未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过作为跨性别的身份或需求，性别酷儿和易装者最不会向家人表达自己的身份诉求，而向原生家庭表达身份诉求的跨性别女性占比最高为**51.1%**，其次为跨性别男占比**4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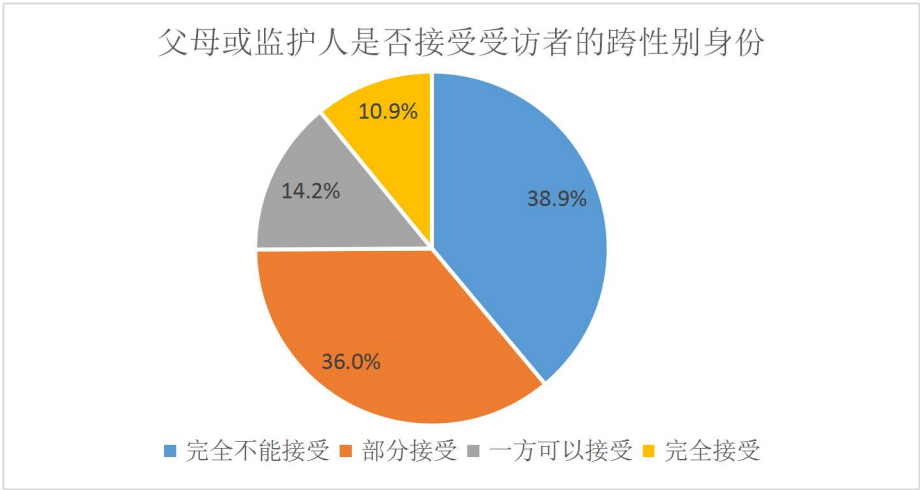
n=2066，表 x：不同跨性别人群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需求的比例

- (2) 超过四成的原生家庭成员虽然不了解跨性别的身份，但表达了对 TA 们穿着和行为的不喜欢。**1213** 位从未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有 **35.1%** 的受访者认为父母或监护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也有 **23.4%** 的受访者认为父母或监护人猜得到，更大比例 (**41.5%**) 的受访者不能确定父母或监护人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份，但能够确定父母或监护人不喜欢自己的穿着打扮或行为举止。可见跨性别在家庭中所遭遇的歧视不止是基于性别认同的，也有一定比例的歧视是基于性别表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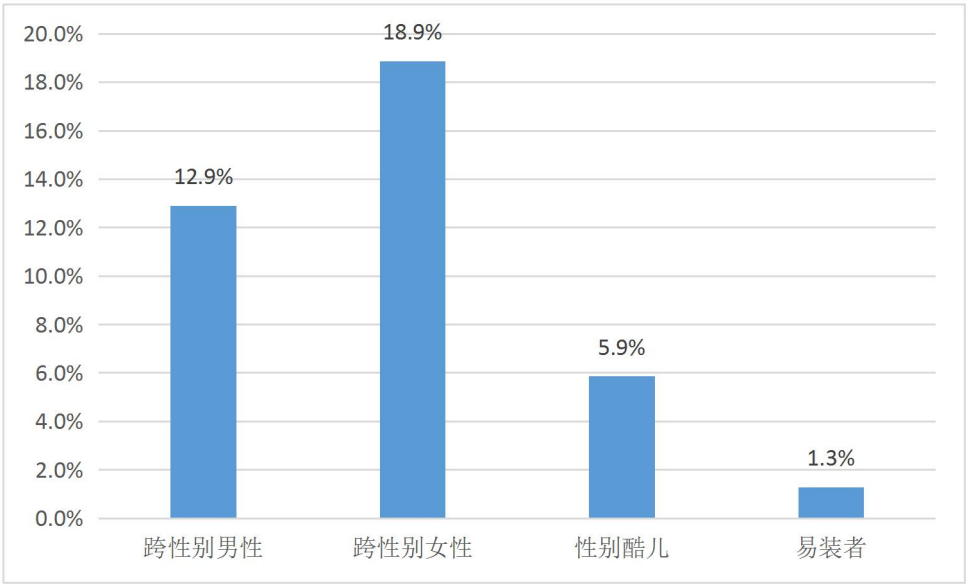
n=1213，从未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过身份诉求的受访者对父母或监护人是否知道自己身份的判断

- (3) 近九成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853 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完全不被父母或监护人接受的比例（38.9%）是完全被接受比例（10.9%）的三倍，被部分接受的比例最高为 36.0%，有 14.2% 受访者被父母或监护人其中的一方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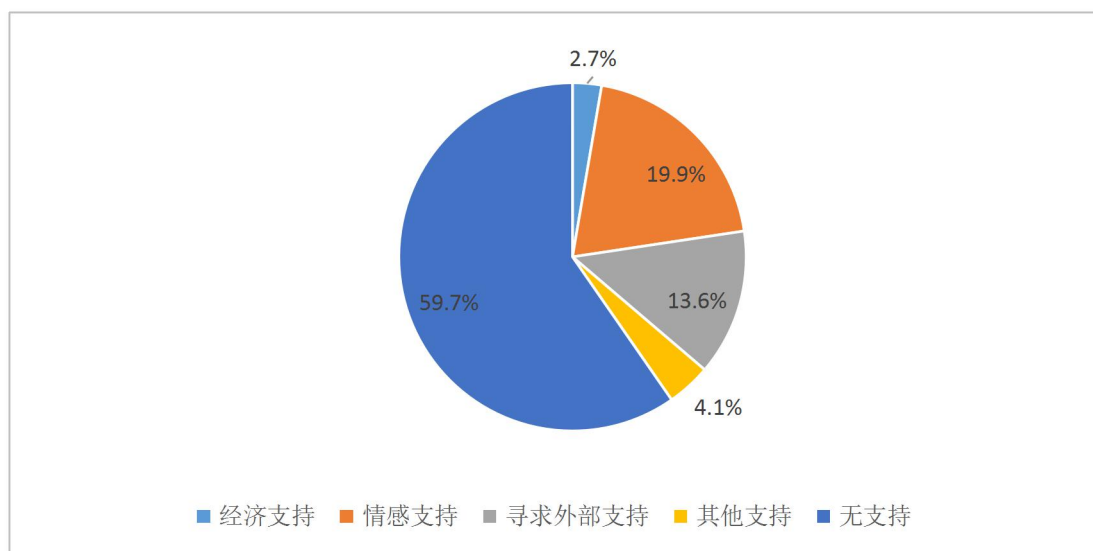
n=853，表 x：受访者在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需求后，在家庭中的被接纳状况比例

- (4) 原生家庭最不能接受孩子是跨性别女性。853 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近五成（48.5%）的跨性别女性完全不被父母或监护人接受，33.1% 的跨性别男性完全不被父母或监护人接受，性别酷儿和易装者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的人数较少，数据呈现中，性别酷儿和易装者完全不被家人接受的比例较低，但原生性别为女性的性别酷儿不被接受的比例较高为 11.1%。总体来看，原生性别为男性的受访者报告不被家庭接受的比例要高于原生性别为女性的受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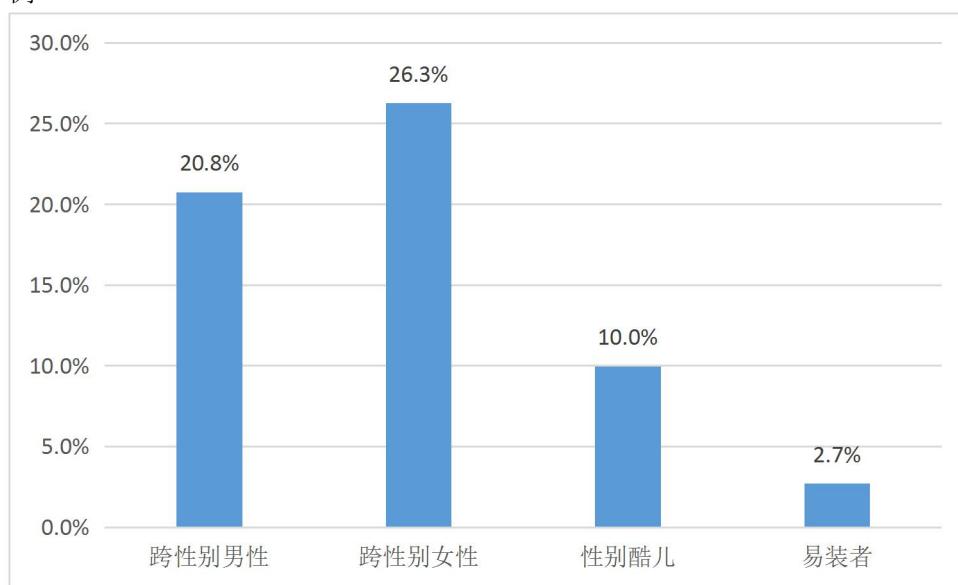


n=853，表 x：受访者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需求后，不同身份的受访者在家庭中完全不被接纳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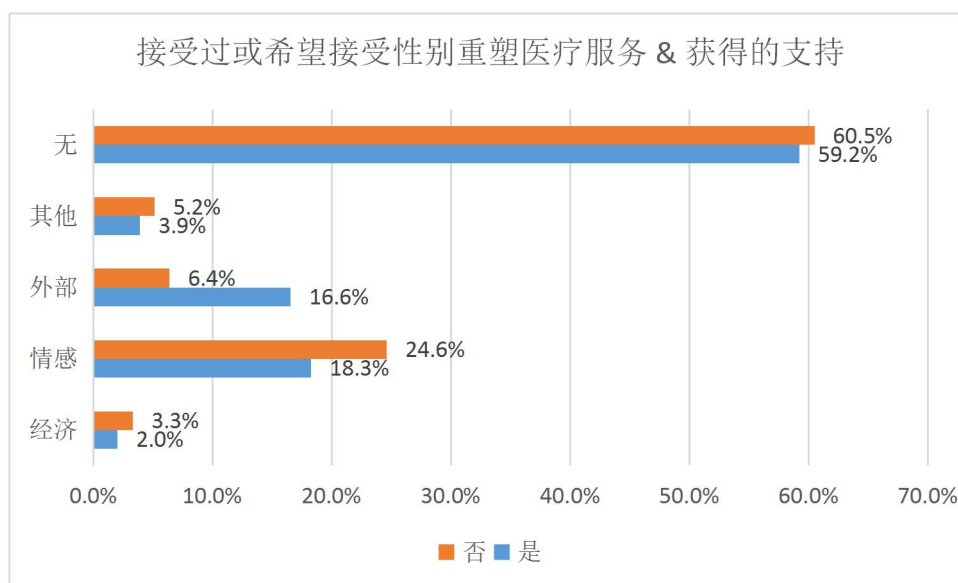
- (5) 近六成的跨性别者得不到原生家庭的支持，尤其是有改变身体意愿或行为的跨性别者。853 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有近六成（59.6%）报告说没有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任何支持，得到最多来自父母或监护人的支持形式是情感支持。而当受访者表现出接受或希望接受性别重塑服务的意愿后，得到的经济、情感和其他支持都会少于没有表达意愿时，但表达意愿带来的好处是父母或监护人帮助受访者寻求外部支持的比例会更高。



n=853，表 x：受访者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需求后，得到不同形式支持的比例



n=853，表 x：受访者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需求后，不同身份的受访者没有受到家庭任何支持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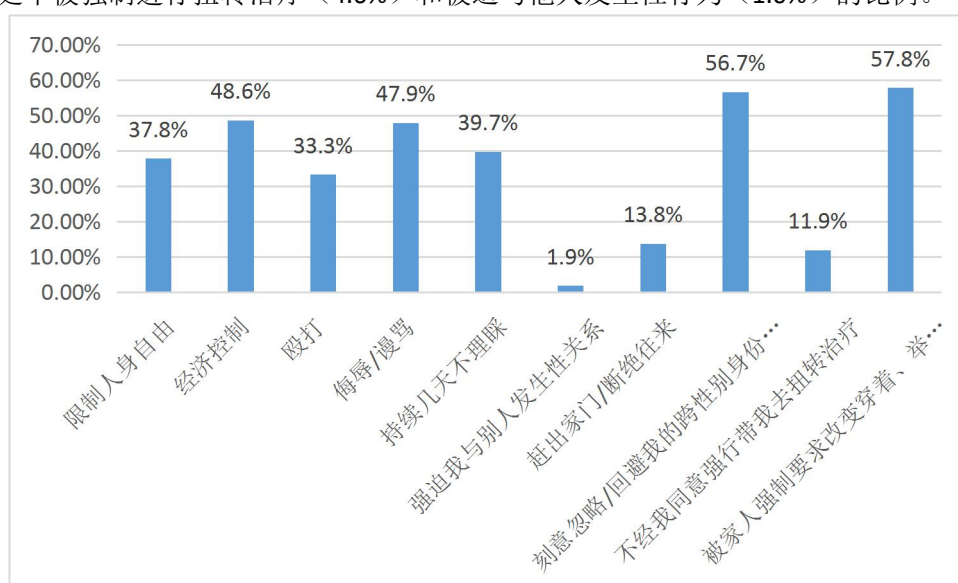


n=915, 表 x: 是否接受过或希望接受性别重塑医疗服务的受访者, 得到不同形式支持的比例

3. 跨性别者与原生家庭暴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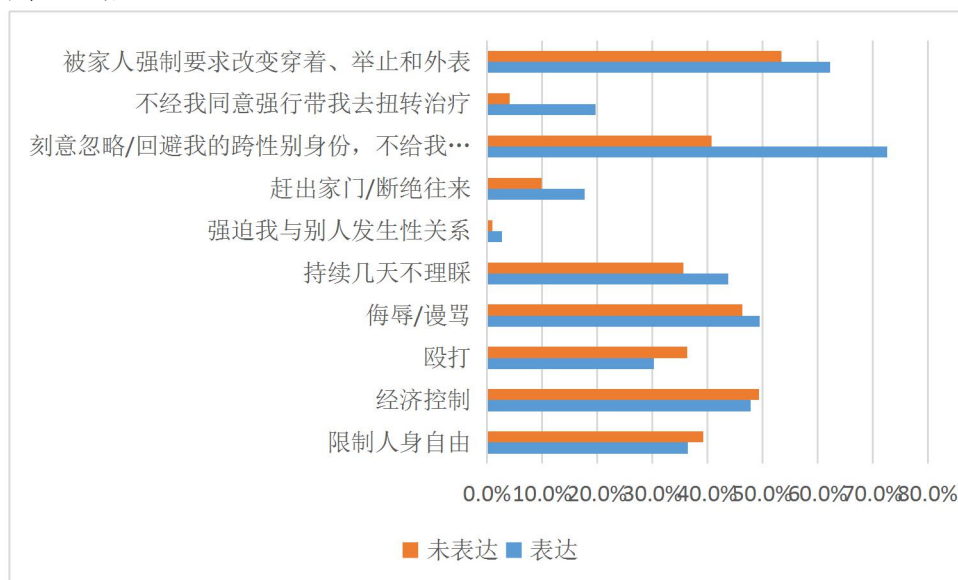
主要发现:

(1) 几乎所有的跨性别者都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一次以上的暴力。1640 位可能或确定被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中, 仅有 6 位在从未受到来自原生家庭的暴力。而 2016 年【中国同志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跨性别群体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为 73.5%, 其他少数群体为 56.0%。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有: 强制要求改变穿着 / 举止 / 外表, 刻意忽略 / 回避受访者的跨性别身份, 持续几天不理睬, 经济控制, 侮辱 / 谩骂, 持续几天不理睬和限制人身自由等, 而殴打、赶出家门 / 断绝来往, 强制进行扭转治疗, 强迫受访者与别人发生性关系等极端暴力行为也时有发生。有 11.9% 的受访者报告曾被父母或监护人强制进行扭转治疗, 还有 1.9% 的受访者报告曾被父母或监护人强迫与别人发生性关系, 均高于 2016 年中国 LGBTI 群体在家庭中被强制进行扭转治疗 (4.6%) 和被迫与他人发生性行为 (1.0%) 的比例。



n=1640, 表 x: 不同形式的原生家庭暴力的发生率

- (1) 当跨性别者向原生家庭表达自己的身份诉求后更易遭受极端暴力。总体来看，当受访者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的身份诉求后，受访者遭受赶出家门 / 断绝来往、强制进行扭转治疗和强迫与别人发生性关系等极端暴力行为的发生率有明显升高。而向受访者在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的身份诉求后，被家人刻意忽略 / 回避其跨性别身份的发生率明显上升，可见跨性别者在向家人表达身份诉求后，往往会被家人刻意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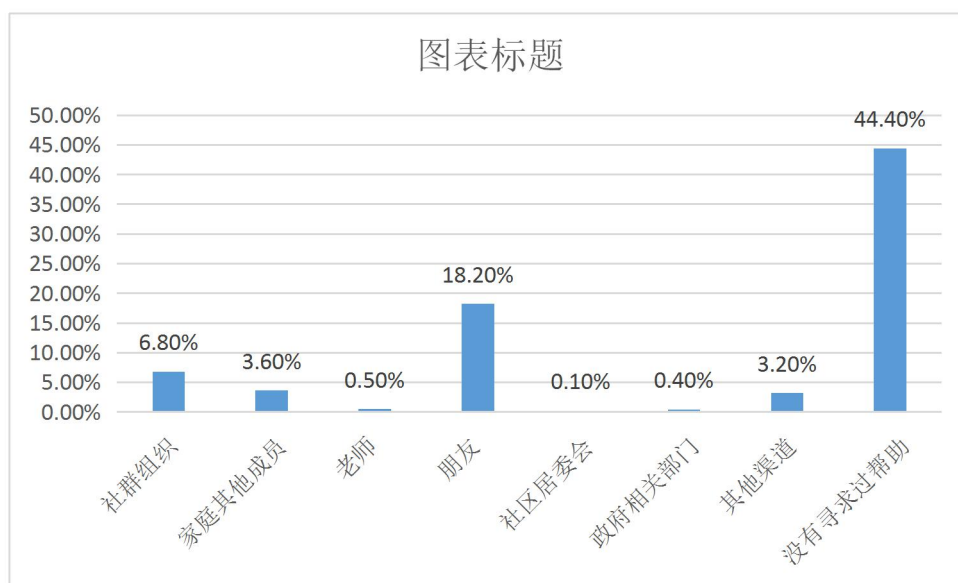
n=1824, 表 x: 受访者是否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身份需求, 不同形式的歧视发生率

- (2) 跨性别女性遭受的暴力状况最为严重。所有的暴力形式中，跨性别女性的占比最多，且经常受到暴力的占比最多。

4. 跨性别遭受原生家庭暴力后的求助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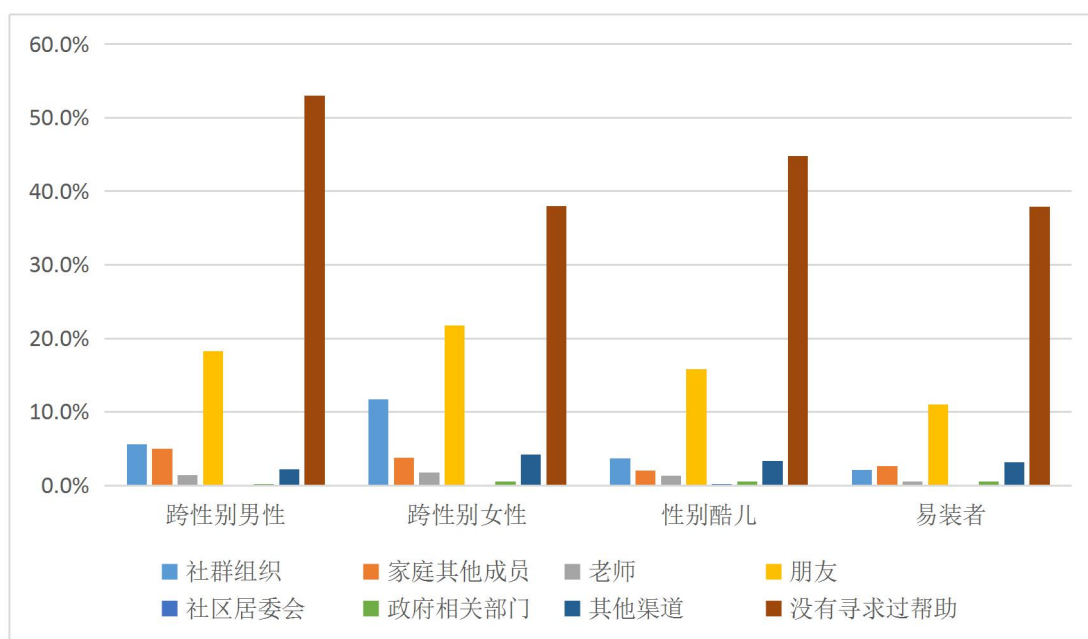
主要发现:

- (1) 跨性别者在受到原生家庭暴力后的求助渠道非常少，超过四成跨性别者在遭受父母或监护人的暴力后没有进行任何求助。44.4 的跨性别者在遭遇家暴后没有求助，朋友是跨性别者遭遇家暴后的主要求助对象 (18.2%)，社区和政府部门是最不受跨性别者信任的渠道。



n=2066, 表 x: 受访者遭遇原生家庭暴力后, 向不同对象进行求助的发生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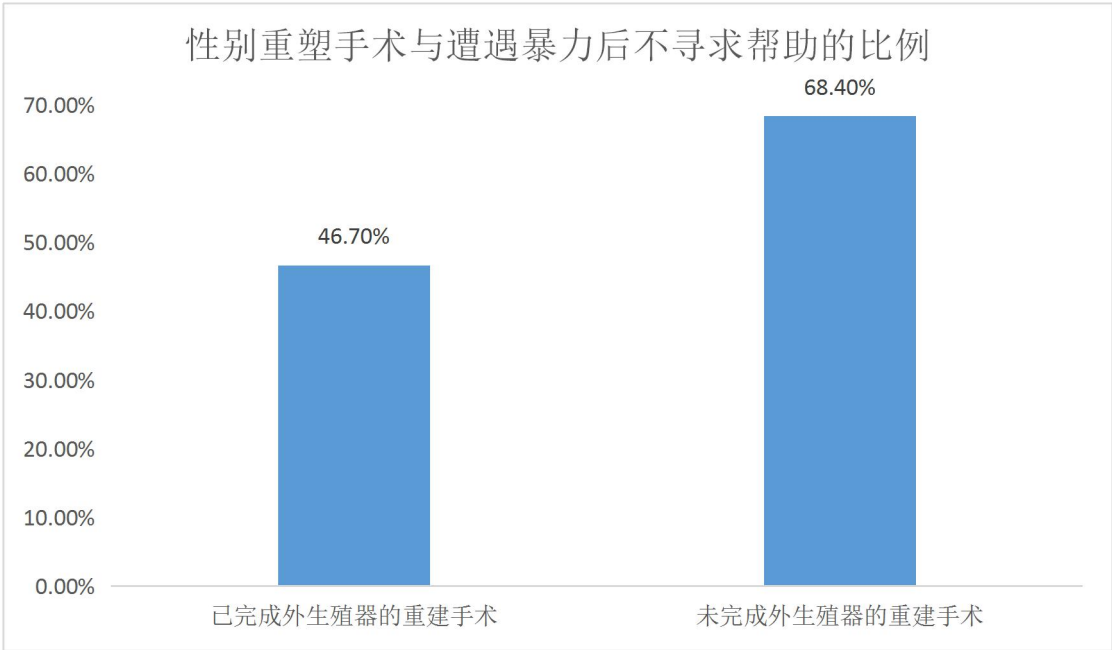
- (2) 跨性别女性在遭遇原生家庭暴力后更会主动向外求助。跨性别女性在遭遇父母或监护人的暴力后, 主动向外求助的比例为 43.9%, 跨性别男性在遭遇父母或监护人的暴力后没有求助的比例最高 (53.0%), 其次是性别酷儿 (44.8%)。总体来看, 原生性别为女性的跨性别者在遭受原生家庭暴力后的求助比例低于原生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 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原生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 原生性别为女性的跨性别者持有的社会资源更少, 因此在遭受家暴后不知道该向谁求助。



n=1640, 受访者遭受原生家庭暴力后, 不同求助方式的比例

- (3) 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在遭遇亲属暴力后更有主动性和积极性去寻求外界帮助, 体现在数据上, 未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不寻求帮助的比例高出已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 20%以上。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在自我身份认同和出柜情况方面都比未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良好, 而完成跨性别手术也需要来自外界的情感或经济支持, 因此其相对更愿意求助的现象

也较为自然。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否完成外生殖器重建，跨性别者在遭遇暴力后选择不求助的比例较高。



总结：

在普遍缺乏多元性别教育的中国社会，人们对跨性别知之甚少，对于大部分跨性别者来说歧视和排斥是生活的常态，极度缺乏社会支持，因此 TA 们在遭遇家暴后极少会向外进行求助，往往只能求助于自己的朋友。

2016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但大部分执法者对跨性别社群并不了解。对比跨性别者普遍遭受家暴的现状，希望执法部门能够加强多元性别教育，在处理性少数案例时能够真的给他们带来保护。

第六章 亲密关系

本次调研中年轻人的数量所占比例较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跨性别者处于或即将处于脱离原生家庭的生活状态。伴侣关系、婚姻经历、核心家庭生活构成跨性别者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伴侣、配偶或子女对跨性别者情感状态、跨性别身份表达都扮演关键角色。因此，研究伴侣、配偶或子女与跨性别者的互动和关系，将有助于了解跨性别者在原生家庭之外的情感或亲属关系中的生活状态，遭遇亲密关系暴力的状况以及跨性别者的维权意识和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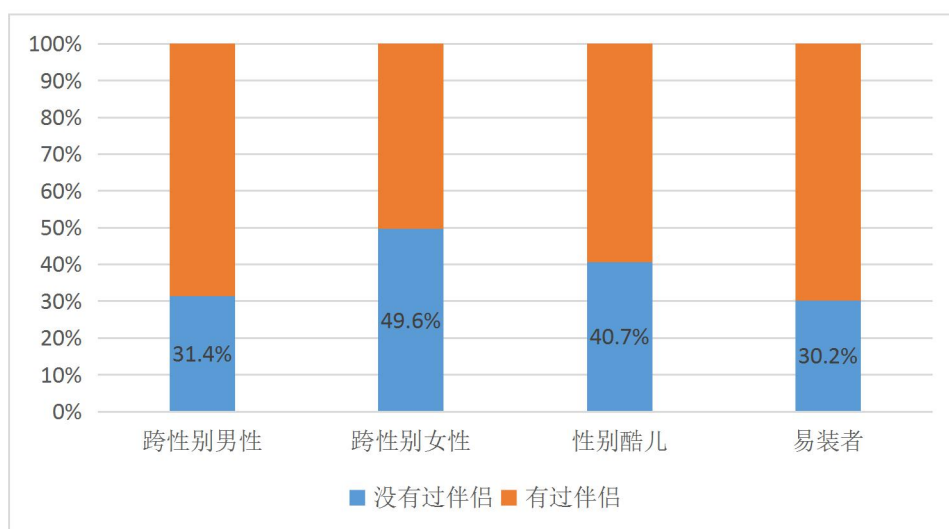
6.1 亲密关系与婚恋状态

本章聚焦跨性别者的亲密关系以及核心家庭的生活状态，涉及跨性别者的伴侣关系、婚姻经历、生育子女以及婚恋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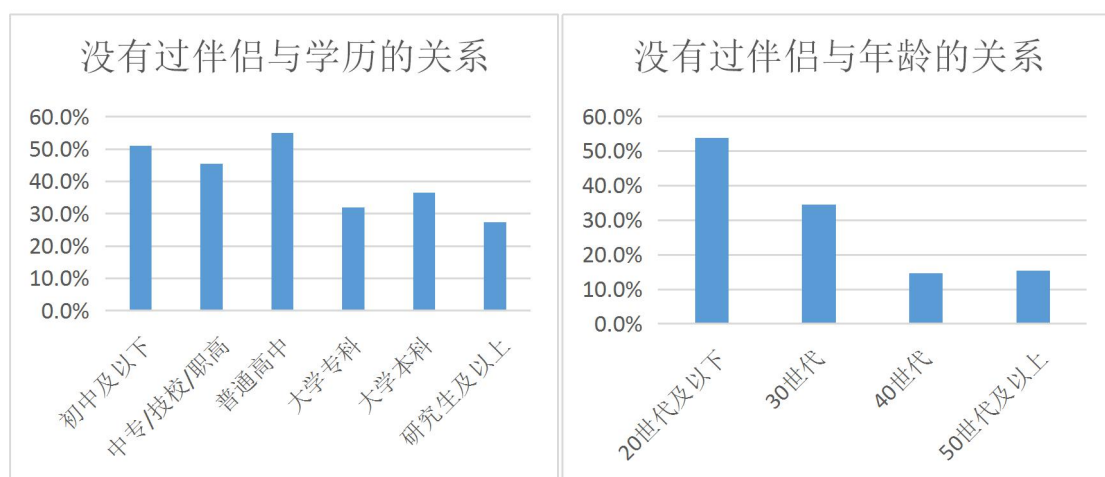
主要发现：

1. 跨性别者单身比例高：30%的跨性别者从未有过伴侣，低年龄、低学历的跨性别者保持单身的比例最高。
2. 跨性别者结婚比例低：跨性别者步入婚姻的比例较低，均未超过 10%。跨性别女性有过婚姻的比例为 11.1%，高于其他跨性别类群。
3. 跨性别者生育、领养子女比例较低：没有婚姻经历的跨性别者基本没有子女（包括亲生和领养），而有婚姻经历的跨性别者中三分之一没有子女。
4. 跨性别者婚姻自主权低：有过婚姻经历的跨性别者中 80%是在父母或社会的压力之下结婚。被迫结婚的跨性别者中 42.3%选择维持婚姻关系。

Q6. 1-1. 您有过伴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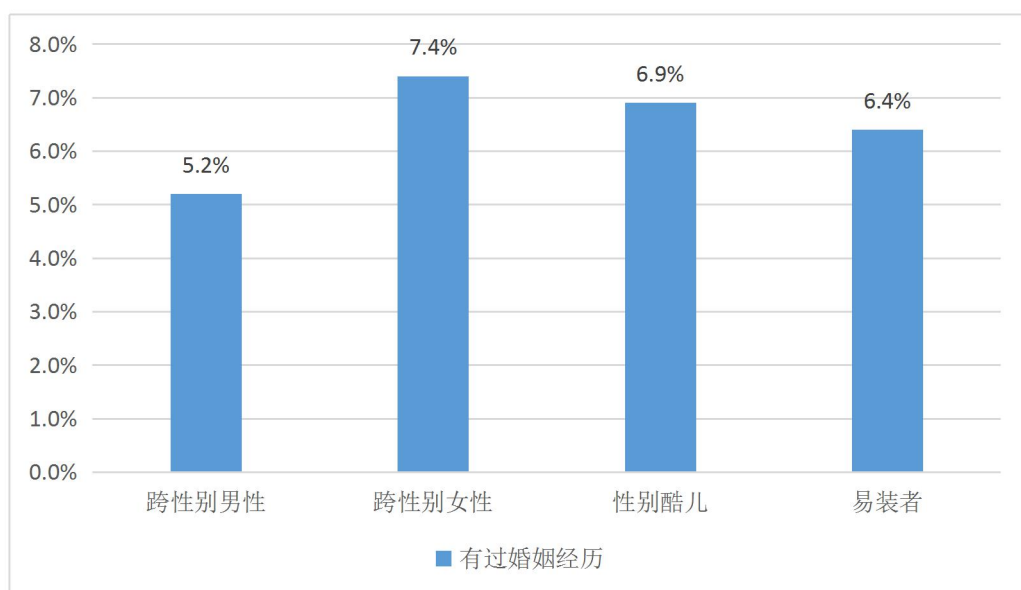


当被问及是否有过伴侣，较大比例的受访者表示在生活中未曾有过伴侣。其中，跨性别女性未曾有过伴侣的比例最高，比比例最低的跨性别男性高 20%。如此高比例的伴侣经历空白自然不是因为跨性别者没有情感需求，这反映了跨性别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的情感挫折或者迷茫。当然，没有伴侣也与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有关系，如下列几张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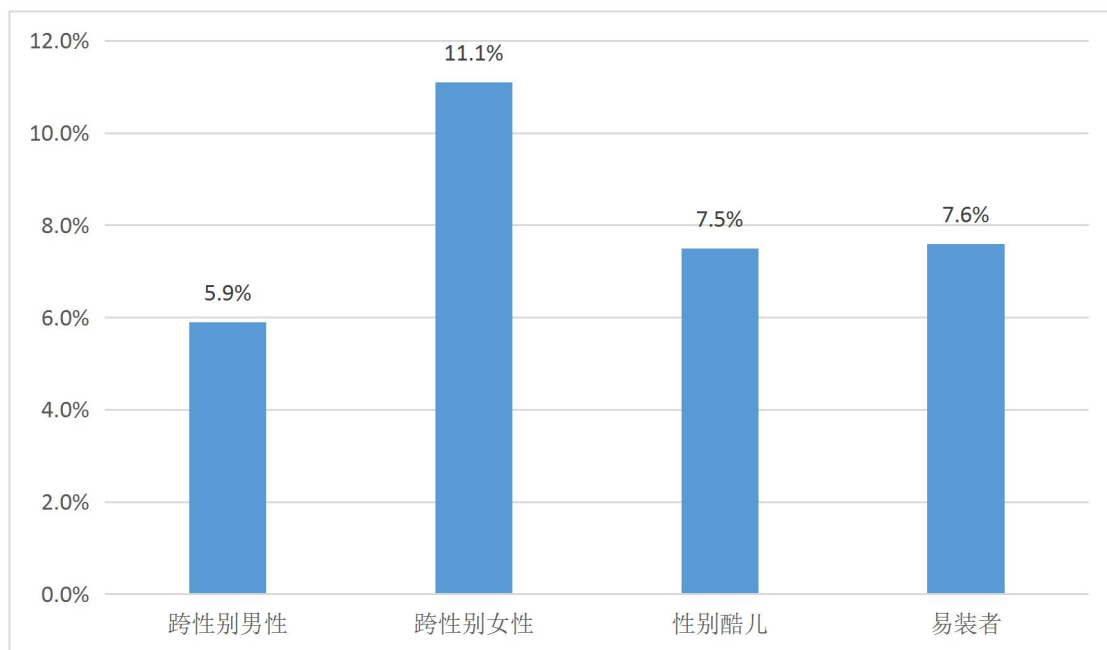
从上面两个表格可以发现，教育程度越高则没有过伴侣的比例越低。同样的，收入也具有同样的效应。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受访者一直单身的比例均高于 40%，40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中，没有过伴侣的比例为 15%左右，远低于较年轻的受访者。年轻、低学历的跨性别者在寻找伴侣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Q6. 1-2. 您有过婚姻经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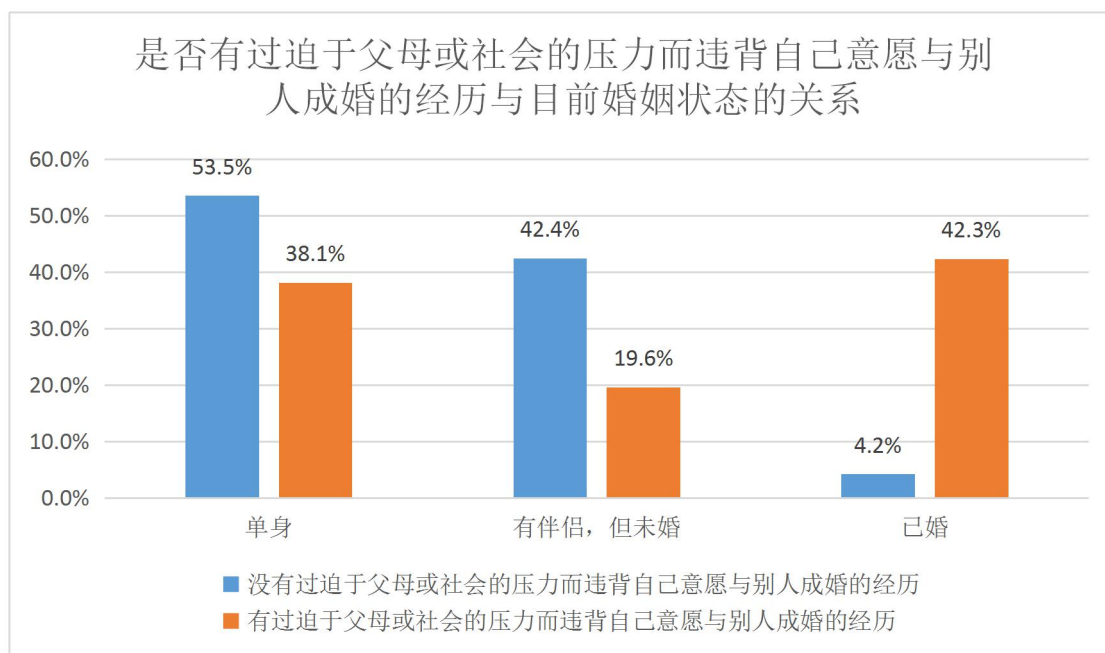
整体上，不同类群的受访者有过婚姻经历的比例较小，均没有超过 10%，并且差别不大。跨性别女性有过婚姻的比例高出跨性别男性 2.2%。但具体来看，指定性别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酷儿中有过婚姻的比例分别为 10.3% 和 5.5%，指定性别为男性和女性的易装者中有过婚姻的比例分别为 11.5% 和 2.0%。因此指定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更可能步入婚姻，这可能与社会对其有更强的诸如成家、传宗接代的规训有关。

6.1-3. 您有子女吗？（包括亲生和领养）



数据显示，总体样本中有子女的比例为 4.7%，有过婚姻经历的受访者中 67.7% 有子女，而没有婚姻经历的受访者中只有 0.3% 有子女，跨性别者拥主要还是通过婚姻关系获得子女，而有过婚姻经历的受访者仍有 1/3 没有子女。具体来看，跨性别女性拥有子女的比例为 11.1%，高于其他类群。跨性别男性拥有子女的比例最低，不足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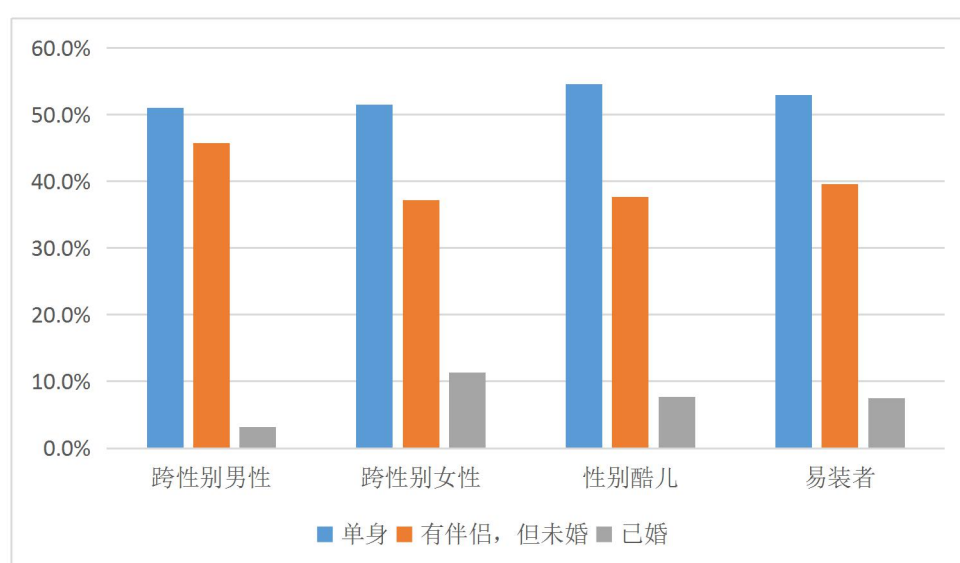
Q6. 2. 您有过迫于父母或社会的压力而违背自己意愿与别人成婚的经历吗？



样本总体中, 10.7%的受访者表示有过婚姻经历, 而约 8%的跨性别者在来自父母或社会的压力下结婚, 可见绝大部分受访者在婚姻选择自主权方面受到较大的外部控制和损害, 大部分结婚的被访者都是在父母或社会压力下被迫选择步入结婚。

上表显示, 迫于父母或社会的压力而与别人成婚过的跨性别者目前已婚的比例远远高于未受到这类压力的跨性别者。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 跨性别者结婚的意愿并不强烈, 只有 4.2%。而在父母或社会压力下结婚的受访者婚后继续停留在非自愿的婚姻中的比例高达 42.3%, 可见父母和社会压力对于跨性别者的强大影响和控制力不仅体现在结婚, 也体现在婚姻的维持。跨性别者一旦在不自愿的情况下结婚则很难脱离已有的婚姻生活, 接近一半继续维持着压力下被迫选择的婚姻。

Q6. 3. 您目前的婚恋状态是？



受访者中目前处于单身状态的比例较高, 均在 50%以上。不同类群中单身率差异不大, 性别酷儿最高, 达 54.6%。其中指派性别为男性的性别酷儿和易装者单身比例最高, 在 60%

左右。相比之下，指派性别为女性的性别酷儿和易装者单身比例更低，维持在 50%左右。可见指派性别男性的性别不一致者更不愿或不容易找到伴侣。

跨性别女性已婚的比例为 11.3%，高于其他跨性别类群。而跨性别男性已婚的比例为 3.2%。值得注意的是，指派性别为女性的卷性别者有伴侣的比例均高于对应的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而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已婚的比例均高于对应的指派性别为女性的跨性别者。

6.2 跨性别的身份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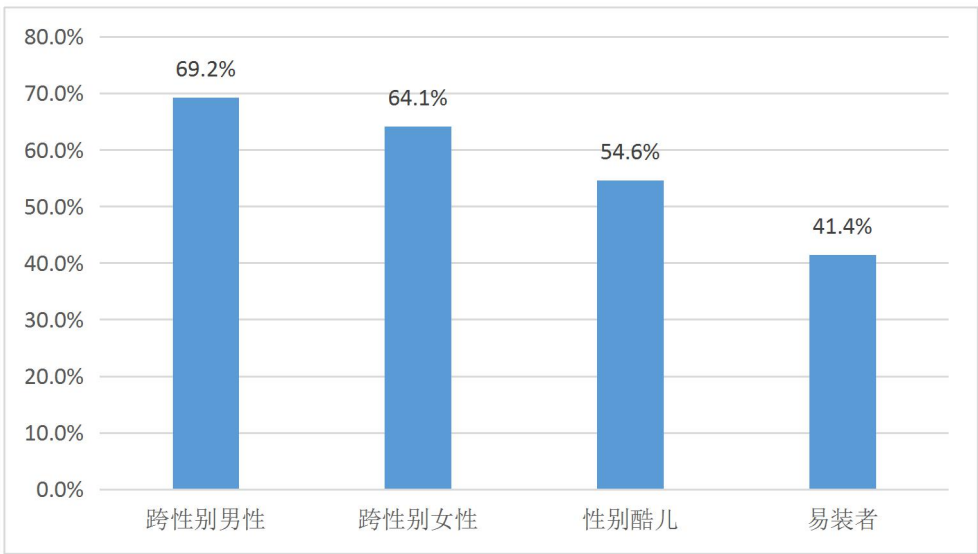
本章关注跨性别者对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跨性别身份的诉求及其与跨性别者自我认同程度和指派性别接纳程度。同时，本章也考察了跨性别者在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后从后者处获得何种支持。

主要发现：

- 1. 跨性别男性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需求的比例最高：跨性别男性选择表达的比例最高，接近 70%，高于跨性别女性的 64.1%，性别酷儿的 54.6%和易装者的 41.4%。
- 2. 年龄越大的跨性别者越少表达性别需求：60 岁以上的受访者只有约 35%选择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
- 3. 跨性别身份隐藏困难：即使不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仍有接近 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伴侣、配偶或子女可能知道其跨性别身份。
- 4. 指派性别和性征的接纳程度影响跨性别者“出柜”比例：排斥原生生理性别和青春期身体发育的受访者更少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
- 5. 伴侣或家人对跨性别者主要给予情感支持：跨性别者的伴侣、配偶或子女在性倾向、性别表达、性别认同以及身份改变上给予其支持的形式主要是陪伴及情感支持，比例接近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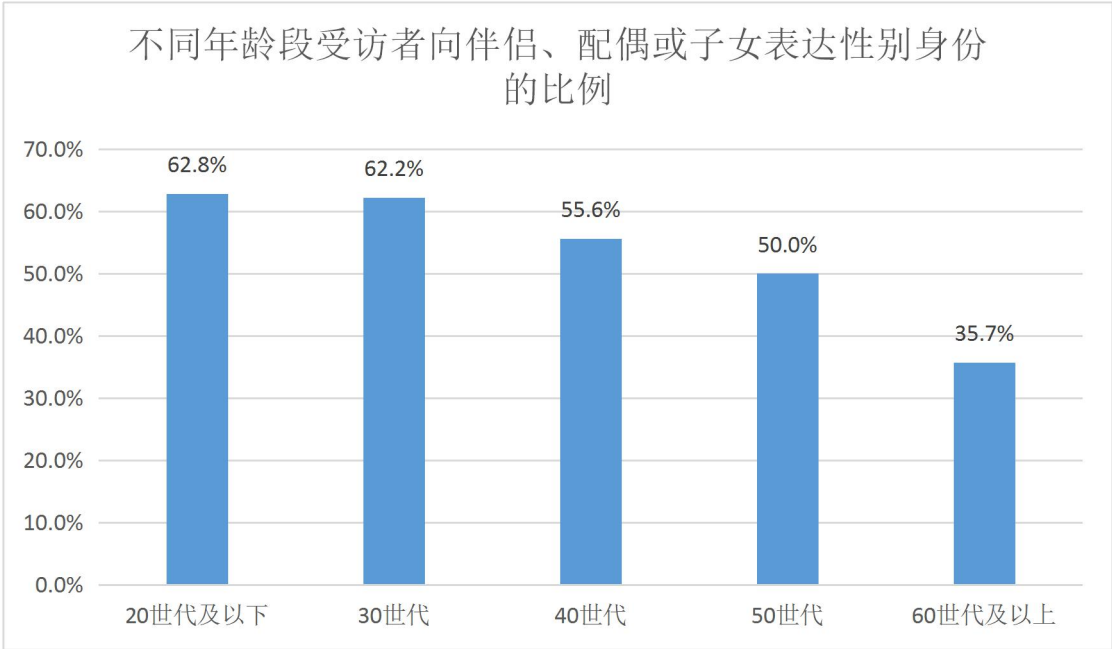
6.2.1 跨性别者对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跨性别身份或需求的情况

Q6. 4. 您对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中任意一人，表达过您作为跨性别的身份或需求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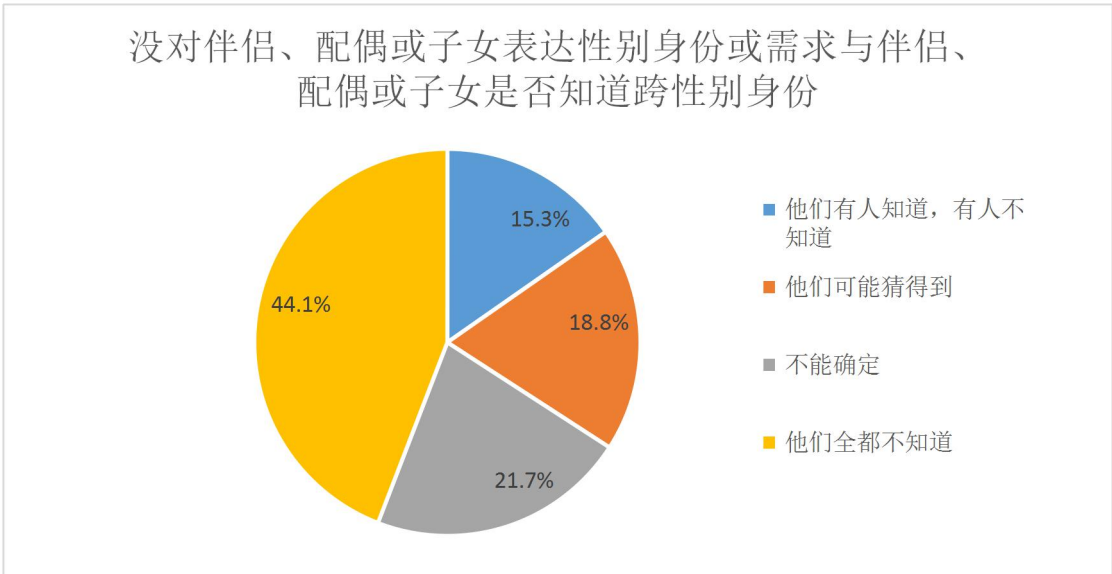


跨性别群体在对周围亲属如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跨性别身份或需求的情况较为多元。从上表可以看出，跨性别男性选择表达的比例最高，接近 70%，高于跨性别女性的 64.1%和性别酷儿的 54.6%。易装者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身份或需求的比例为 41.4%，低于其他类群。

指派性别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酷儿身份或需求表达的比例分别为 43.6%和 59.1%，而指派性别为男性和女性的易装者身份或需求表达的比例分别为 28.1%和 51.3%。可见，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原生性别男性的跨性别者整体处于相对更加压抑和不愿甚至不敢表达的生存状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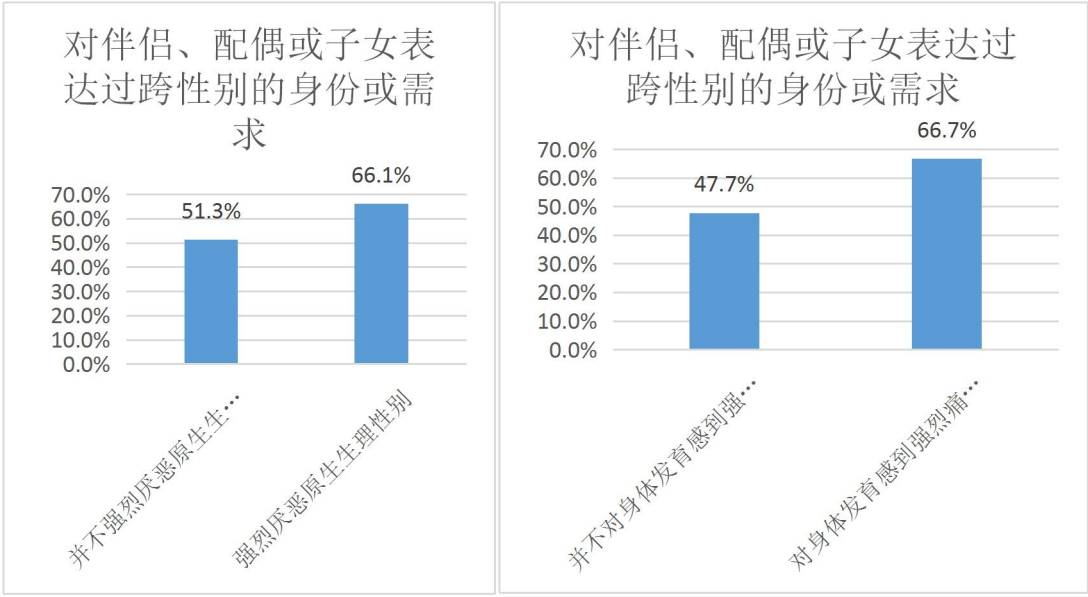


上表的数据展现出年龄与表达性别身份的明显趋势：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向伴侣、配偶或子女“出柜”的比例越低。40岁以下的受访者“出柜”的比例超过 60%。随着年龄递增，60岁以上的受访者只有约 35%选择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相比之下，年轻的跨性别者在亲密对象及亲属的性别身份表达方面显得更为开放，年龄较大的跨性别者则大部分处于对家人封闭或隐藏真实身份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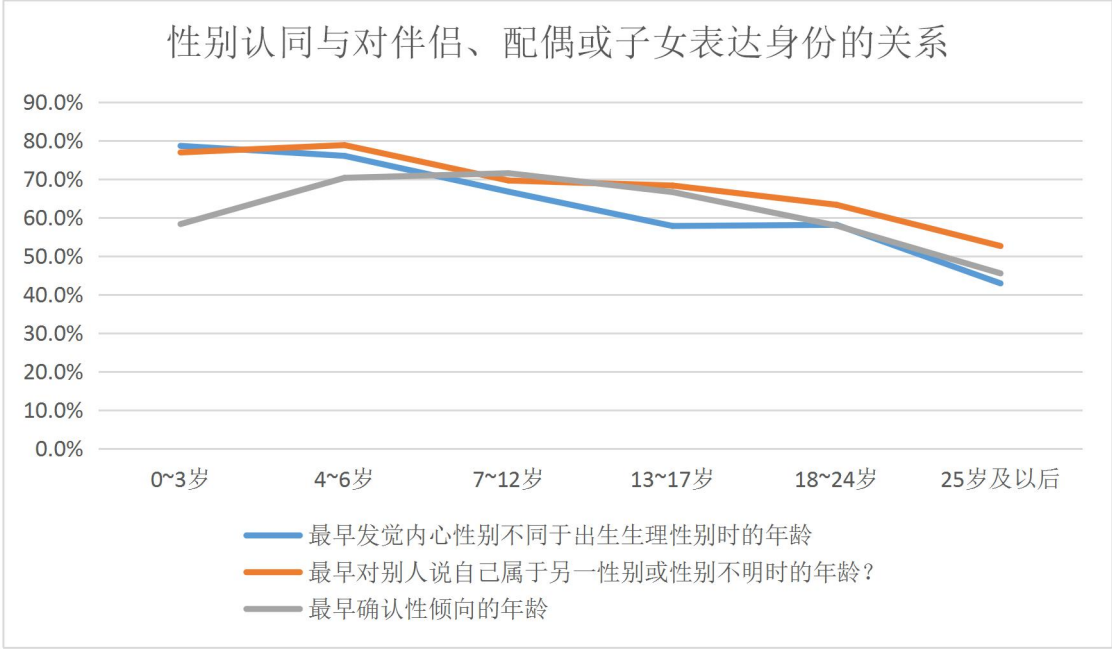


仍有较大一部分受访者并未对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或需求。但即便不

主动表达，只有 44.1%的受访者报告称伴侣、配偶或子女全都不知道。接近 35%未表达的受访者表示其伴侣、配偶或子女可能猜到或部分知道其性别身份，20%左右处于无法确定的状态。



受访者对出生时的指派性别接纳程度表现出对其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比例的一定影响。66%表示强烈厌恶过原生生理性别的受访者对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过性别身份需求，比不厌恶原生生理性别的受访者高 15%。同样的，对青春期的身体发育感到强烈痛苦和焦虑的受访者对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的比例也高达 66%，不对身体发育感到强烈痛苦和焦虑的受访者则不到 50%。可见，对原生生理性别或性征的排斥是促使跨性别者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或需求的一大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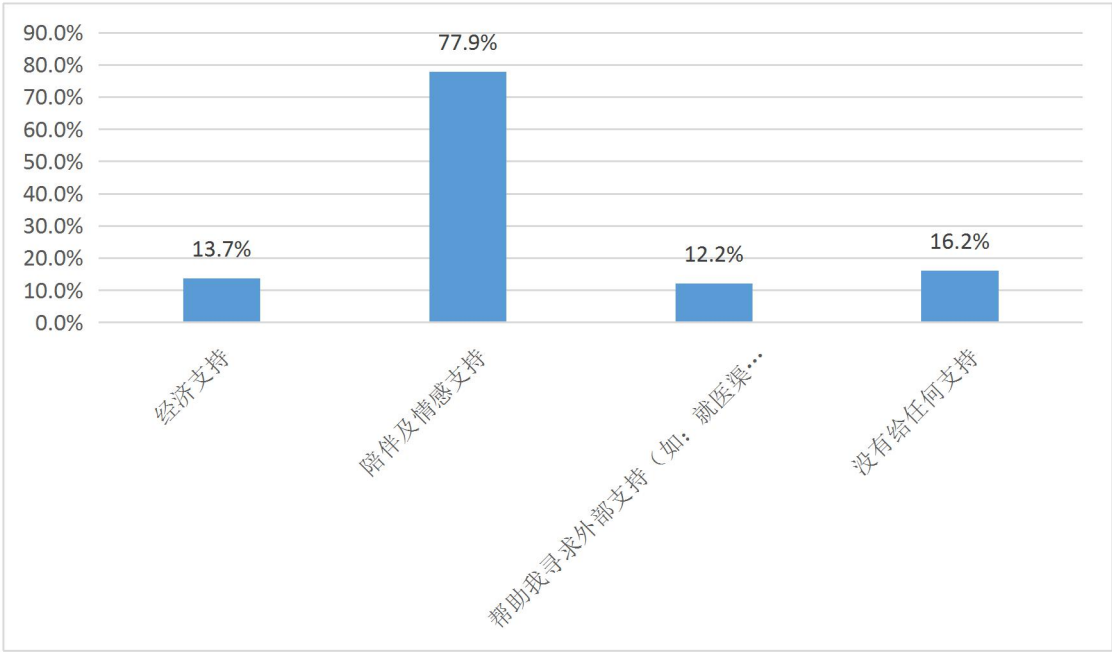


性别和性倾向自我认同的早晚也对跨性别者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或需求有一定的影响。越早发觉认同性别与指派性别不同、越早对他人表明性别身份需求，则越可能在拥有伴侣、配偶或子女后对后者表达。当跨性别者在较年幼阶段就产生较为确定的性别认同，其表达的诉求更为强烈。但在性倾向认同方面，数据表明 7-12 岁时确认性倾向的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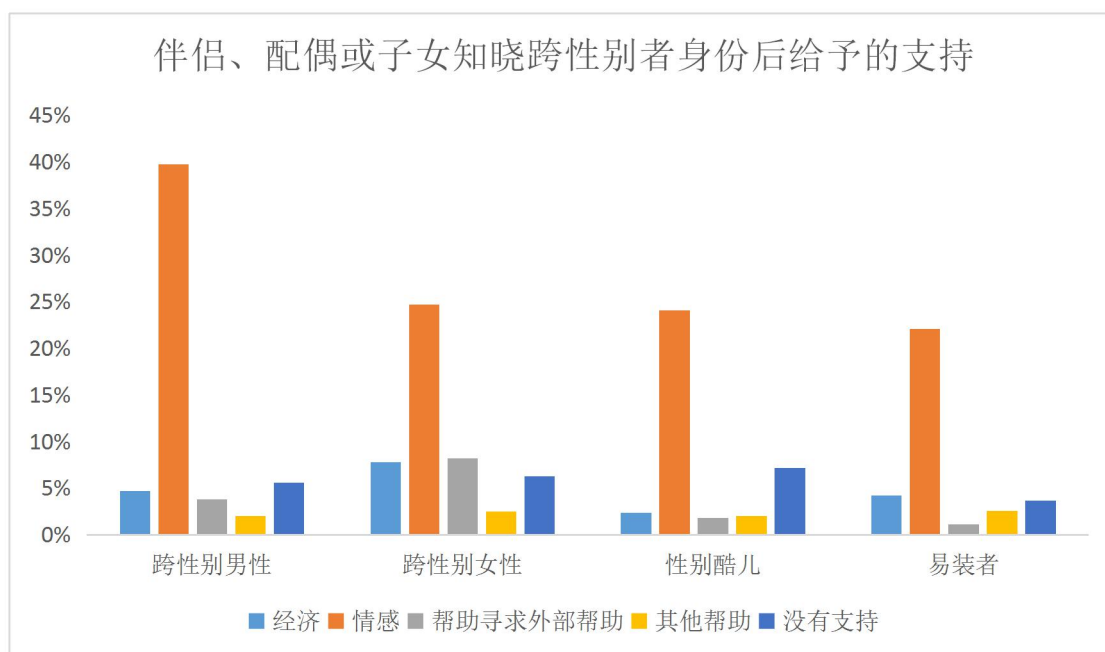
别者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达性别身份或需求的比例达到峰值。

6.2.2 伴侣、配偶或子女对跨性别者性倾向、性别表达、性别认同以及身份改变的支持

Q 6.6.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在知道您的跨性别身份后，对您的性倾向、性别表达、性别认同以及身份改变上，有没有给予过支持？



在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明跨性别身份后，跨性别者的伴侣、配偶或子女在性倾向、性别表达、性别认同以及身份改变上给予其支持的形式主要是陪伴及情感支持，比例接近 80%。而给予实质性帮助，如经济支持或帮助寻求外部支持的比例明显较低，均未超过 15%。16% 的受访者表示其伴侣、配偶或子女在知晓其跨性别身份后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支持。数据表明，向伴侣、配偶或子女表明跨性别身份可以为跨性别者带来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主要是情感支持和陪伴，实质性的帮助较少。



出柜后的跨性别者从伴侣、配偶和子女处获得的支持主要是情感支持，比较实际的支持例如经济支持较少，也有一定比例的跨性别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支持。

性别酷儿没有获得任何形式支持的比例最高，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主动寻求支持求助。跨性别女性的伴侣、配偶或子女为其寻求外部帮助的比例最高，这可能与跨性别女性在医疗等方面的咨询需求更高有关。

6.3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与求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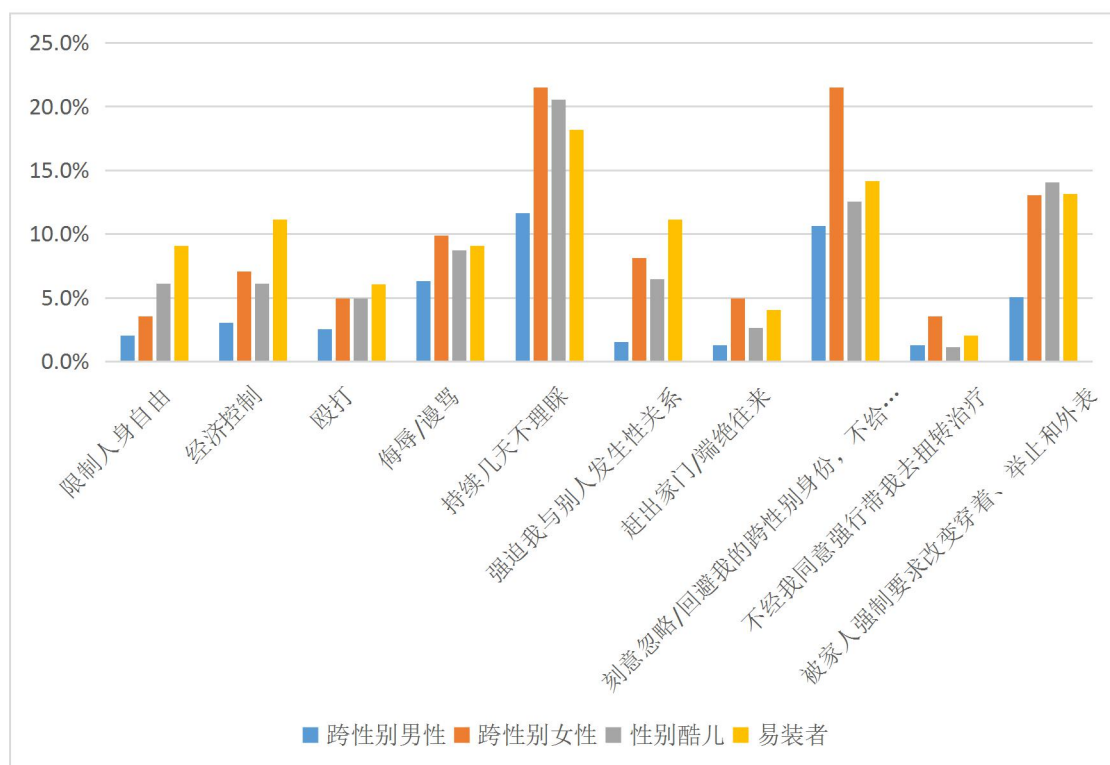
本章旨在揭露跨性别者遭受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行为，从暴力行为类型和发生频率的分析展现亲密或亲属关系所带来的暴力环境对跨性别者身心带来的损害。同时，本章也从不同的面向展现跨性别者在遭遇暴力行为后的权宜和求助的渠道。

主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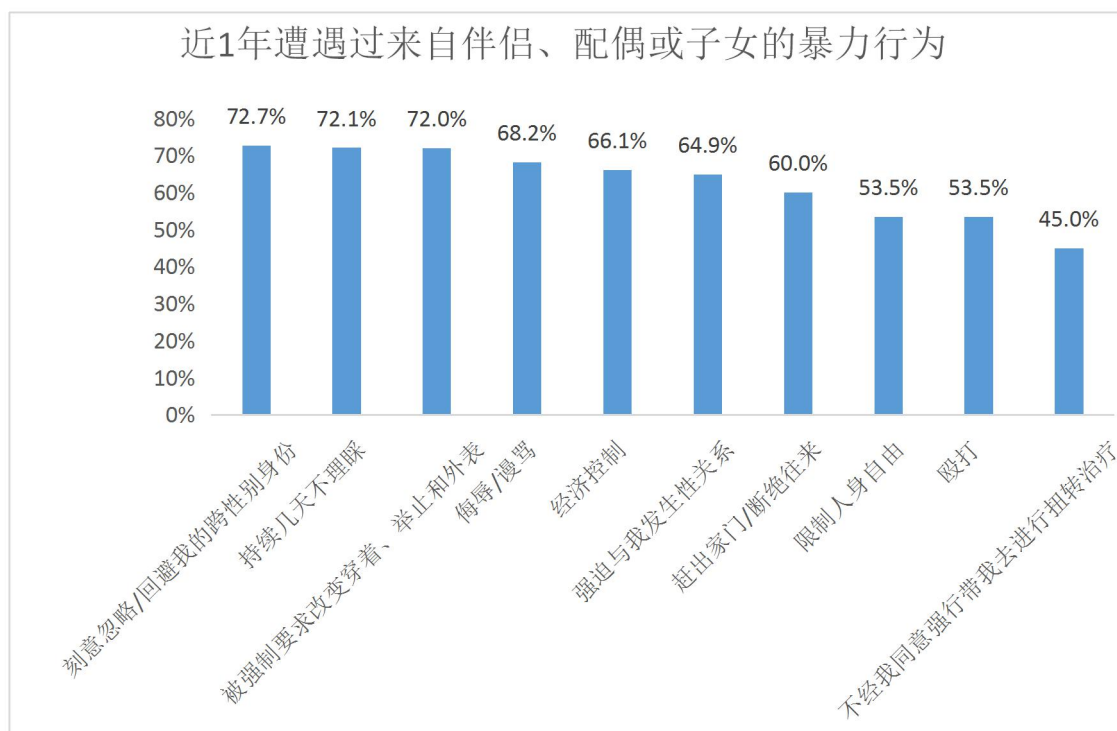
1. 跨性别者普遍遭遇暴力：跨性别者遭受伴侣、配偶或子女暴力行为的情况是普遍的，只有不到 4%的受访者表示没有遭受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任何形式的暴力。
2. 年龄较大的跨性别者受暴力情况更严重：近一年来，30 岁以上的跨性别者遭遇伴侣、配偶或子女暴力行为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更可能遭遇性质严重并且带有侮辱性的暴力行为。
3. 跨性别者求助维权意识低：超过 60%的跨性别者在遭遇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后没有主动寻求任何帮助。
4. 已婚、偏远地区、未完成性别重塑手术的跨性别者求助的比例低。

6.3.1 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行为

Q6. 7. 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是否对您有过下列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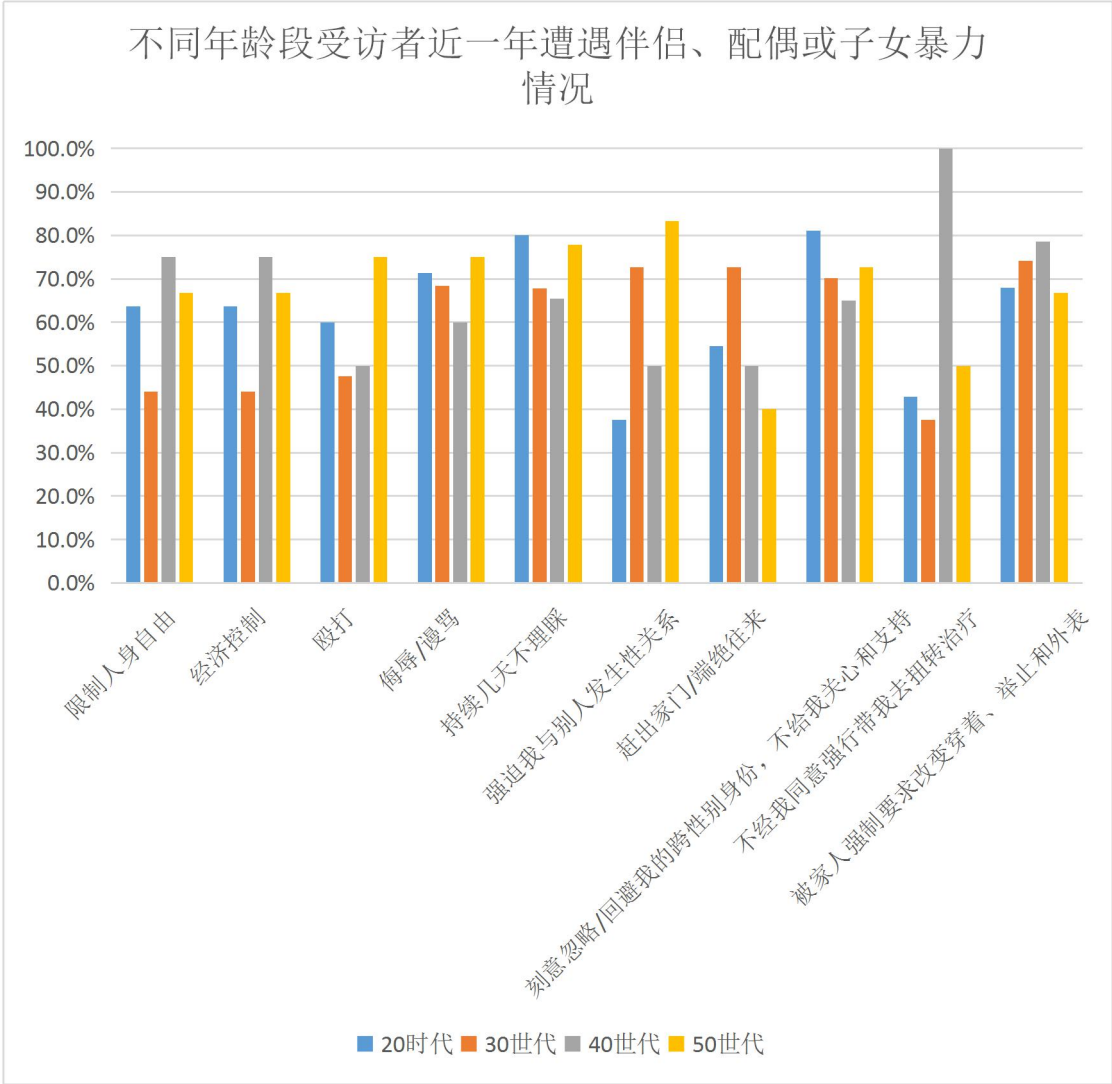
在有伴侣、配偶或子女的受访者中，只有 4 个人表示从来没有遭受过任何形式的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行为，占比 3.8%。整体上，大部分跨性别者都遭受过冷暴力和被强制要求改变穿着等暴力形式。在较为普遍的暴力环境中，跨性别男性的境况相对缓和，遭受各类暴力的比例均比其他跨性别类群低。跨性别女性遭受更高比例的冷暴力，如持续几天不理睬、刻意忽略或回避跨性别身份等。易装者则遭受更高比例的肢体暴力和实际侵害，如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殴打、强迫发生性关系等。



表格中所列的每一种暴力类型都有 50% 的跨性别者在近一年内遭受过，可见来自伴侣、

配偶或子女的暴力行为对于跨性别者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发生比例最高的暴力行为是刻意忽略/回避跨性别身份以及持续几天不理睬此类的冷暴力，均超过 70%。诸如侮辱/谩骂、赶出家门、经济控制、被强制要求改变穿着、举止和外表以及强迫发生性关系此类涉及强迫行为的比例也较高。也有接近一半的跨性别者遭遇了更为严重的暴力行为，例如限制人身自由、殴打、强制扭转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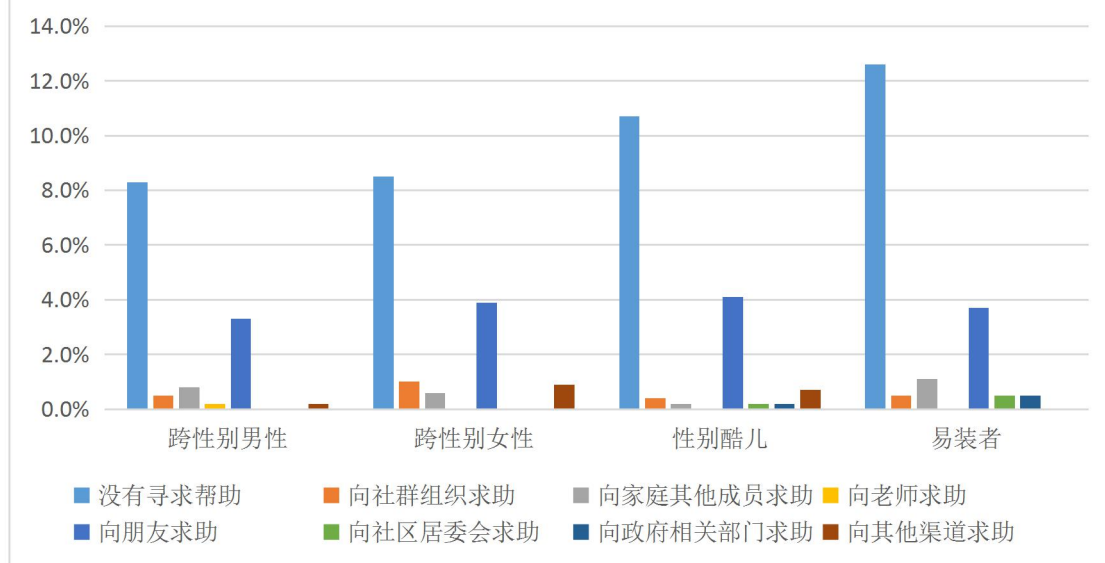


数据表显示，不同年龄段的跨性别者遭遇伴侣、配偶或子女暴力的情况较为类似，并且遭受不同类型暴力行为的比例均在 30% 以上。具体地，年龄在 20-29 岁的年轻跨性别者遭遇更多的冷暴力行为（如不理睬和刻意忽略）而较少遭受诸如强迫发生性关系等实际肢体暴力行为。30-39 岁的跨性别者由于独立性较高，因此相比其他类群遭受较低比例的人身自由、经济、殴打和扭转治疗等暴力。40 岁年龄段的跨性别者近一年来被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和强迫接受扭转治疗的比例最高，50 岁年龄段的跨性别者则遭受更多侮辱性暴力行为，例如殴打、侮辱、谩骂和强迫发生性关系。

对比 30 岁以下和 30 岁以上的跨性别者，较为年长的跨性别者整体上遭遇伴侣、配偶或子女暴力行为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更可能遭遇性质严重并且带有侮辱性的暴力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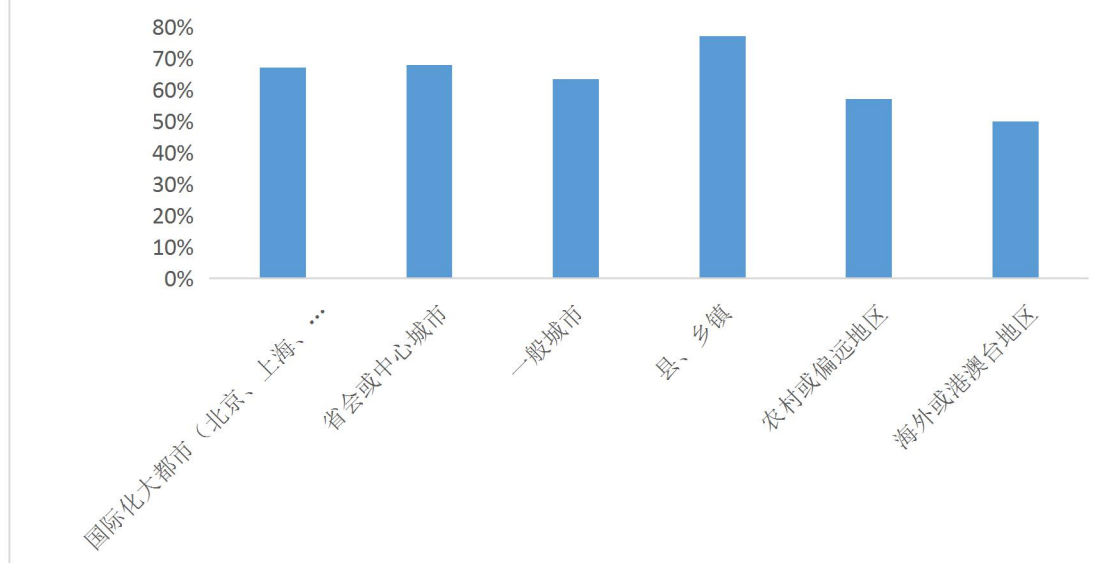
6.3.1 跨性别者遭遇伴侣、配偶或子女暴力后的求助

遭遇伴侣、配偶或子女暴力后寻求帮助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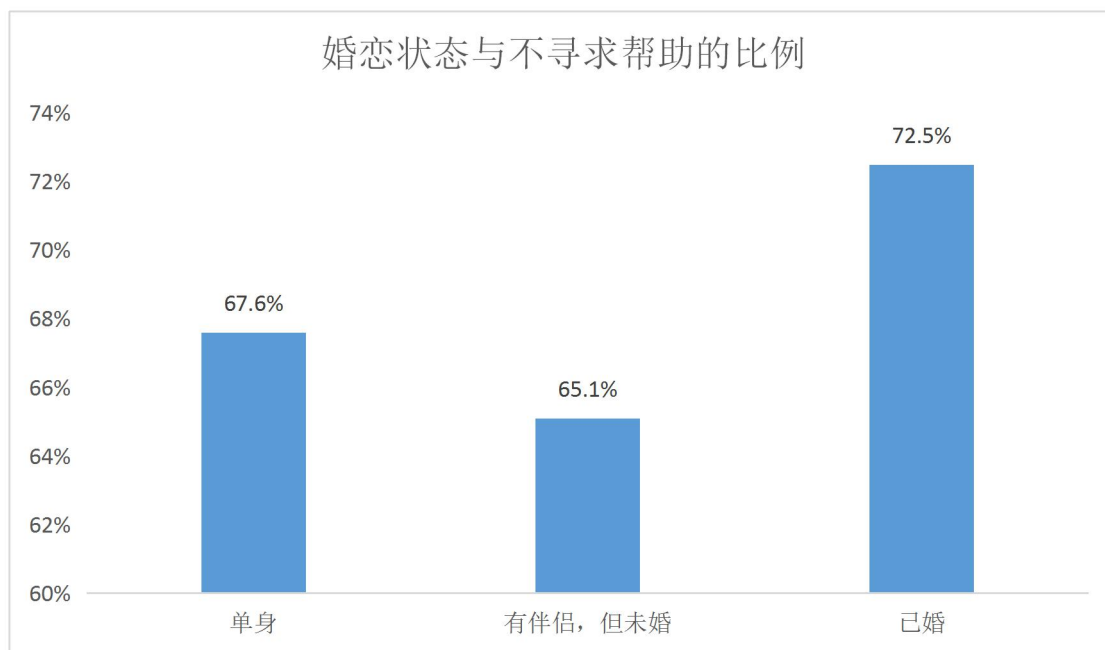


所有类群中均有超过 60% 的跨性别者在遭遇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后没有主动寻求任何帮助。朋友是跨性别者最主要的求助对象，社区和政府部门是最不受跨性别者信任的渠道，易装者在遭遇来自亲属的暴力后仍然有一定比例会选择像家庭成员寻求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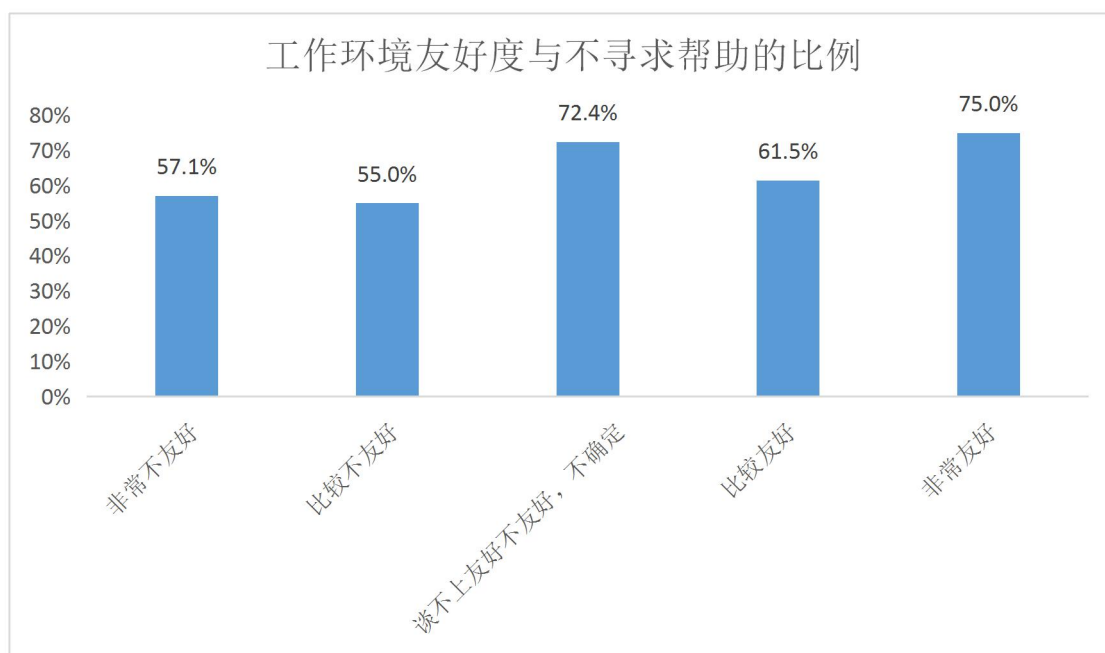
不同地区跨性别者不寻求帮助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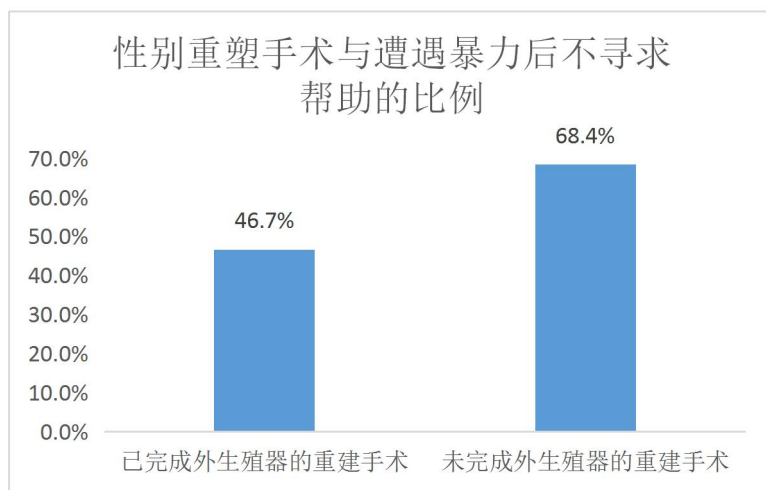
无论生活在什么地区，跨性别者不寻求帮助的比例均在 50% 以上，大部分跨性别者在遭遇暴力之后选择隐忍或独自承担，而不愿求诸外界的帮助。其中，生活在县、乡镇等非城市地区的跨性别者不寻求帮助的比例接近 80%，生活在城市地区的跨性别者也有六成以上不寻求帮助。可以看出生活所在地城市化程度越高，跨性别者在被施行暴力行为之后愿意向外界求诸的比例也越高。但总的来说，不寻求帮助的比例较高。



在遭遇来自伴侣、配偶或子女的暴力行为后，处于已婚状态的跨性别者有超过 70% 的比例不愿意寻求帮助，这可能与家庭对其的重大影响力和控制力有关，来自最亲密的亲属暴力使其不愿意或不“方便”向外界寻求帮助。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单身状态的跨性别者比有伴侣的跨性别者不寻求帮助的比例更高，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伴侣关系对于跨性别者的身心健康比婚姻关系有着更为积极的影响。



表格中展现了跨性别者主观感受到的工作环境友好度与其遭遇亲属暴力之后选择不寻求帮助的比例。可以发现，认为工作环境友好的跨性别者在被试行暴力行为后反而更不愿意对外求助，即工作环境的友好并不能为跨性别者带来在遭遇暴力后寻求帮助的动力。



上表的结果很明显地反映出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在遭遇亲属暴力后寻求帮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体现在数据上，未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不寻求帮助的比例高出已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 20%以上。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在自我身份认同和出柜情况方面都比未完成手术的跨性别者良好，而完成跨性别手术也需要来自外界的情感或经济支持，因此其相对更愿意求助的现象也较为自然。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否完成外生殖器重建，跨性别者在遭遇暴力后选择不求助的比例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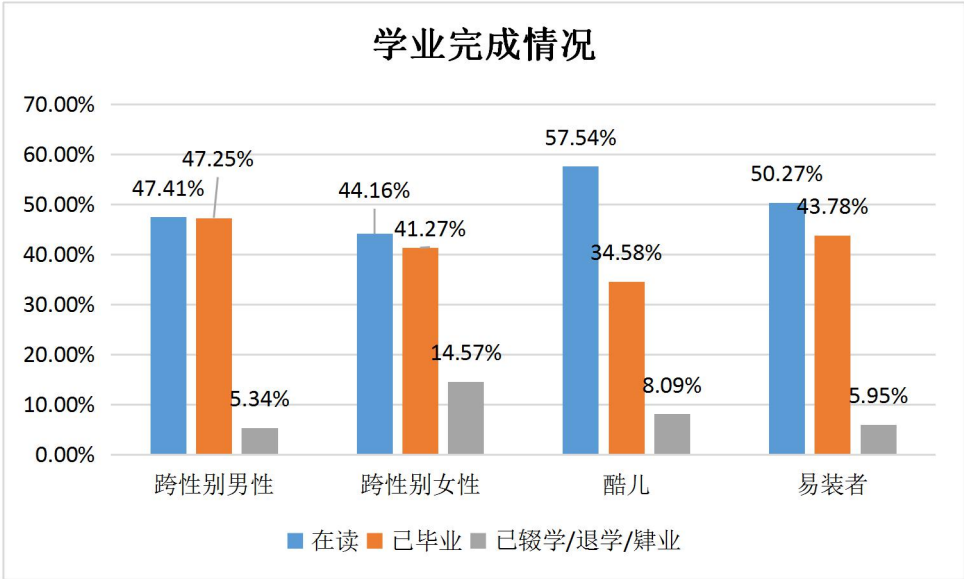
第七章 校园环境

主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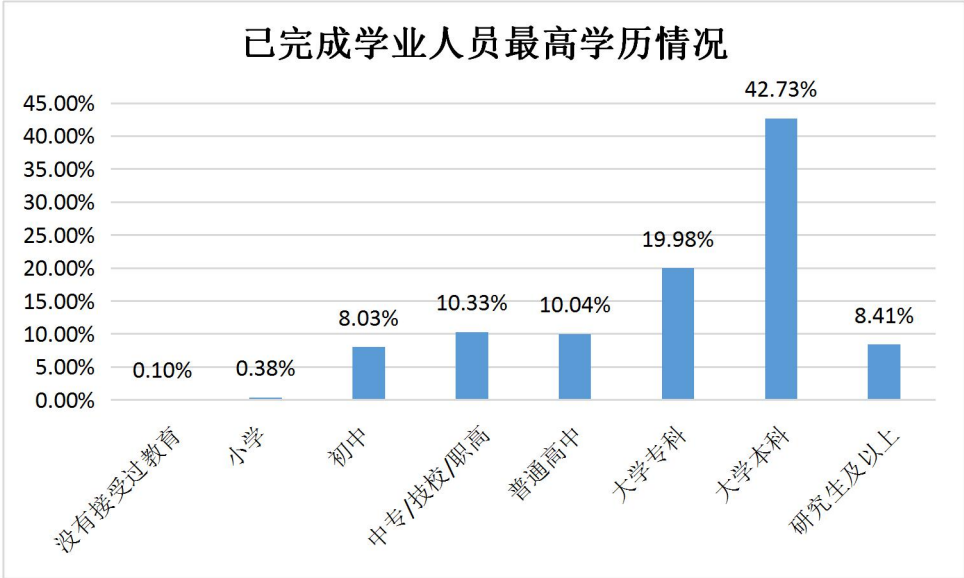
1. 跨性别群体辍学率高：
2. 在校期间遭受校园暴力占比极高：
3. 言语暴力占比高：
4. 初中阶段对跨性别群体而言更为艰难：
5. 大学本科阶段最为友好：
6. 校园暴力经历导致更高的抑郁发生率：

1. 受教育程度差异

通过对学业完成情况进行调查统计，我们发现，跨性别群体辍学率较高。其中，跨性别男性辍学率为5.34%，酷儿辍学率为8.09%，易装者辍学率为5.95%，而跨性别女性的辍学率尤为突出，为14.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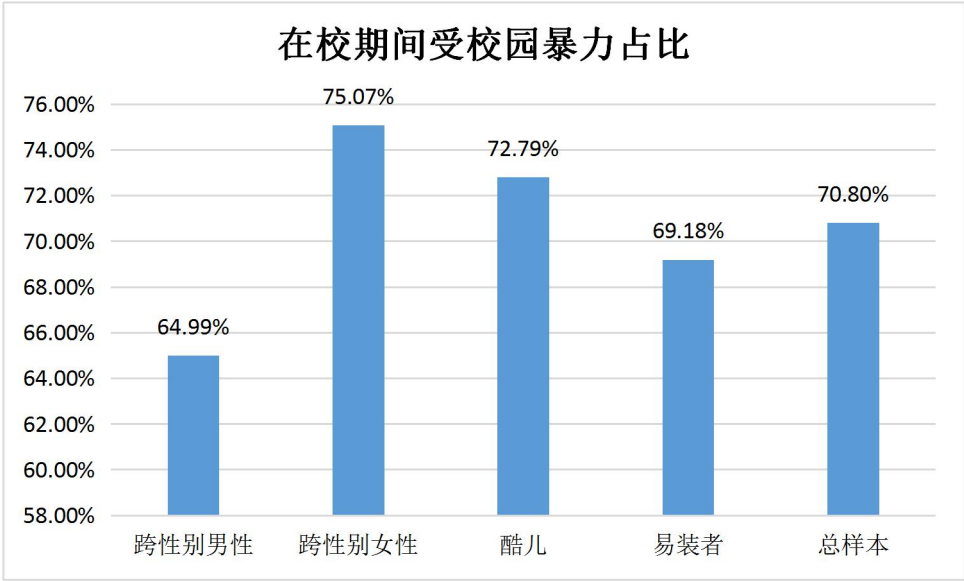


对调查总样本中已完成学业的部分进行统计,我们发现样本受教育程度处于较为合理的水平。其中,最高学历为大学本科的占比为42.73%,大学专科占比19.98%,普通高中占比1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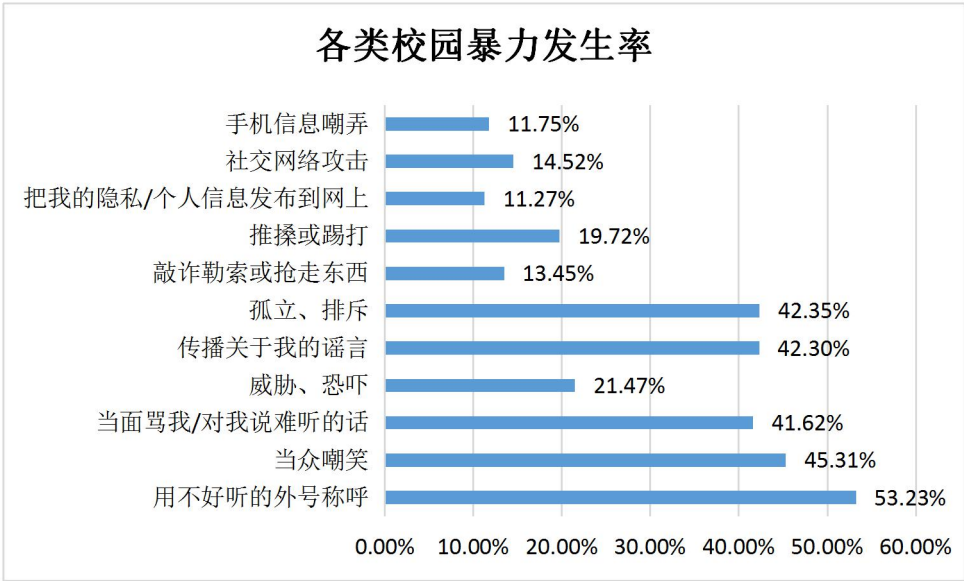


2. 校园暴力发生率与差异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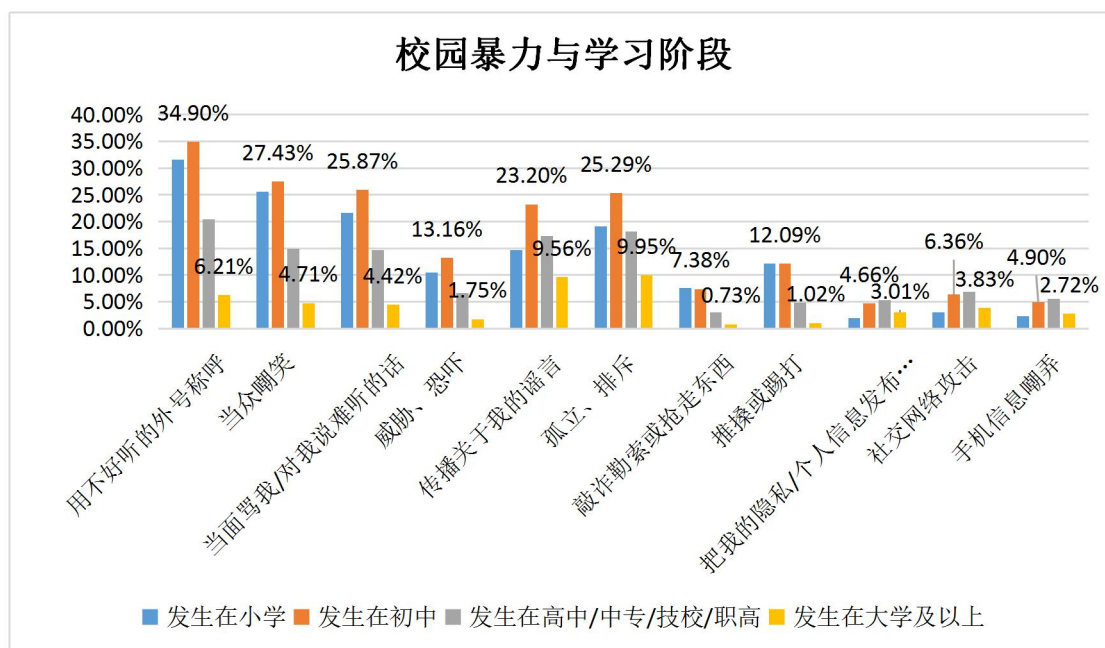
在校期间跨性别群体曾遭受校园暴力占比极高。其中,总样本平均为70.8%,跨性别男性情况较总样本略好,为64.99%,酷儿占比为72.79%,易装者占比为69.18%,跨性别女性占比最高为75.07%。



接下来，我们对各类校园暴力的发生率进行了统计。我们发现，言语暴力如用不好听的外号称呼、当众嘲笑、传播关于我的谣言、当面骂我/对我说难听的话，占比最高，约为 40% 至 50%；其次孤立、排斥也占有一定比例，同样达到 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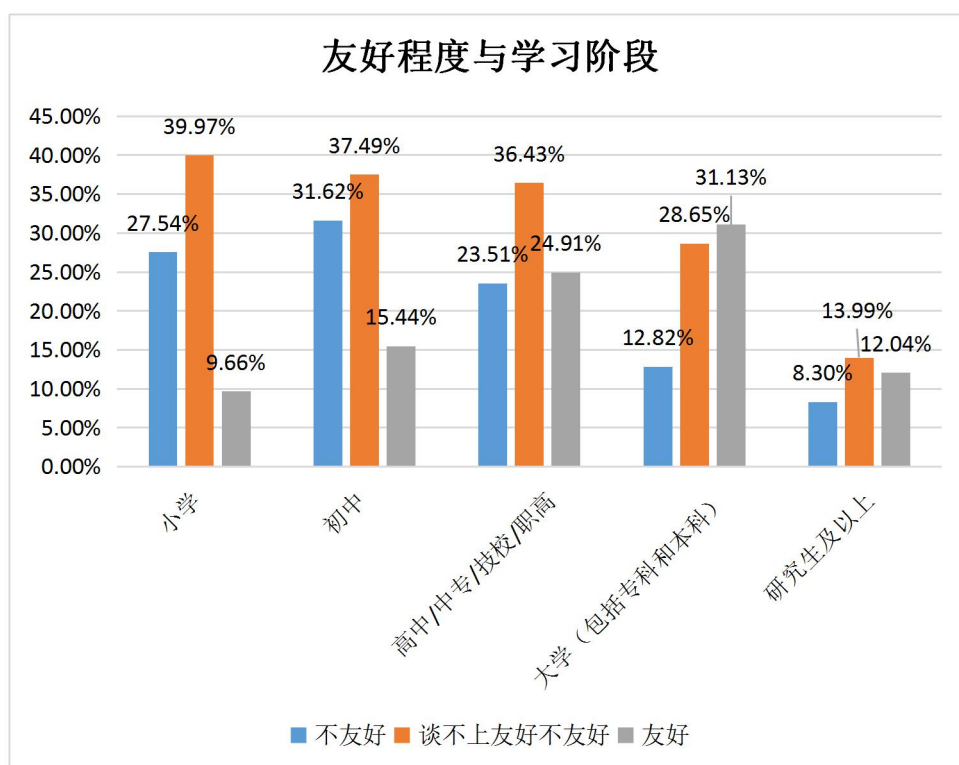
从校园暴力与学习阶段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发现初中阶段所受各类校园暴力情况占比最高，其次为小学阶段。而在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后，校园暴力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而逐步呈下降趋势，发生在大学及以上时期的校园暴力相对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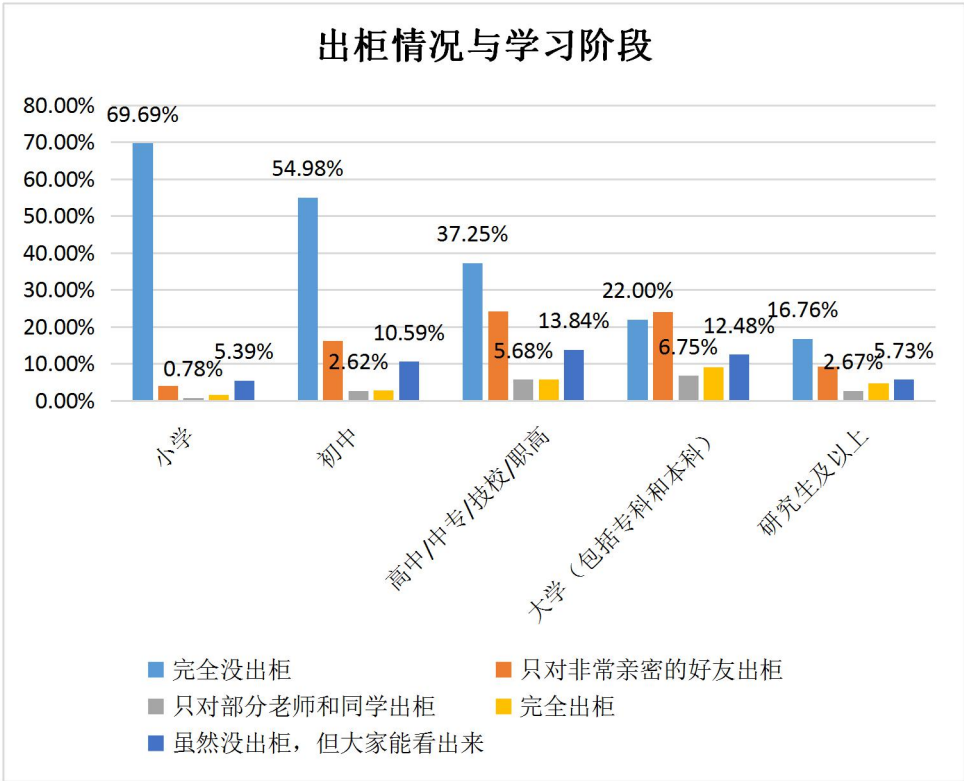
3. 各级段友好程度与出柜情况

从友好程度来看，与上述初中阶段校园暴力发生率最高相一致，该阶段也是跨性别群体对不友好感知人数占比最高的阶段。

而对友好程度感知人数占比最高的阶段为大学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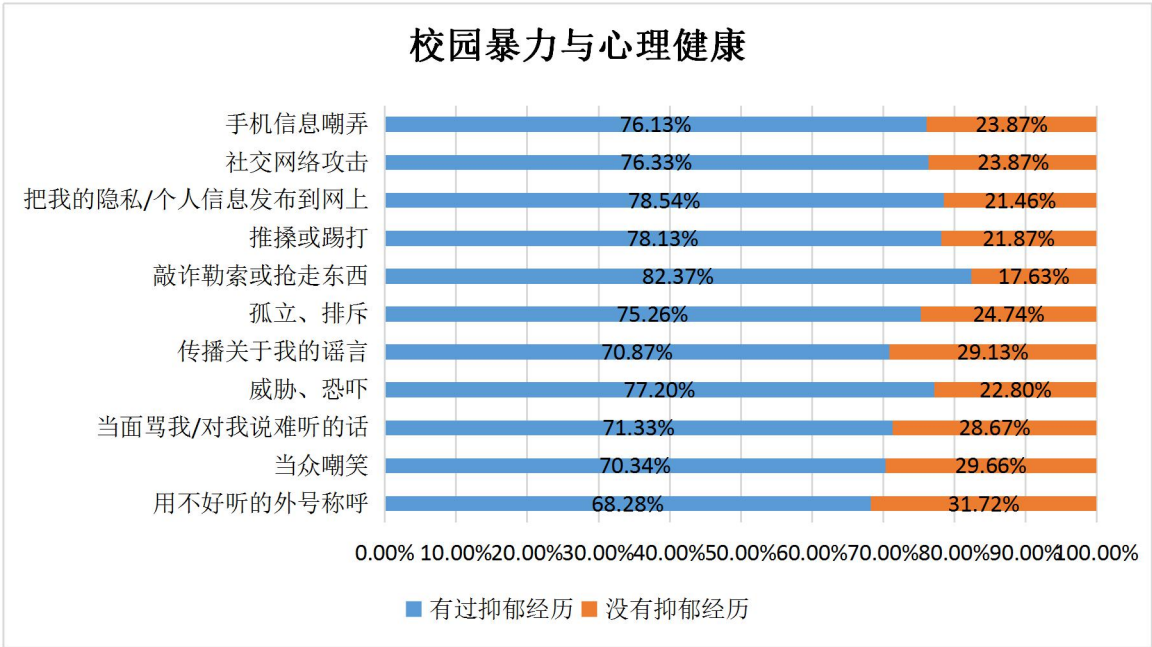


接下来，通过对出柜情况的调查衡量跨性别群体所处环境的友好程度。我们发现，出柜情况一方面与儿童及青少年的心理成熟发育情况相一致，完全没出柜的比例随所处学习阶段的递进而下降。而完全出柜的比例在大学（包括专科与本科）阶段达到最高，反映出该阶段的校园环境相对更为友好。



4. 校园暴力与心理健康

相较于总样本中有过抑郁经历人数占比为62.82%，有过校园暴力经历的受访者其抑郁发生率更高。



第八章 工作环境

主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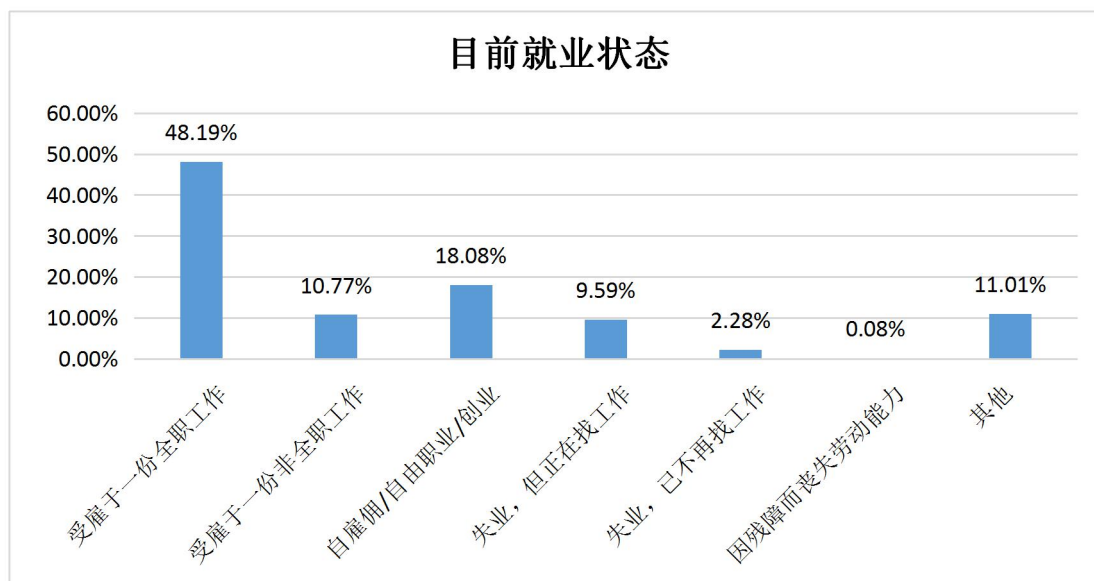
- 1. 就业困难：**数据收集期间受访样本失业率为 **11.87%**，而同期由人社部公布的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为 **3.97%**。从未参加过工作的已完成学业受访者为 **8.22%**，找工作感到困难的受访者为 **16.25%**。
- 2. 工作环境不友好：**数据显示认为工作环境对跨性别身份不友好的达到 **24.58%**，跨性别群体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这一类型中所感受到的不友好程度占比最高，达到 **35.04%**。
- 3. 社团/民非/基金会给予支持度高：**跨性别群体对社团/民非/基金会这一性质的工作单位评价较高，在该类单位供职的跨性别群体报告感到工作环境“友好”的人数占比达到 **64.29%**，较总样本平均水平高出约 **3 倍**之多。
- 4. 性别表达自由度低：**跨性别群体中 **40.34%**的人不会选择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其中跨性别男性占比为 **37.91%**，跨性别女性为 **47.16%**，酷儿为 **36.36%**，易装者为 **30.43%**。**19.69%**的跨性别者在工作中着装与认同的性别不符，跨性别女性中占比为 **33.76%**，跨性别男性占比为 **11.34%**，酷儿中占比为 **13.85%**，易装者中占比为 **5.43%**。
- 5. 经济收入低：**跨性别群体中税后年收入低于 **2.5 万元**的占比为 **33.54%**，低于 **5 万元**的占比为 **57.60%**。总体而言，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大。
- 6. 工作环境友好程度与心理健康相关：**多元回归结果发现，受访者所处工作环境的友好程度与其心理健康状况在 **1% 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工作环境越友好，受访者心理状态越健康。其中，有过抑郁症经历的受访者中，**27.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友好，而认为自己工作环境友好的受访者仅为 **16.58%**。
- 7. 跨性别女性面临的外部工作环境压力最大：**在工作获得能力、工作环境被接纳程度、性别表达自由度等维度的调查统计中，跨性别女性的统计结果均较跨性别群体平均水平更不乐观。

为了解适龄及已完成学业的跨性别者所处工作环境的现状，我们从四个方面展开调查。第一，从受访者的历史工作经历、找工作难易程度以及目前就业状态评估其工作获得能力；第二，从受访者对自身所处工作环境友好程度的评价评估其工作被接纳度；第三，从受访者能否在工作中自由表达性别及其工作选择评估其面临的工作歧视程度；第四，从受访者的收入情况评估其经济能力及独立自主生活能力；第五，从受访者的抑郁经历评估工作环境友好程度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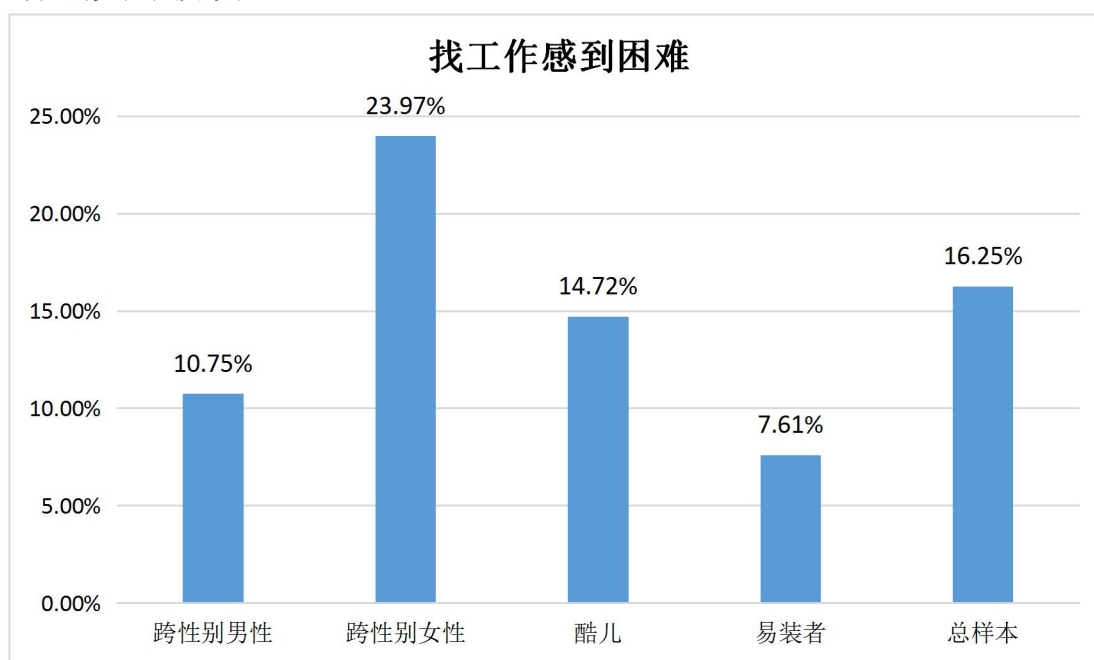
本文所用调查数据搜集期间为 **2017 年第一季度至 2017 年第二季度**之间，选用已完成学业的跨性别者作为本章节的统计样本。

1. 工作获得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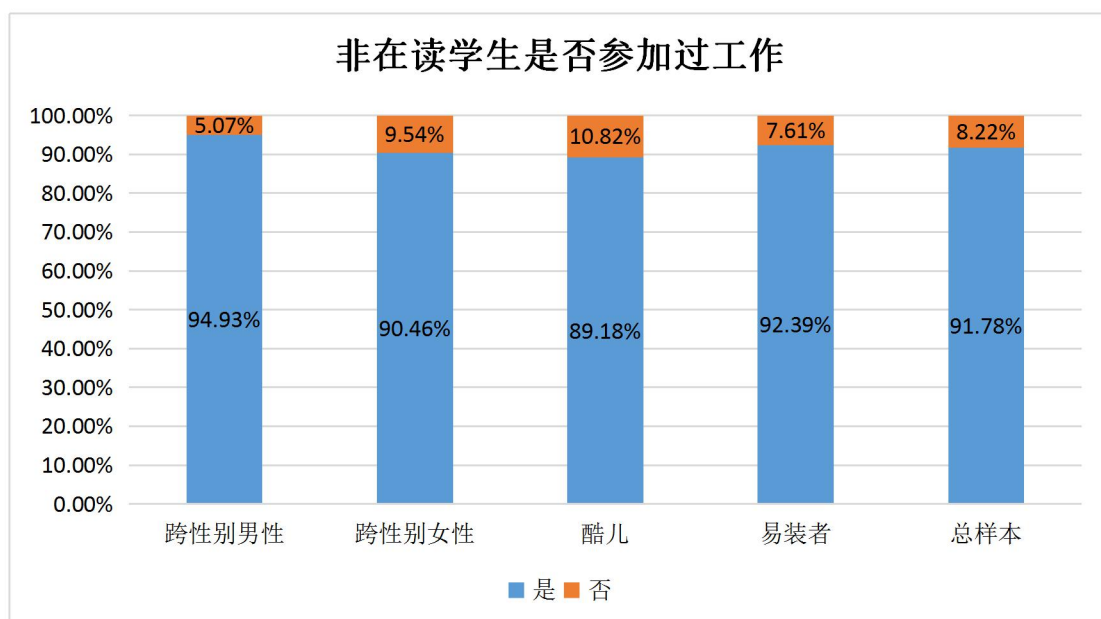
首先，我们对受访者的目前就业状态进行统计，结果如下图所示，受雇于一份全职工作的受访者占比为 **48.19%**，此部分人群属于工作相对稳定人群；自雇佣占比为 **18.08%**。失业受访者占比为 **11.87%**，为衡量跨性别群体的失业率是否具有其特殊性，我们查阅了 **2017 年第一季度**由人社部公布的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对比，发现该失业率指标仅为 **3.97%**。由此可见，跨性别群体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约 **3 倍**于普通社会群体，其工作获得能力从就业状态来看不容乐观。



其次，我们用“找工作感到困难”这一问题评价受访者在找寻工作过程中的主观感受。调查结果显示，跨性别女性认为“找工作感到困难”的人数占比为 23.97%，相较于酷儿（14.72%）及跨性别男性（10.75%）高出约一倍之多，相较于易装者（7.61%）高出三倍之多。这项数据较为直观地揭示了跨性别群体在求职过程中面临的严峻外部环境及压力，其中跨性别女性程度最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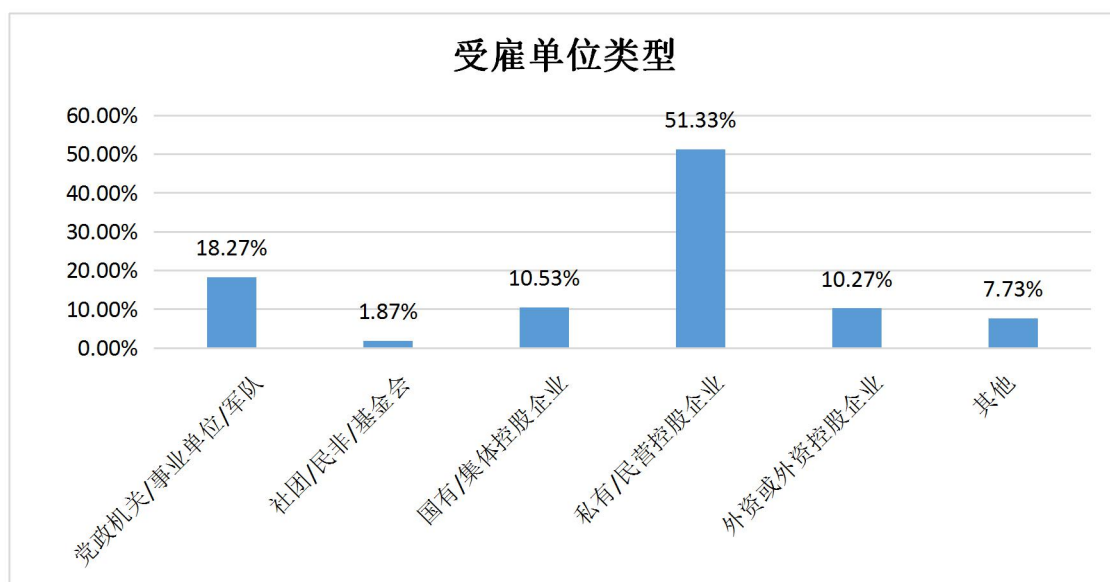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我们对受访者的过去所有工作经历进行了调查。经统计发现，总样本中至今从未有过工作经历的人数占比达到 8.22%。而在这项指标中，跨性别女性的工作获得能力依旧低于跨性别群体样本的平均水平，其未参加过工作的人数占比为 10.82%，在四类人群中最高。情况相对较好的为跨性别男性，占比 5.07%，但依旧低于我国社会群体的平均工作参与率。从历史工作经历来看，跨性别群体的工作获得能力较差，积累的工作经验相对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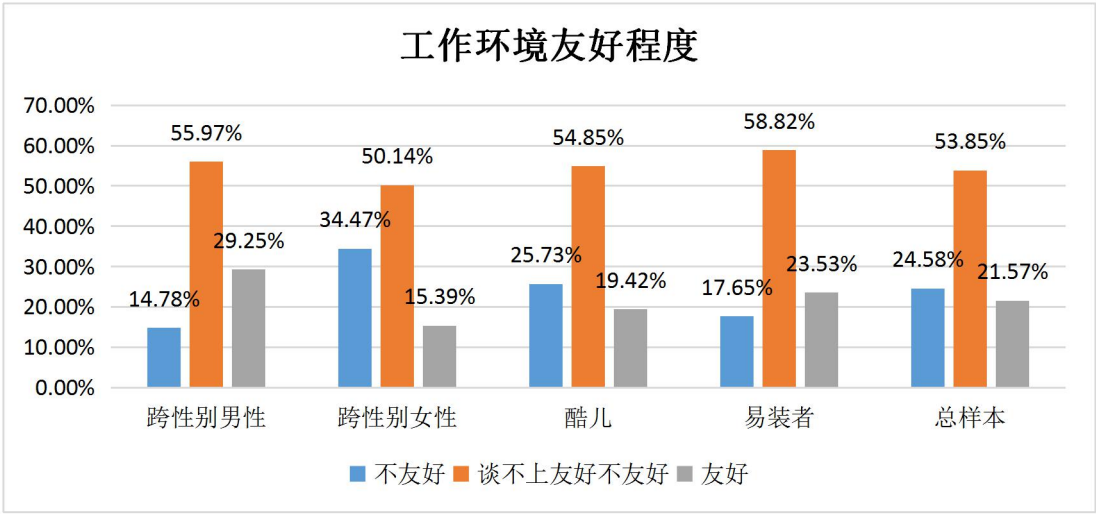
2. 工作环境友好程度

我们首先对所有已完成学业受访者的受雇单位类型进行了统计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受雇于私有/民营控股企业的人数占比为 51.33%，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供职的人数占比为 18.27%，国有/集体控股企业占比为 10.53%，外资或外资控股企业为 10.27%，社团/民非/基金会占比为 1.87%。由此可见，样本中过半数跨性别群体的就业去向为私有/民营控股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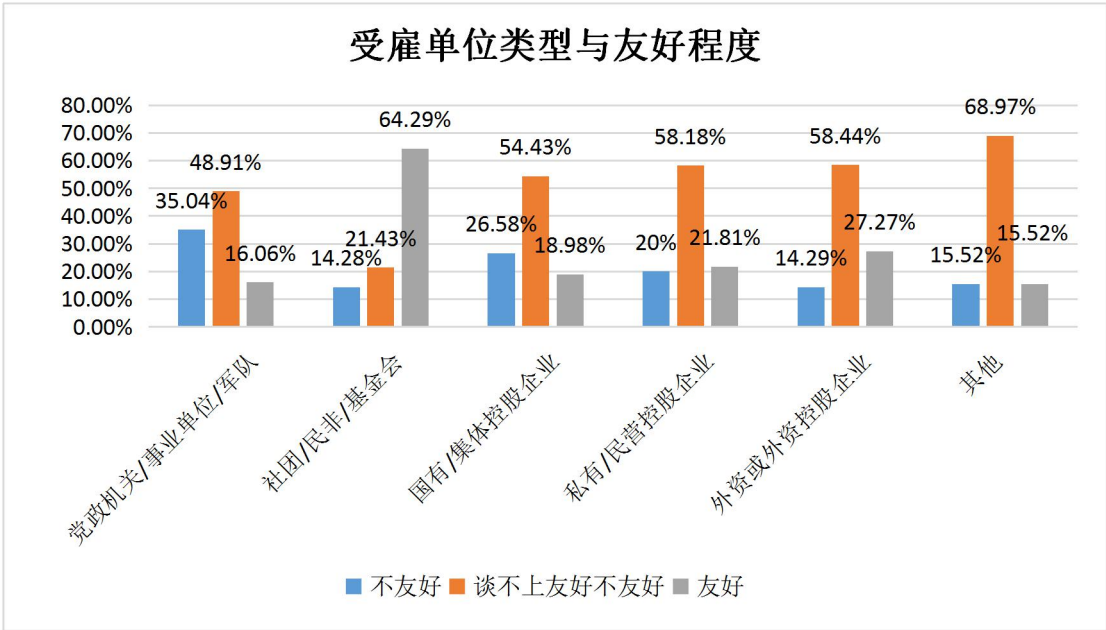


其次，我们将受访者分为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酷儿和易装者四类。分别调查统计其对所处工作环境友好度的自我感受与判断。据调查结果显示，总样本中，认为工作环境对跨性别身份不友好的达到 24.58%。此外，我们发现跨性别女性报告的工作环境“不友好”占比达到 34.47%，较总样本高出 9.89%，较跨性别男性报告的 14.78%高出 19.69%，较酷儿报告的 25.73%高出 8.74%，较易装者报告的 17.65%高出 16.82%。体现出跨性别女性所面临的较其他跨性别群体更为严峻的对自身所处工作环境的不适感。四类群体中，跨性别男性与易装者认为自身所处工作环境“友好”超过“不友好”，从报告的数据来看，跨性别男性对

工作环境友好程度的评价最高，认为工作环境“友好”的占比达到 29.25%，高于总样本中报告的 21.57%。但该项指标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仅占参与工作跨性别男性的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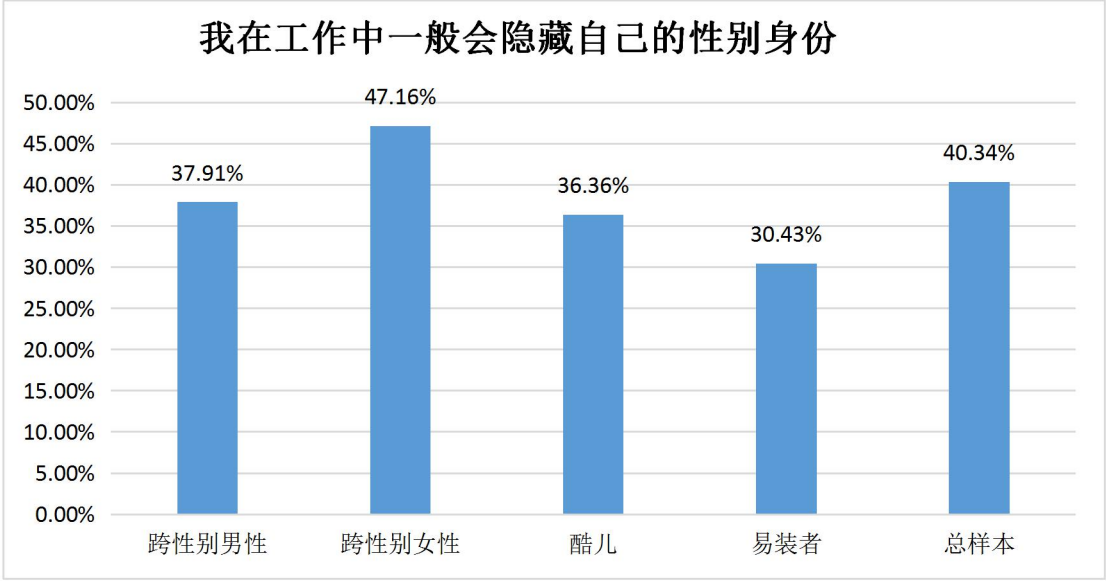
接下来，我们对受雇单位类型与工作环境友好程度的关系进行观察。我们发现，在以下所列示的几类受雇单位类型中，跨性别群体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军队这一类型中所感受到的不友好程度占比最高，达到 35.04%，较总样本高出 10.46%。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跨性别群体对社团/民非/基金会这一性质的工作单位评价较高，在该类单位供职的跨性别群体报告感到工作环境“友好”的人数占比达到 64.29%，较总样本平均水平高出约 3 倍之多。由此可见，相较于其他工作性质的单位，社团/民非/基金会给予了跨性别群体更多包容与理解。其次报告感到工作环境“友好”相对较多的，为外资或外资控股企业，达到 27.27%，较总样本高出 5.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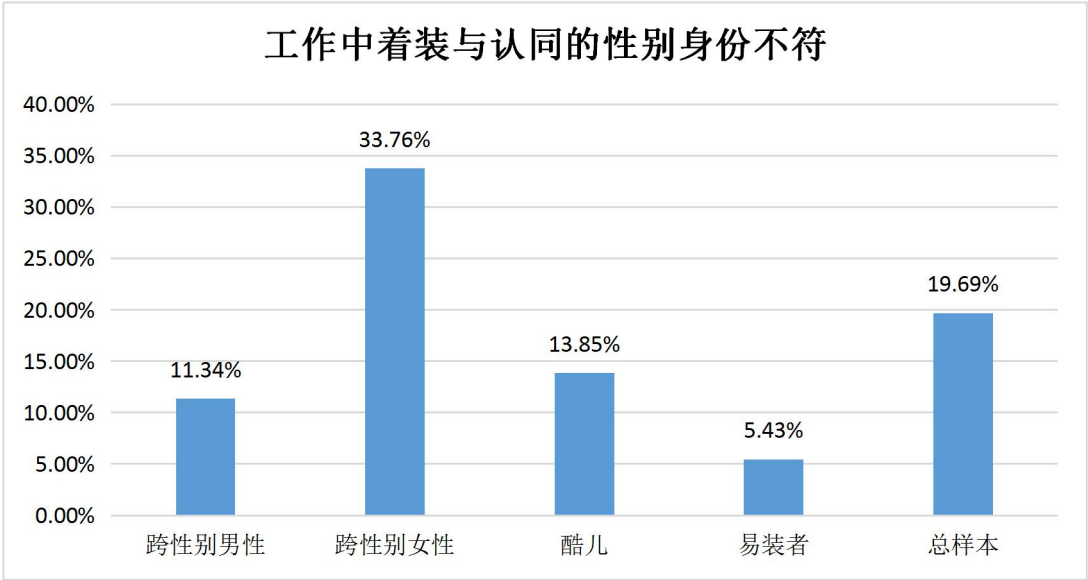
3. 工作歧视程度

通过“我在工作中一般会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这一问题，我们发现跨性别群体总样本中 40.34% 的人不会选择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其中跨性别男性占比为 37.91%，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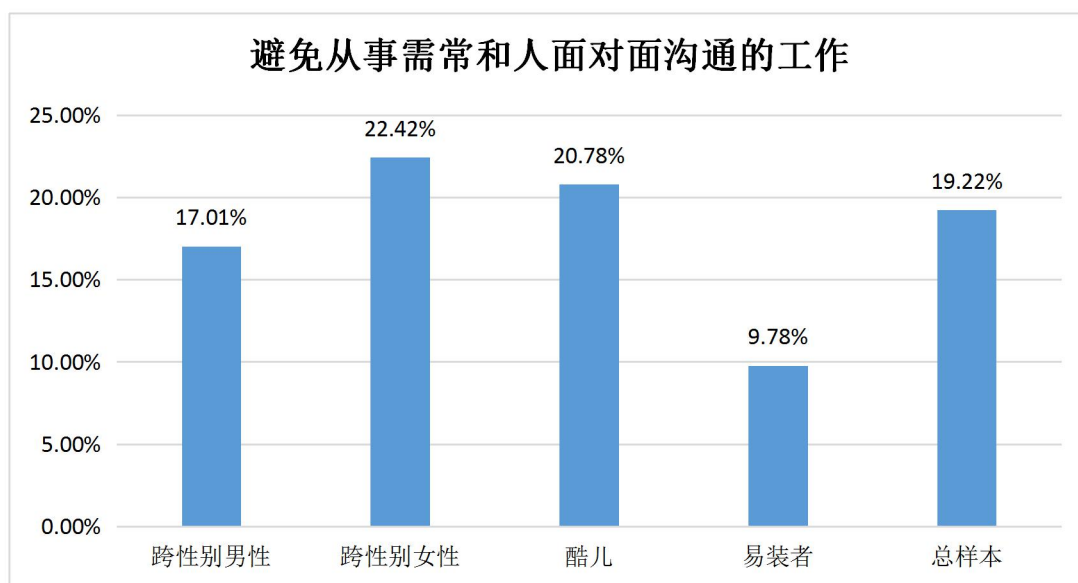
别女性为 47.16%，酷儿为 36.36%，易装者为 30.43%。由此可见，约三分之一各类跨性别群体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性别身份，其中跨性别女性接近二分之一，性别自由表达度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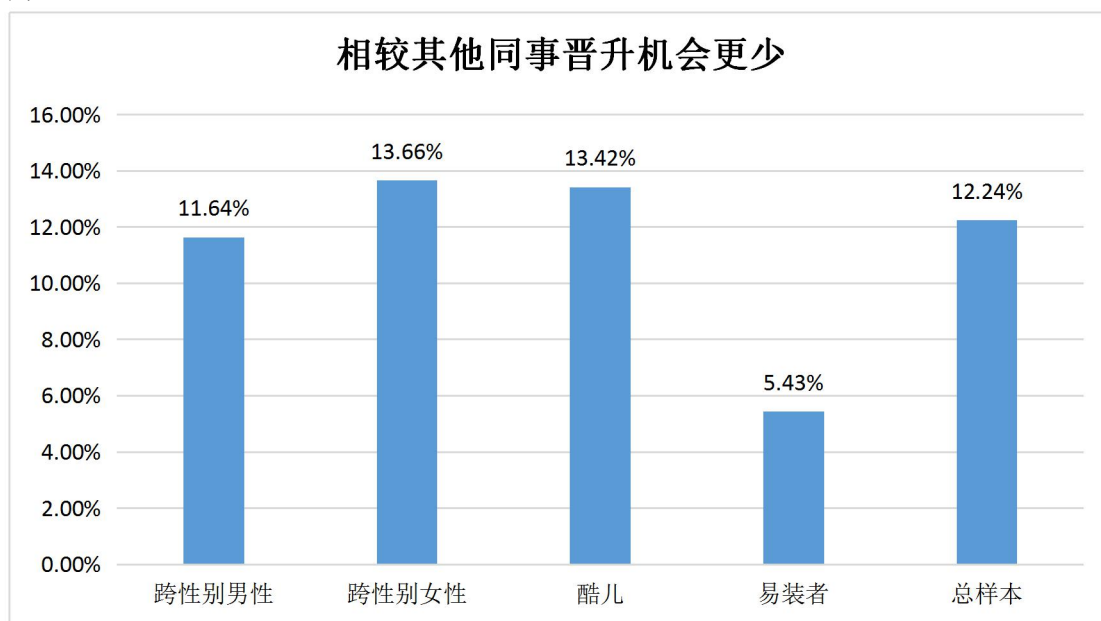
评估“工作中着装与认同的性别身份不符”这一问题时，我们发现，相较于隐藏性别身份，跨性别群体在着装上自由度更高，但跨性别女性自由着装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有 33.76% 的跨性别女性在工作中着装与认同的性别不符。此外，跨性别男性群体中有 11.34%，酷儿中占比为 13.85%，易装者中占比为 5.43%。



在工作选择方面，有 19.22% 的跨性别群体倾向于选择避免从事需常和人面对面沟通的工作。其中，跨性别男性为 17.01%，跨性别女性为 22.42%，酷儿为 20.78%，易装者为 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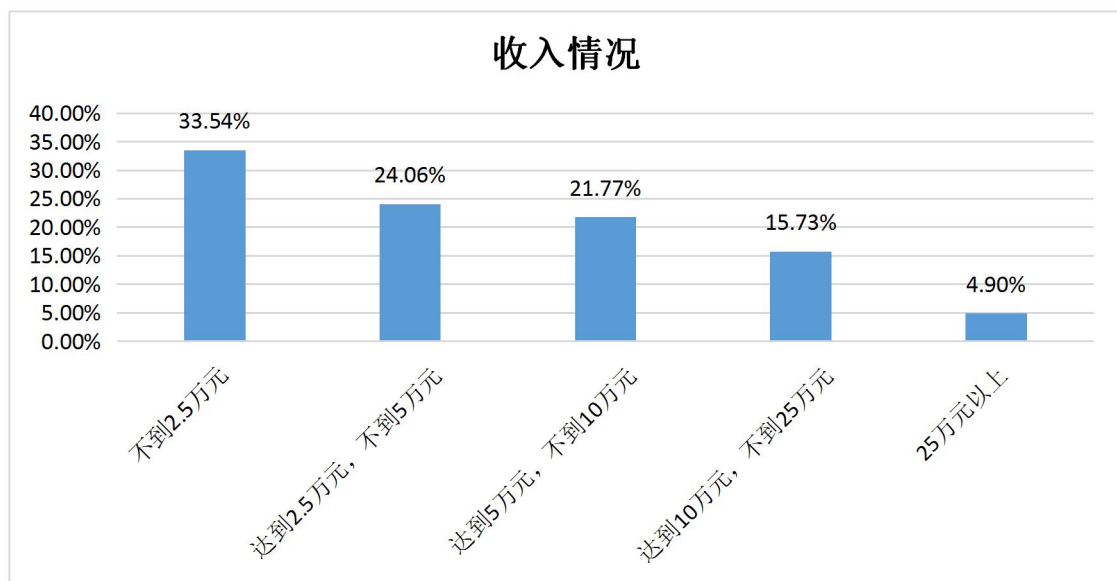


在工作歧视方面，我们采用“相较其他同事有更少的晋升机会”进行衡量，样本中有12.24%的跨性别者认为自己相较其他同事晋升机会更少，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其中，在跨性别男性群体中占比为11.64%，跨性别女性占比为13.66%，酷儿占比为13.42%，易装者占比为5.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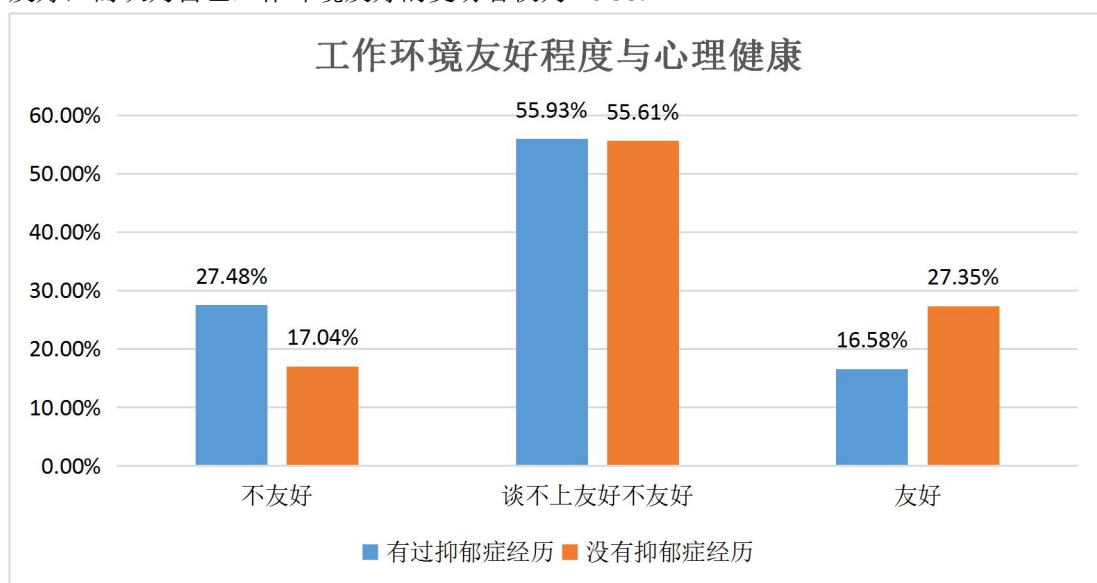
4. 经济能力

我们对受访者的现阶段收入情况进行了调查，其中统计收入为每年到手工资、奖金及其他各项福利。据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跨性别群体年收入不到2.5万元的占比为33.54%，不到5万元的占比为57.60%。总体而言，低收入群体占比较大，多数受访者经济能力有限，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难以负担自身性别重置手术或激素药物的费用需求，这有较大可能加剧这类跨性别者的心理焦虑。



5.心理健康

对于工作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以“是否有过抑郁症经历”作为因变量衡量受访者心理健康状况，“工作环境友好程度”作为自变量，将受访者的长期生活居住地类型、受教育程度、收入情况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发现，受访者所处工作环境的友好程度与其心理健康状况在 1%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即工作环境越友好，受访者心理状态越健康。其中，有过抑郁症经历的受访者中，27.4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友好，而认为自己工作环境友好的受访者仅为 16.58%。



第九章 公共空间友好度

9.1 身份证件性别与姓名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第 99 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程序改变姓名的自由，却没有证件性别变更自由的详细规定。对于顺性别者而言，使用和更改自己的身份证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对于跨性别者而言，使用和更改身份证件却充满挑战。公安部的文件规定改变身份证性别的前提条件是接受生殖器变性手术，并要求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⁵跨性别者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等单位工作的，需要出示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准予变更的证明。⁶由于缺乏学历、学位证书的性别变更的相关规定，变性人在改变身份证性别之后，若想要变更学历、学位证书上标注的性别非常困难，只有通过非法律途径才能实现。

本章展现的是跨性别者在包括身份证、户口本、护照、毕业证和学位证、驾照等身份证件上，其性别与姓名变更的需求和变更的情况。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类群的跨性别者对于办理和更改身份证件标注的性别与姓名变更的不同心态以及遇到的挑战。

主要发现：

- ❖ 1%的跨性别者身份证件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已经更改为本人所认同的内容
- ❖ 28%的跨性别者会避免去需要出示证件的场合
- ❖ 53%的跨性别者在没有做手术，无法更改身份证件性别标注的状况下，希望获得第三性别的身份证。
- ❖ 完成了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当中，50%的人身份证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已经更改为本人所认同内容。
- ❖ 完成了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当中，30%的人在更改身份证标注的性别与姓名过程当中非常顺利。
- ❖ 完成了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当中，10%的人在更改职业技能证件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的过程中遭到了拒绝。
- ❖ 完成了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跨性别者当中，36%的人在更改毕业证/学位证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的过程中遇到困难，12%的人被校方拒绝。

9.1.1 性别与姓名变更的状况

对于绝大多数跨性别者而言，在其生理性别、性别表达发生转变的过程当中，身份证件上标注的性别与姓名深刻的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公安部《关于公民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8〕478 号）及《公安部关于公民实施变性手术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2〕131 号）的规定，变性人手术后进行性别变更需要向公安局提交的材料有：

1. 申请人的书面报告；
2. 《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3. 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
4. 属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等单位的，要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准予变更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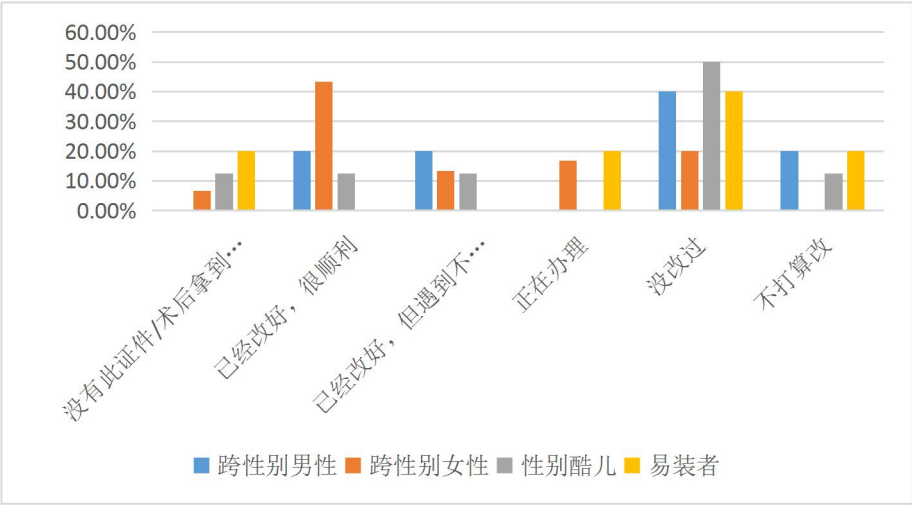
⁵ 刘明辉：《对中国与跨性别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评估报告》2017

⁶ 《关于公民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的批复》（公治〔2008〕478 号

在身份证和护照等证件上进行了性别与姓名的变更，理应也可以变更护照、毕业证/学位证、技术资格证、驾照、社会保险卡和银行卡上的性别与姓名信息，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仍然会有跨性别者在进行各种证件的信息变更的过程中遭遇到各种挑战，甚至被有关的部门或者机构拒绝。

在本次调查当中，重点调查了受访者在身份证、户口簿、护照、毕业证/学位证、技术资格证以及驾照上性别与姓名变更的状况，被试者在办理相关证件和更改相关证件时是否遭受到了歧视和暴力的对待，以及在因为没有完成性别重置手术而无法更改身份证的状况下，被试者对于标有“第三性别”身份证件的需求和态度。

Q9.6. 在您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后，身份证上，“性别”、“姓名”和“照片”，是否已改成您内在认同的性别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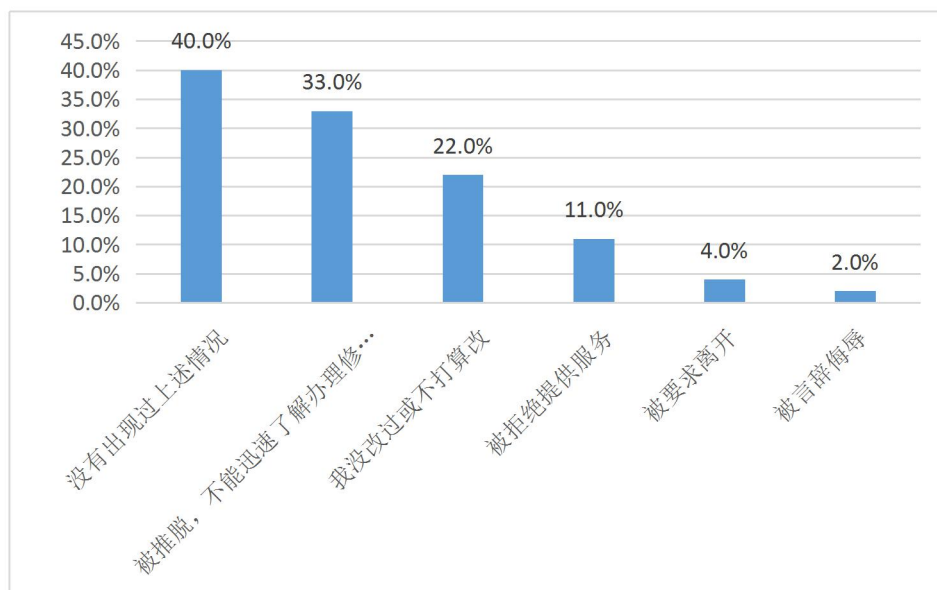


根据表格显示，46%的受访者在完成性别重置手术之后更改了身份证上标注的“性别”、“姓名”和照片；4.4%的受访者不打算改身份证，26.7%的受访者没有改过，13.3%的人正在办理新的身份证。其中跨性别女性受访者更改身份证的比例最高，占到43.3%。值得注意的是，20%的跨性别男性受访者、13.3%的跨性别女性受访者以及12.5%的受访者都指出虽然已经更改好，但是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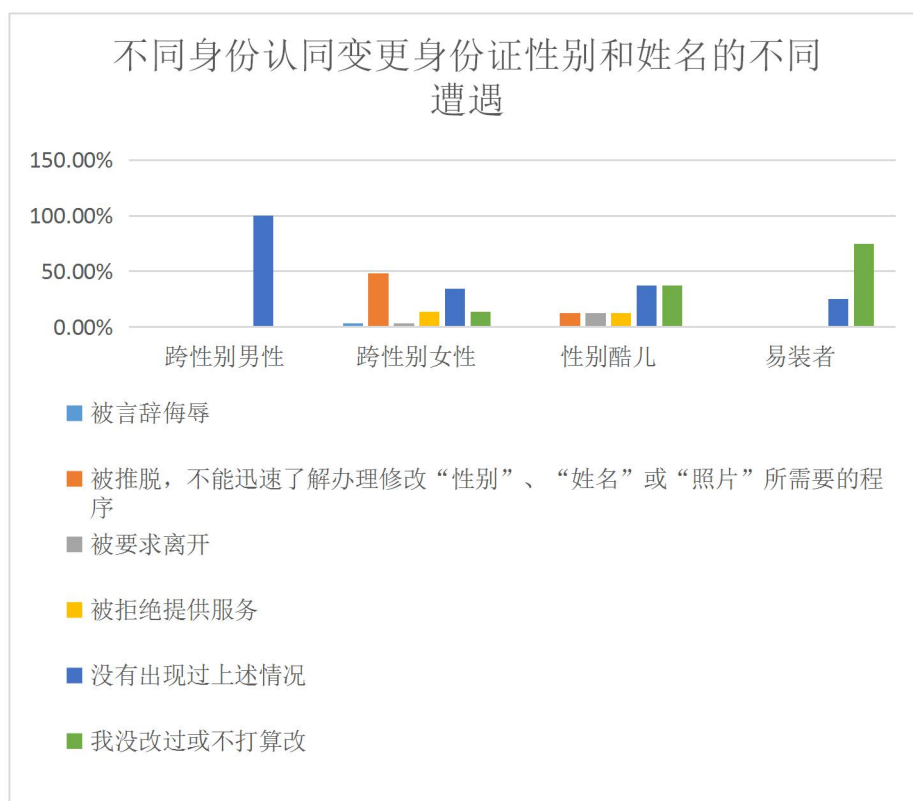
9.1.2 办理和更改证件的遭遇

在您办理任何身份证件的过程中，您是否遭遇过以下问题？（可多选）

Q9.7. 您在改证件的过程中，是否遭遇过以下问题？（可多选）涉及跳转，N=46



根据表格显示, 40%的受访者在更改证件的过程当中, 没有遇到过被推脱、或者被拒绝提供服务、或者被要求离开、被言辞侮辱的状况。33%的受访者在更改证件的时候遭遇到了推脱, 11%的受访者被拒绝提供服务、4.0%的受访者被要求离开, 2.0%的受访者被言辞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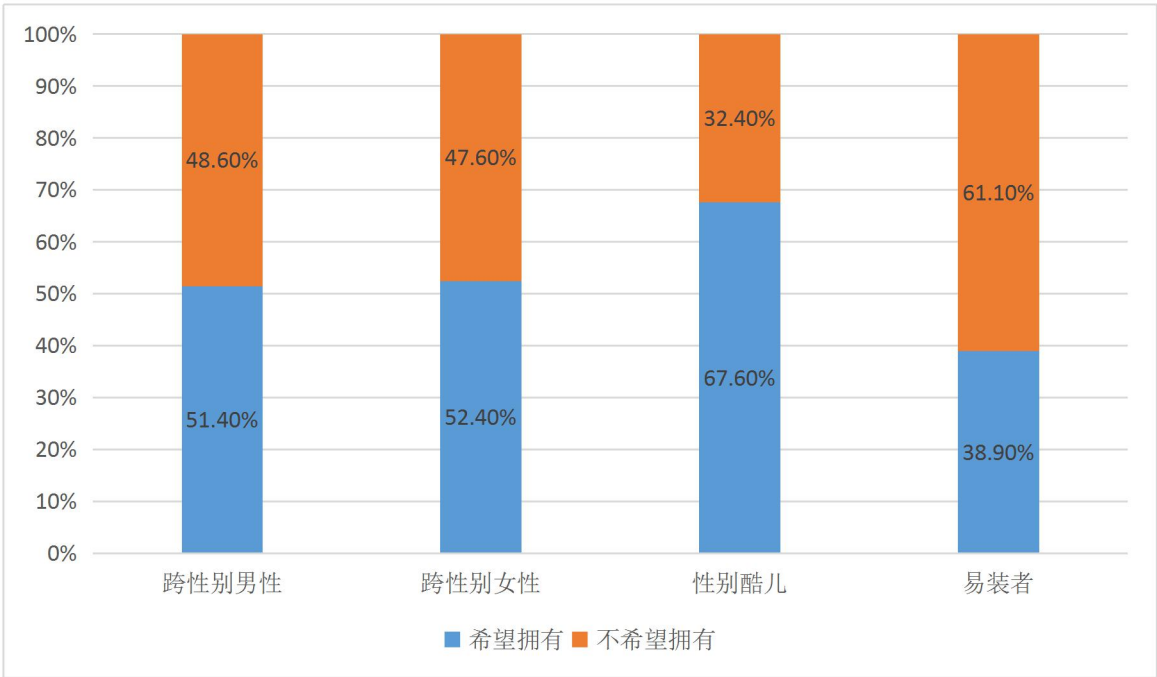


根据表格显示, 受访者在变更身份证件性别和姓名的过程当中, 跨性别女性遭受歧视和暴力的比例最高, 其中被拒绝提供服务的比例达到13.8%, 被推脱的比例达到了4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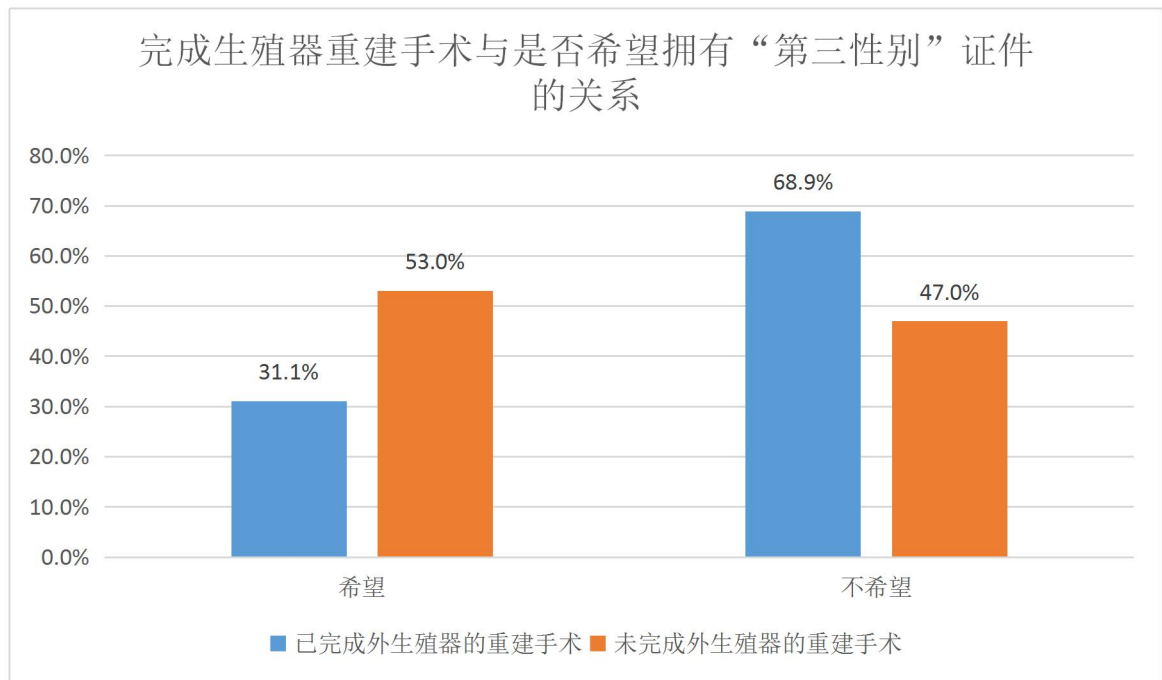
16.7%的生理性别为男性的性别酷儿遭遇到了推脱，16.7%的生理性别为男性的性别酷儿在办理过程当中被拒绝。相比较之下，跨性别男性在办理变更的过程相对顺利很多，100%的人没有遭受歧视。而指派性别为女性的性别酷儿和异装者则没有更改身份证的需求。

9.1.3 对于合法身份证件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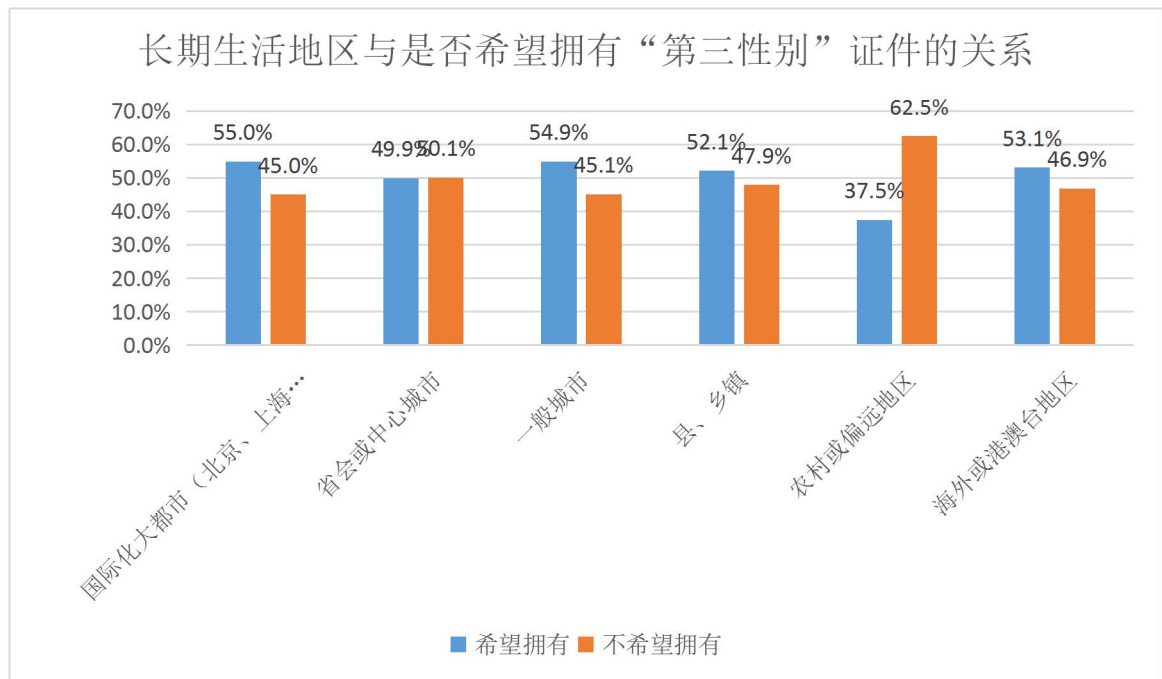
在现阶段，因为没有完成性别重置手术，我国的大部分跨性别者都无法将身份证件上标注的性别更改为自己所认同的性别，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和麻烦。在其他国家，如印度和尼泊尔，政府为了消除性别歧视，方便性少数生活，已经允许公民拥有“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件。本次调研利用假设问题来调查跨性别者对于“第三性别”身份证的需求和态度。



表格呈现出不同身份认同的受访者对于第三性别身份证件的态度。54.8%的受访者希望拥有标明“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件。45.2%的受访者则不希望拥有标明“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件。其中性别酷儿对第三性别身份证的需求更高，超过66%的性别酷儿希望拥有第三性别身份证。异装者的需求则最低，超过60%的异装者都不希望有第三性别的身份证。此外，超过63%的受访者没有使用激素，更希望得到“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件。而使用过激素的受访者，希望得到“第三性别”身份证件的比例占到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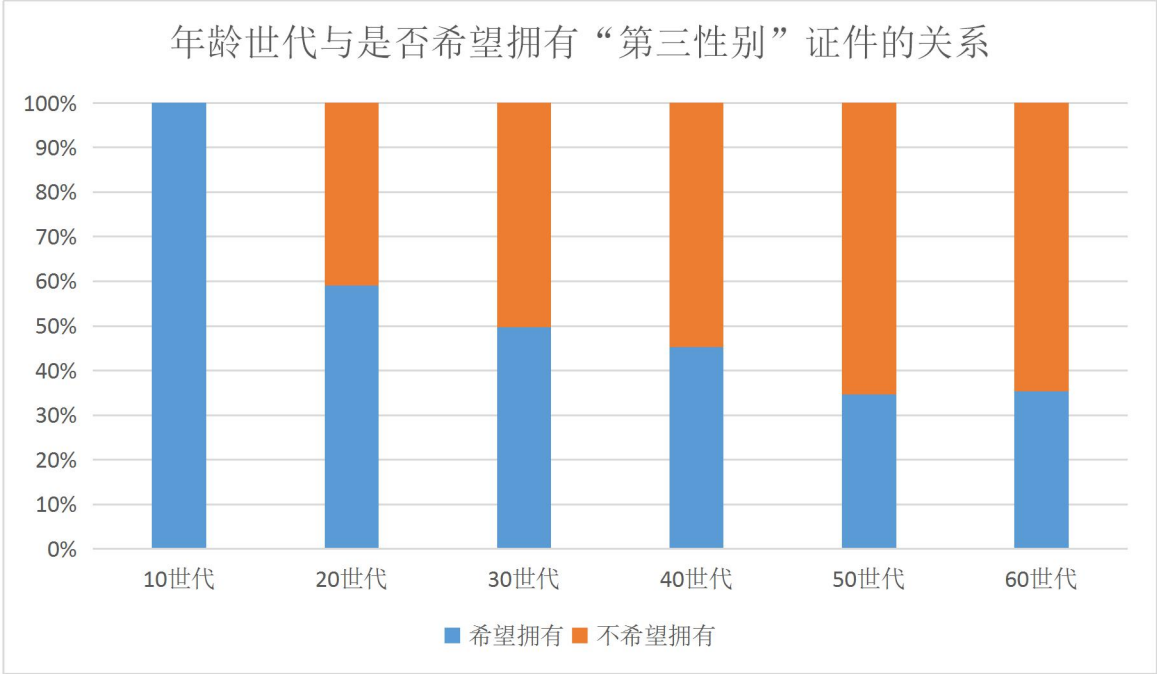


表格显示出，已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的受访者更不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身份证和其他证件，近 69%的受访者在术后都不希望获得该证件。相对应的，没有做手术的受访者则有超过 53%的人都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身份证。由此可以看出，完成外生殖器筹建手术的人，因为有资格获取公民身份证件，对于“第三性别”其其他证件的需求相对没有做手术的跨性别者而言低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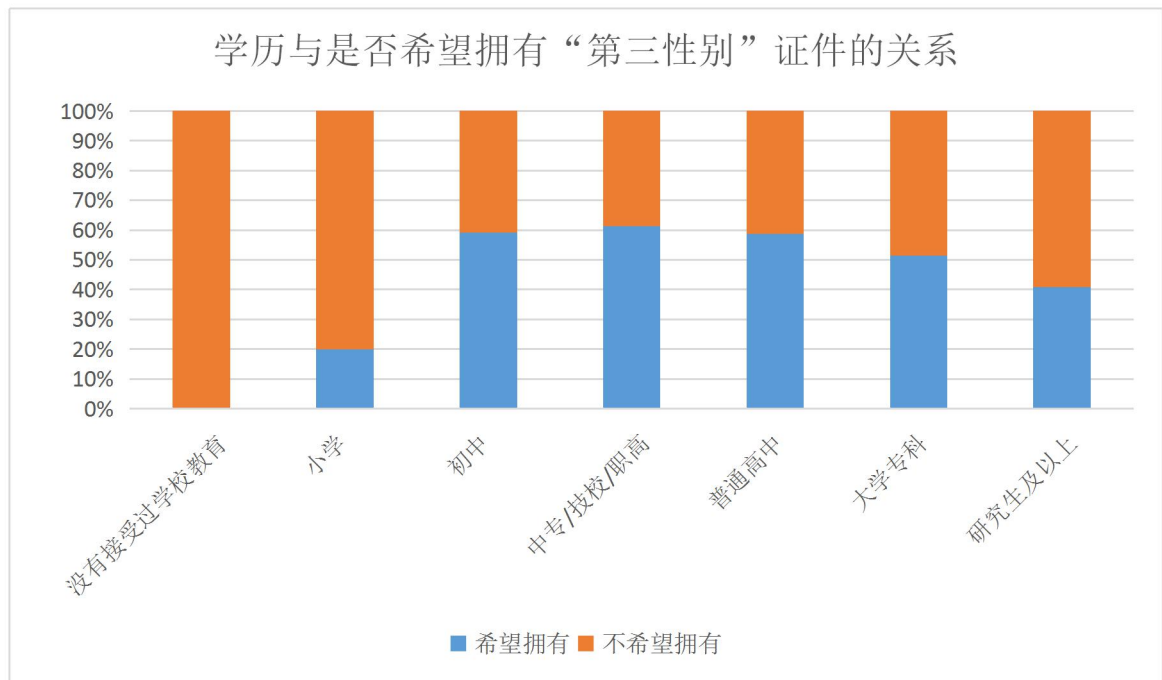


表格显示出受访者居住的地区对于跨性别者是否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身份证有较大影响。居住在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受访者当中，不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身份证的人数超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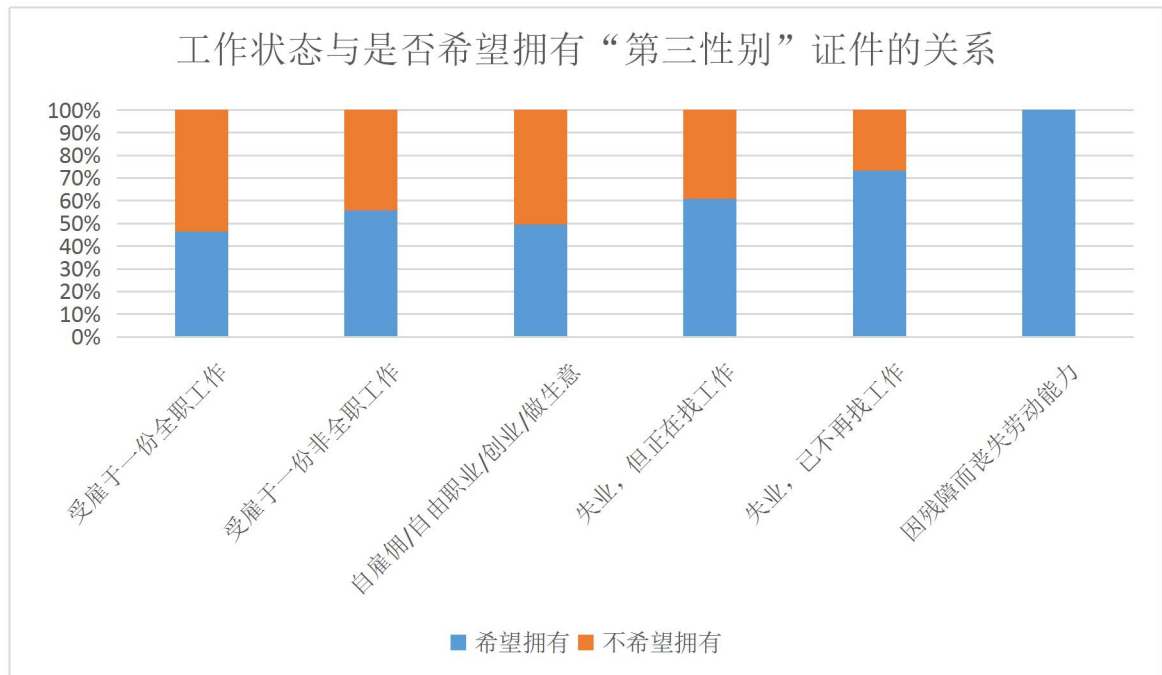
62.5%，而居住在大城市中的受访者当中，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身份证的人数则超过55%。



根据表格显示，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证件的受访者数目，与其年龄呈反相关，20-30岁的受访者当中，希望拥有“第三性别”的身份证的比例近60%。30-40岁的受访者当中希望拥有“第三性别”身份证的比例为50%。而50-70岁的受访者当中则有近65%的人都不希望拥有“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件。通过质性调查，反应出不希望拥有“第三性别”身份证件的跨性别者更认同男女二元的性别规范，同时也更不愿意被周围的人认为是“性别越界者”。



根据表格显示，小学毕业的受访者当中占 80% 的人不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身份证，高中毕业的受访者则最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身份证，其中有 59% 的高中毕业生和 68% 的中专毕业生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身份证。可以推断出，身份证件对于进入跨性别者是否可以进入大学就读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毕业的跨性别者不希望获得第三性别证件的比例则近 59%。最高学历和低学历呈现出相似的状况。



表格显示出失业的受访者更希望得到“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件，其中失业者当中 60.8% 的人正在找工作，73.3% 的人已不再找工作，都希望得到“第三性别”的证件。而已经有工作的跨性别者当中，全职的人更不希望拥有“第三性别”的身份证件。由此可以得知，是否能够拥有一个可以表明跨性别者性别认同的身份证件，非常深刻的影响了跨性别者的就业情况。

9.2 公共空间友好度

公共空间，狭义上是指那些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及室内空间。室外部分包括街道、广场、居住区户外场地、公园、体育场地等；室内部分包括政府机关、学校、图书馆、商业场所、办公空间、餐饮娱乐场所、酒店民宿等。本次调查选取了街道、商店、饭馆/咖啡厅、卫生间、更衣室/公共浴室、公共交通工具、医疗场所、宾馆等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中人们经常使用的公共空间作为变量进行调查。目前，国内主流的性别观念仍然是恪守二元性别的观念，认为“男人就该是男人样子，女人就该有女人样子”，阴柔的男性和阳刚的女性通常会成为众人取笑和针对的对象，跨性别社群在社会上能见度不够高，尚未能被大众广泛认知和接纳。此外，国内尚未有针对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反歧视法。在这样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跨性别者当中无法“蒙混过关/pass”⁷的人，很容易引起周围人的注意，遭受不友好的对待，甚至遭受歧视或暴力。本章呈现的是不同身份认同的跨性别受访者对不同公共空间的友好度感受，以及在不同公共空间遭受到歧视和暴力的状况。

主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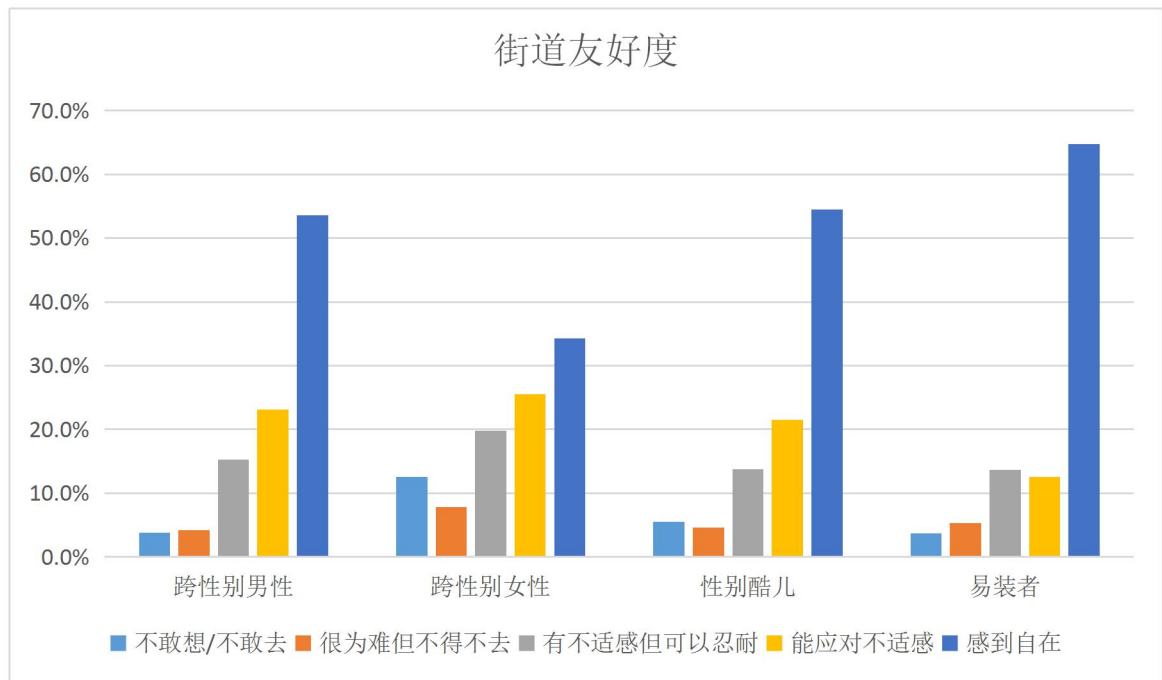
- ❖ 在街道、商店、饭馆/咖啡厅、更衣室/公共浴室、公共交通工具、医疗场所、宾馆等公共空间，受访者当中跨性别女性感到自在的比例最低，仅仅 33%左右的人对身处以上场所感到自在。
- ❖ 在卫生间，受访者当中跨性别男性感到自在的比例最低，仅仅有 18%的跨性别男性受访者在卫生间感到自在。
- ❖ 在医疗场所，最不敢去的人群是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包括跨性别女性与性别酷儿，比例超过 15%。
- ❖ 近 40%的跨性别男性受访者和超过 43%的跨性别女性受访者都惧怕去公共浴室，是公共空间中跨性别最感到恐惧的公共空间
- ❖ 近 27%的跨性别者受访者曾经在公共空间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歧视或暴力。

9.2.1 跨性别者在公共空间友好度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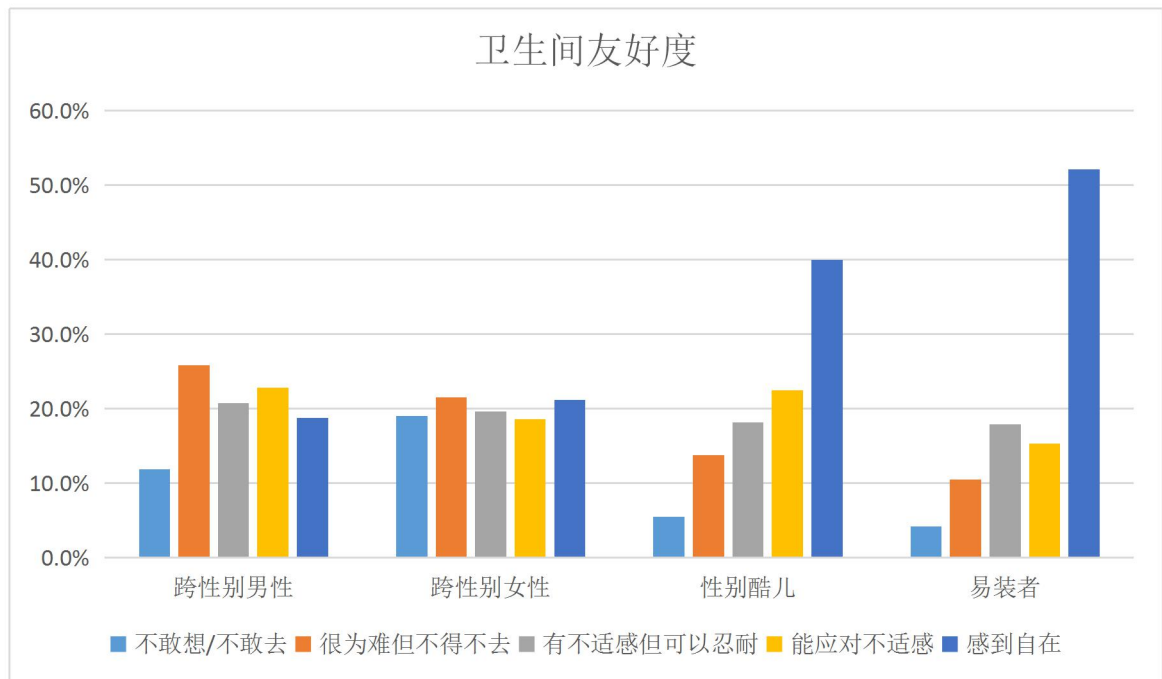
本次调查主要

Q9.1. 请您根据您的经历（如走在大街上被别人骂；使用厕所不方便等）中，以下公共空间的使用友好度，选择选项：

⁷ 蒙混过关（pass）：是指跨性别者的装扮及性别表达符合社会对性别的规范，能够顺利融入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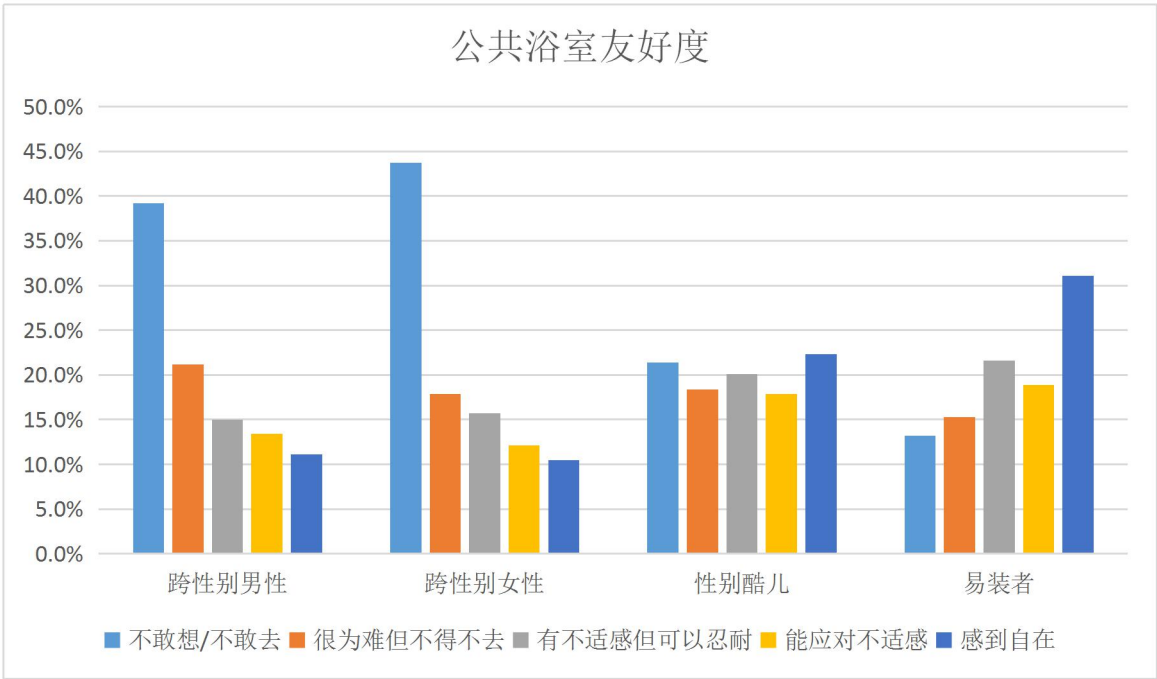


表格显示出，受访者当中，仅有 39.7% 的跨性别女性在街道感到自在，在跨性别群体当中是比例最低的。性别酷儿当中指派性别为男性的人在街道感到自在的比例比指派性别为女性的人要低。不敢去或不想去街道上的跨性别女性比例最高，为 12.6%。由此可以看出，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在街道上的自在感相对较低。近 40% 的跨性别者能够忍耐或应对不适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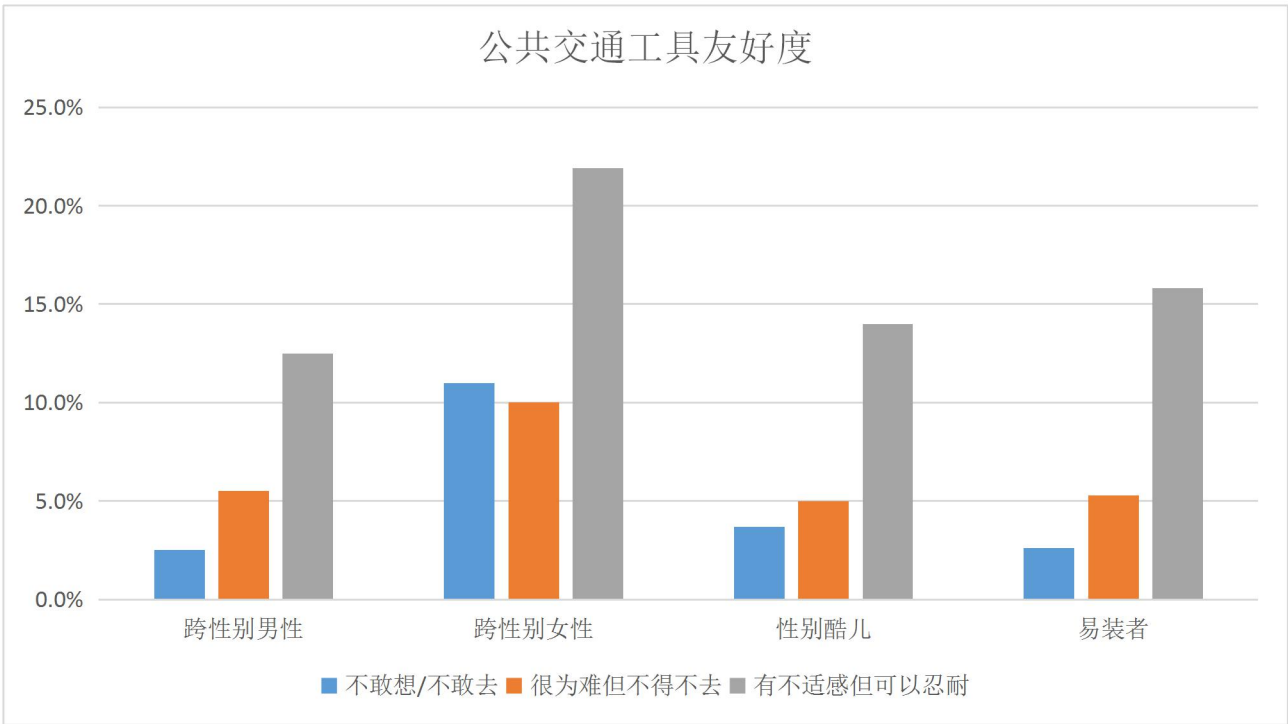


表格显示，大部分的受访者在卫生间感到不适应或很为难。受访者当中，易装者在卫生间里感到自在的比例最高，其中被指派性别为男性的易装者感到自在的比例为 56%，而跨性别男性感到自在的比例则仅有 18.8%。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敢去或者不想去卫生间

的人群当中，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者比例最高，跨性别女性的不敢去或不想去卫生间的比例为 19%， 指派性别为男性的性别酷儿不敢去或不想去卫生间的比例为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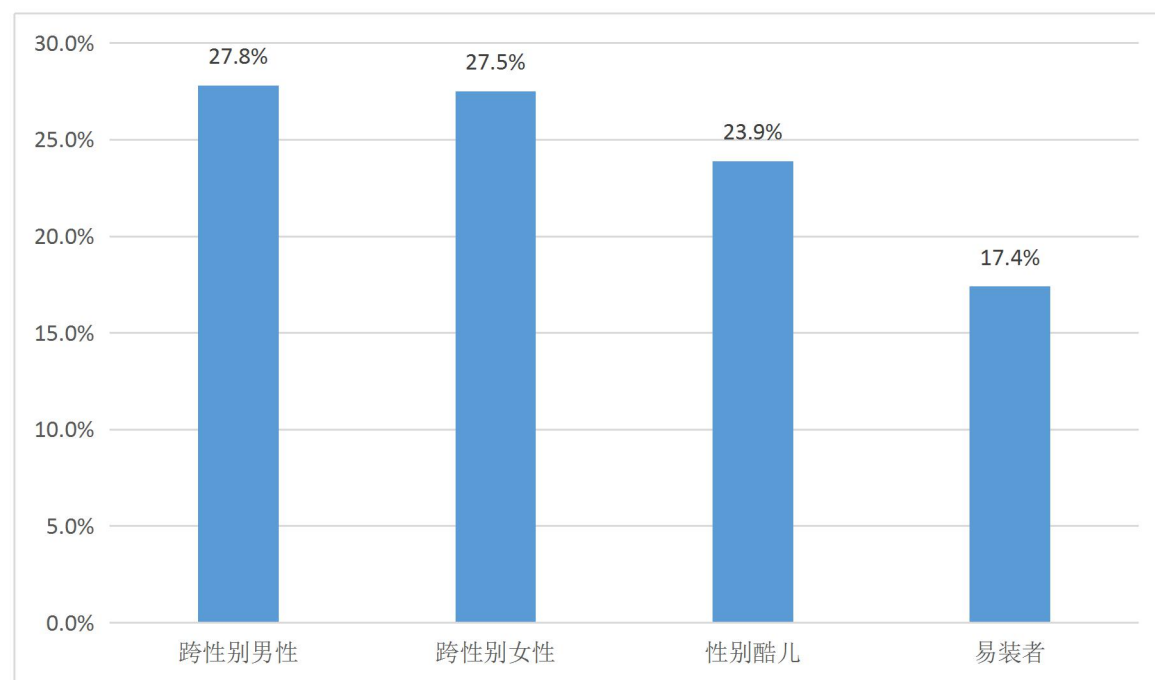


根据表格显示，受访者当中分别有近 40%的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不敢或者不想去公共浴室。指派性别为男性的性别酷儿对于公共浴室的友好度感受也比较低，约 48%的指派性别为男性性别酷儿有不同程度的不适感。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共空间当中，浴室/更衣室对于跨性别而言，是感到自在度最低，也是最害怕和最不想去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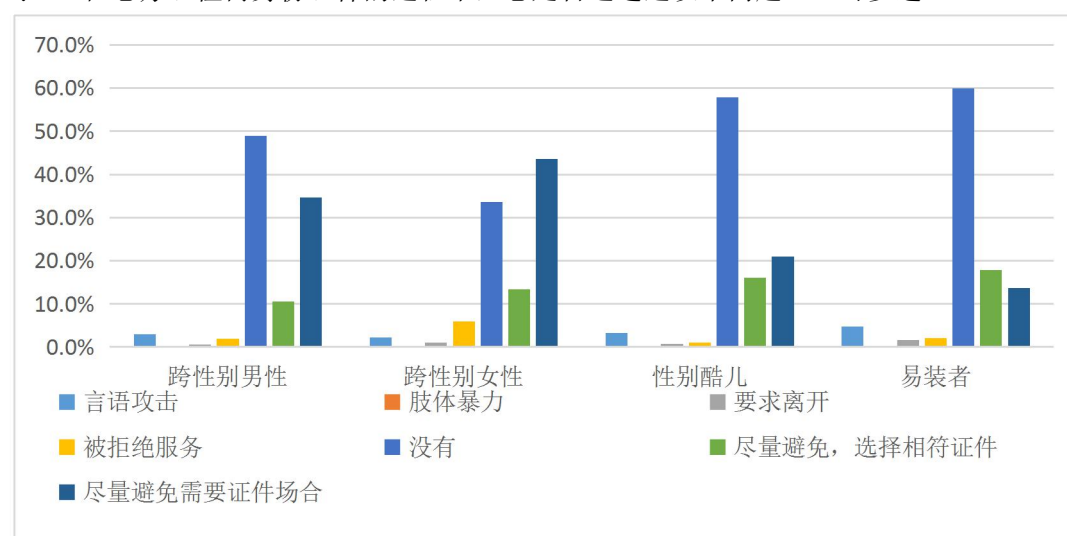
9.2.2 跨性别者在公共空间所遭遇的歧视与暴力

Q9.8. 您在公共场所，曾因为性别身份遇到过社会歧视或暴力问题吗？



表格显示，绝大部分的受访者没有在公共场所因为性别身份遭受过社会歧视或者暴力。其中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在公共场所遭受过的社会歧视或暴力的比例较高，约 28% 的人曾经遭受过歧视或暴力。而指派性别为男性的性别酷儿遭受的社会歧视与暴力相对也比较高，达到 25.6%，由此可以看出，在二元性别尚未实现平等的社会，指派性别为男性，性别表达则偏向女性化的跨性别者，更容易遭受歧视与暴力。

Q9.3. 在您办理任何身份证件的过程中，您是否遭遇过以下问题？（可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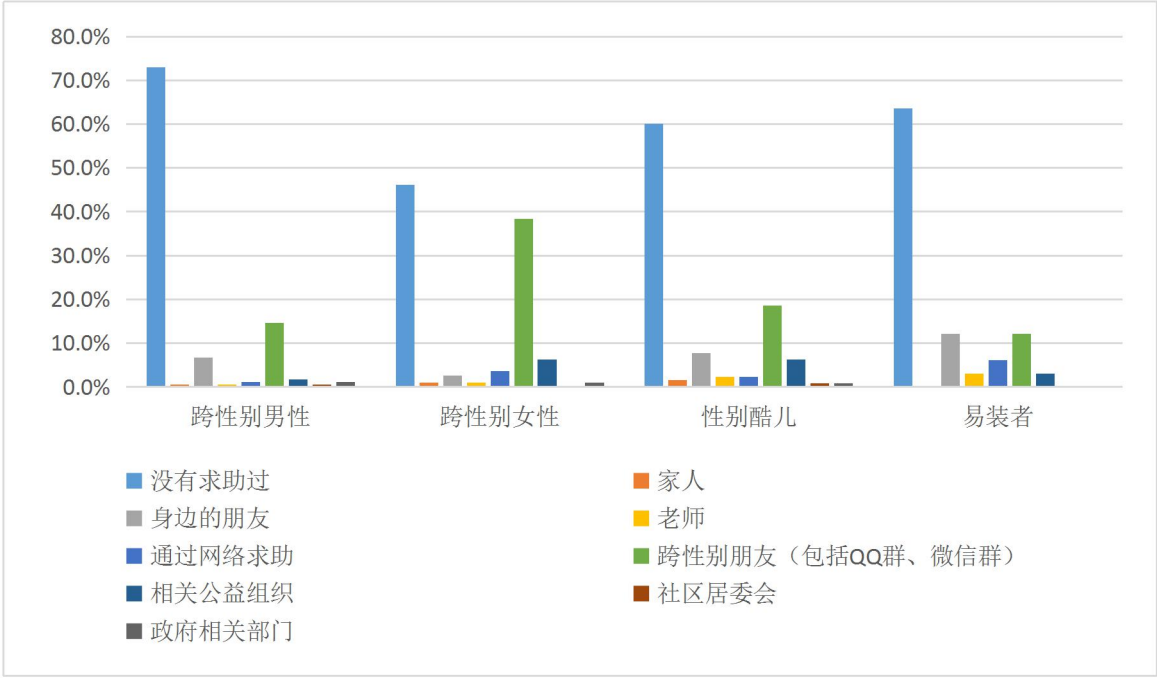


表格显示，受访者当中性别酷儿和异装者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暴力的比例相比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要低。性别酷儿没有遭遇歧视和暴力的比例为 57.8%，异装者是 60%。

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的异装者不会选择以异装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所，而是在私人场所进行异装，以降低被歧视和暴力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跨性别女性会尽量避免需要证件的场合，比例达到 43.6%。跨性别女性在出示证件后被拒绝服务的比例达到 5.9%，与其他跨性别者相比比例偏高。值得注意的是，跨性别男性遭遇肢体暴力的比例相对较高，达到 0.3%。

9.3 遭受歧视或暴力之后获取社会支持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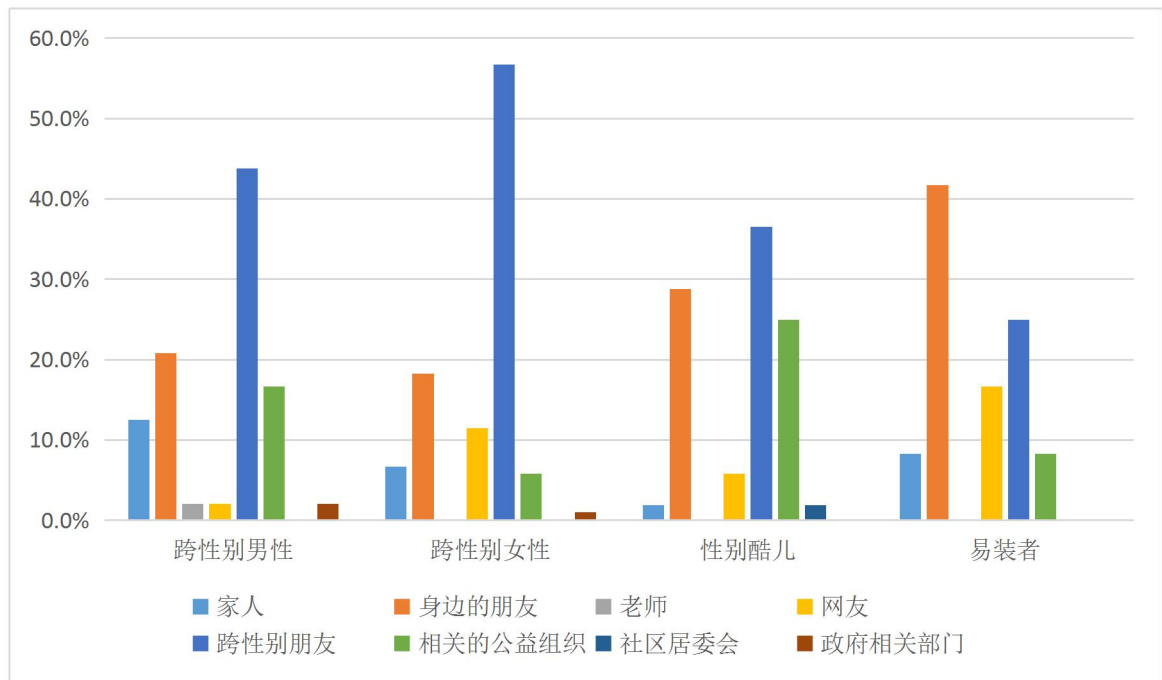
9.3.1 遭遇困难时求助的意愿和对象



表格显示，在公共场合遭遇歧视或暴力之后，大多数受访者不会去和任何人求助。其中跨性别男性不向外界求助的比例达到 73%，比其他跨性别受访者都要高。跨性别女性向跨性别社群求助的比例最高，达到 38.3%。指派性别为男性的异装者向网络求助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12.5%。指派性别为女性的异装者向老师求助的比例最高，达到 17.6%。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向家人和其他社群组织求助的比例非常低，尤其是跨性别男性，向家人和其他社区组织求助的比例都只有 0.6%。由此可以看出，总体上跨性别社群由于社群的能见度低，社群内不同分类的需求多元，在多元性别知识尚未普及的当下，非常缺乏社会支持。相比较之下，跨性别女性之间的联结较强，彼此的支持相对其他类别跨性别者要更加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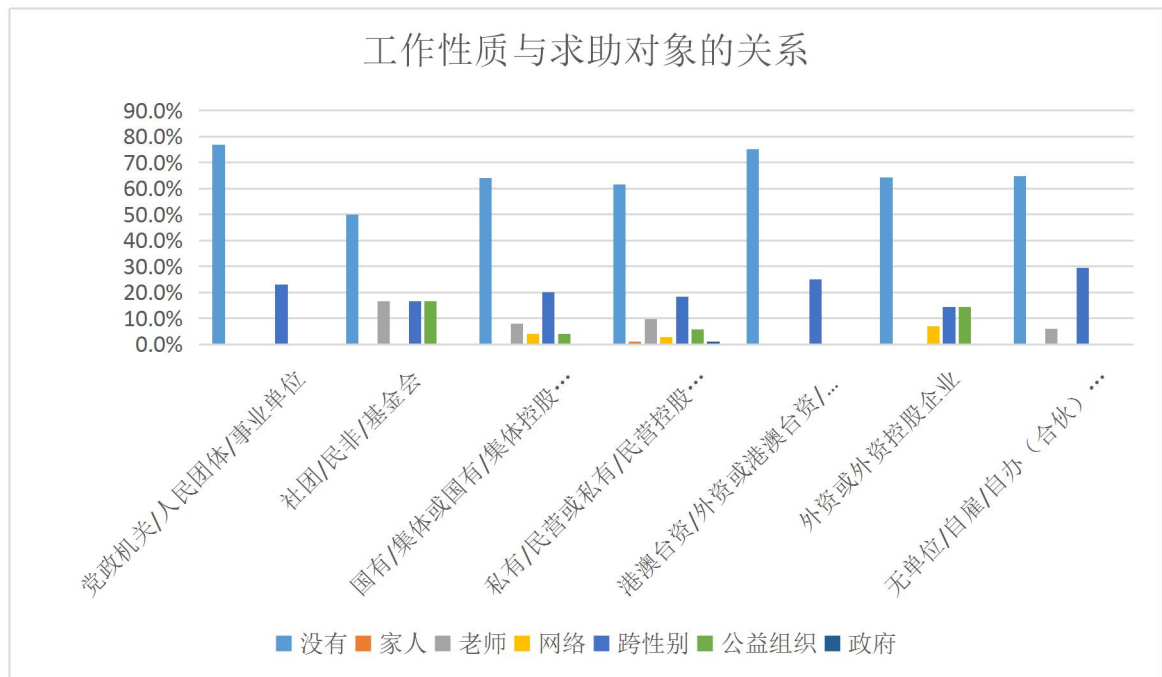
9.3.2 求助的效果

Q9.10. 您觉得求助的效果最好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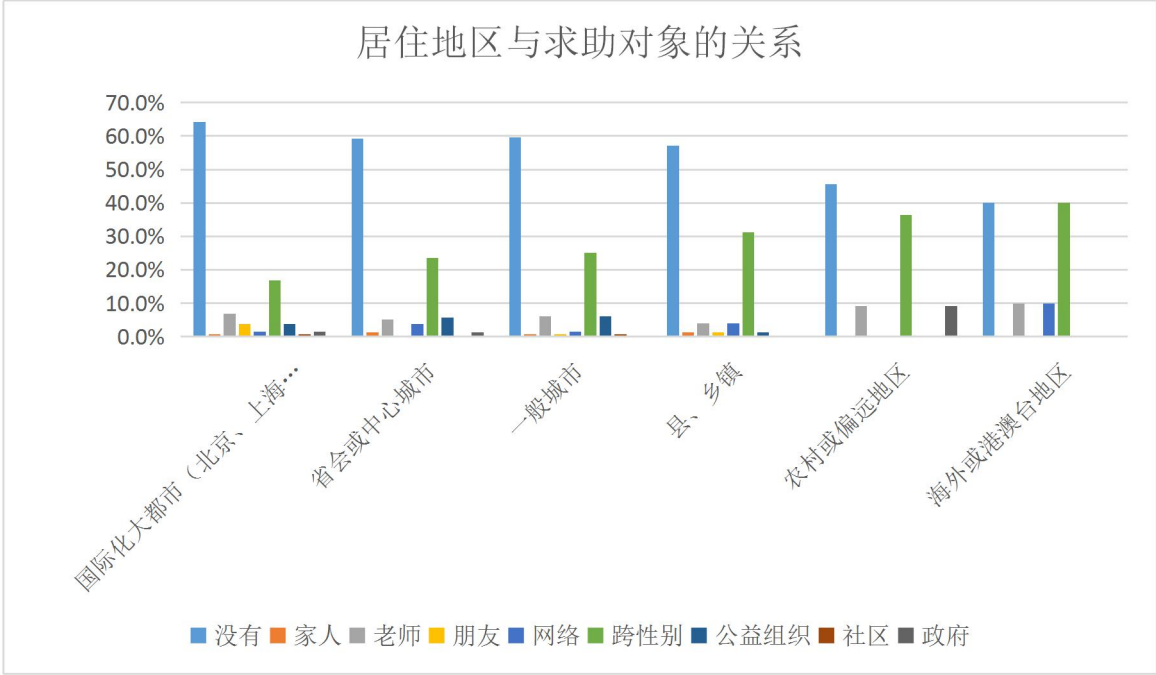


从表格可以看出，受访者向跨性别朋友求助效果是最好的，其中跨性别男性向跨性别朋友求助有效果的比例达到 43.8%，跨性别女性向跨性别朋友求助有效果的比例达到 56.7%。向身边朋友求助有效果的比例也较好，异装者向身边朋友求助有效率超过 33%，跨性别男性和跨性别女性的求助有效果的比例也接近 20%。向其他公益组织求助的跨性别者当中，感到最有效的是性别酷儿，达到 36.8%。值得注意的是，向政府部门求助的有效果的比例最低，仅仅只有 1%-2%，向老师求助的有效果的比例也较低，仅仅有 2%。由此可以看出，学校和政府，缺乏对跨性别社群的认识和相应的政策支持，因此无法很有效的支持跨性别社群。

9.3.3 不求助的原因



表格显示，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社团/民非/基金会，以及国有/集体或国有/集体控股企业工作的跨性别者向外界求助比例最低，其中在机关工作的跨性别者不求助的比例高达 78.6%。社团/民非等向公益组织求助的比例在跨性别者中是最高的，达到 14.3%。值得注意的是，跨性别者不论在何处就职，向跨性别社群的朋友求助的概率都是最高的。由此可以看出，跨性别社群大多缺乏外界支持，只能向内部求助。同伴的支持对他们而言更值得信任，也更有效。



根据表格显示，不论生活在哪种类型的地区，受访者向外求助的概率都比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偏远地区的受访者向政府求助的比例最高，达到 9.1%，向跨性别社群求助的概率也比较高。

第十章 心理健康

1. 29.4%的调查对象有抑郁倾向，32.1%的调查对象可能存在抑郁高风险；40.3%的人有轻度焦虑，11.8%的人有中度焦虑，21.1%的人有重度焦虑。
2. 44.5%的人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有过自残的想法，21.2%的人有过自残的行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有过自杀想法的人达到了 46.2%，有自杀行为的人达到 12.7%。
3. 属于跨性别女性、未成年、生活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学历较低、失业、收入较低的跨性别者抑郁和焦虑风险更高。
4. 20.5%的调查对象过去在因为因为跨性别身份遇到难解的问题，无法向周围人倾诉时进行过心理咨询，3.9%正在进行心理咨询，绝大多数(75.7%)的调查对象没进行过心理咨询。

一、调查背景

根据 2015 年美国跨性别群体调查报告(James et al, 2016)，跨性别人群有着远高于大众的自杀尝试发生率，且跨性别男性的自杀率高于跨性别女性；教育水平和收入等因素也与尝试自杀的概率有关，没能完成高中教育的跨性别者最容易尝试自杀，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跨性别

者试图自杀的比例最低。还有研究发现,跨性别人群的年龄与自残行为的概率有关,跨性别青少年的自残行为发生率比跨性别成年更高(Claes et al, 2015)。

过往许多对 LGBT 群体的研究证明,遭受歧视和暴力与许多心理压力(如抑郁和焦虑)有关,并会提高个体尝试自杀的风险 (Diaz, Ayala, Bein, Henne, & Marin, 2001; Herek et al., 1999; Hershberger & D'Augelli, 1995; Mays & Cochran, 2001)。针对跨性别年轻人的研究发现,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暴力,以及抑郁与跨性别个体尝试自杀的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Clements-Nolle, Marx & Katz, 2006; Goldblum et al, 2012)。对美国跨性别群体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跨性别人群的抑郁和焦虑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Hepp, Kraemer, Schnyder, Miller, & Delsignore, 2005; Mustanski, Garofalo, & Emerson, 2010; Nuttbrock et al., 2010)。

目前,我国还缺乏对于跨性别群体心理健康情况的大范围调查,因此,本调查中的心理健康部分主要有三个目的:

- 1)评估跨性别群体的抑郁和焦虑水平,以及自残、自杀的想法和行为的发生率;
- 2)比较不同跨性别亚群体内部的差异,揭示出影响跨性别群体心理健康的因素;
- 3)了解跨性别群体接受心理咨询服务的现状,为对跨性别群体的心理服务提供参考。

二、测量工具:

1.抑郁

本调查使用何津等人(2013)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文简版 CESD-9 测量调查对象的抑郁水平,量表共九题,其中两题反向计分,采取 0-3 分 4 级计分,以总分作为主要统计指标,总分 10 分-16 分为有抑郁倾向(占人群 20.64%),总分 ≥ 17 分为抑郁高风险(占人群 4.91%)。量表在各样本中内部一致信度在 0.85~0.88,重测信度为 0.49。

此外,问卷中还包括两题对抑郁症经历的调查内容:

- 1)是否曾有过抑郁症的经历
- 2)抑郁症最严重时达到了什么程度

2.焦虑

本调查使用 Spitzer 等(2006)编制的广泛性焦虑量表 GAD-7 测量调查对象的焦虑障碍程度,共 7 题,采取 0-3 分 4 级计分,以总分作为主要统计指标,总分 0-4 为无具临床意义的焦虑,5-9 分为轻度焦虑,10-14 分为中度焦虑, ≥ 15 分为重度焦虑,10 分为分界值;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曲姗姗 & 胜利, 2015)。

问卷中还包括两题对焦虑症经历的调查内容:

- 1)是否曾有过焦虑症的经历
- 2)焦虑症最严重时达到了什么程度

3.自残/自杀想法及行为

对跨性别群体自残/自杀想法及行为的调查内容共 4 题:

- 1)是否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残的想法
- 2)是否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残的行为
- 3)是否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杀的想法
- 4)是否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残的行为

4.心理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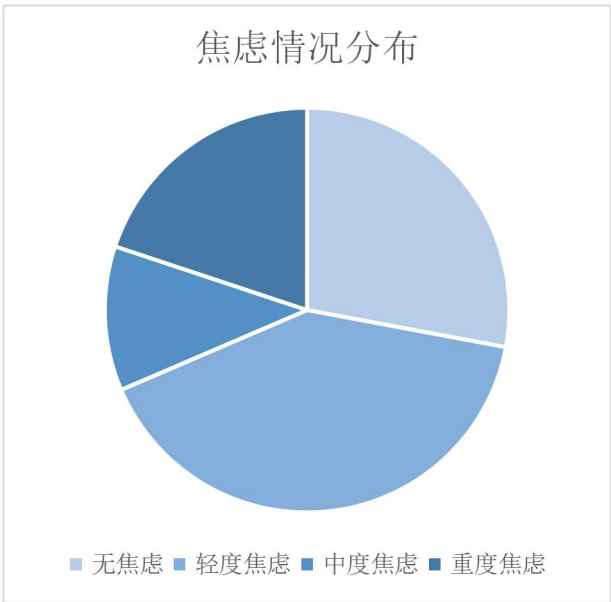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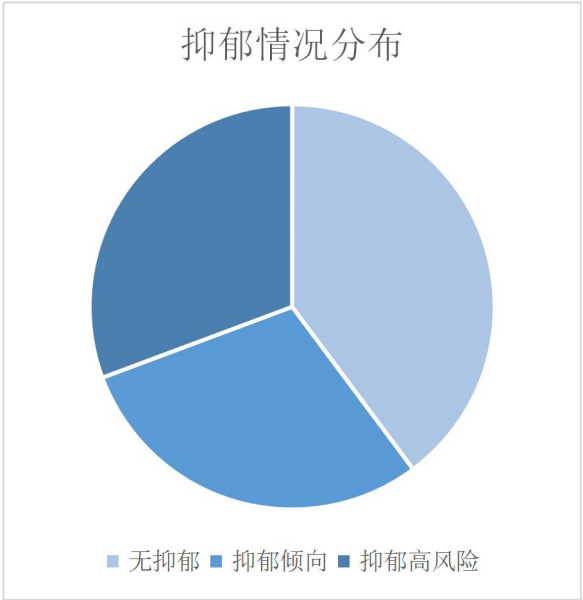
关于跨性别群体接受心理咨询的调查内容共 3 题:

- 1)因为跨性别身份遇到难解的问题,无法向周围人倾诉时,是否进行过心理咨询
- 2)之所以没有进行心理咨询的原因
- 3)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遭遇的对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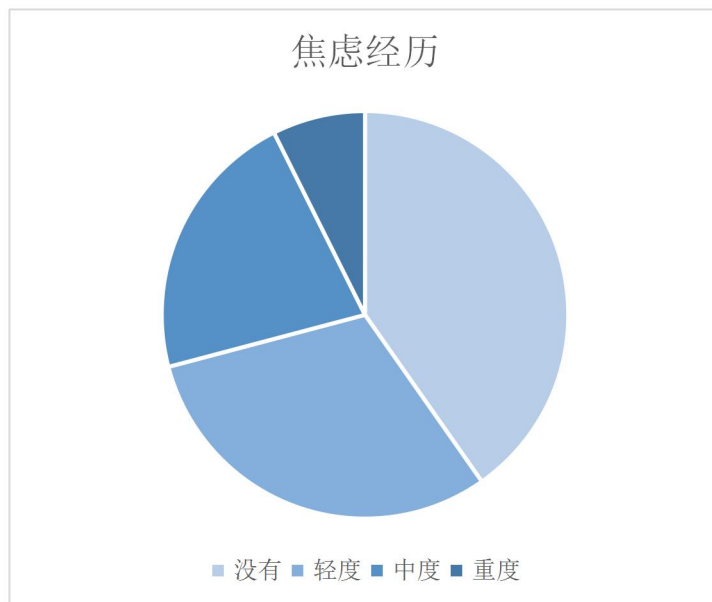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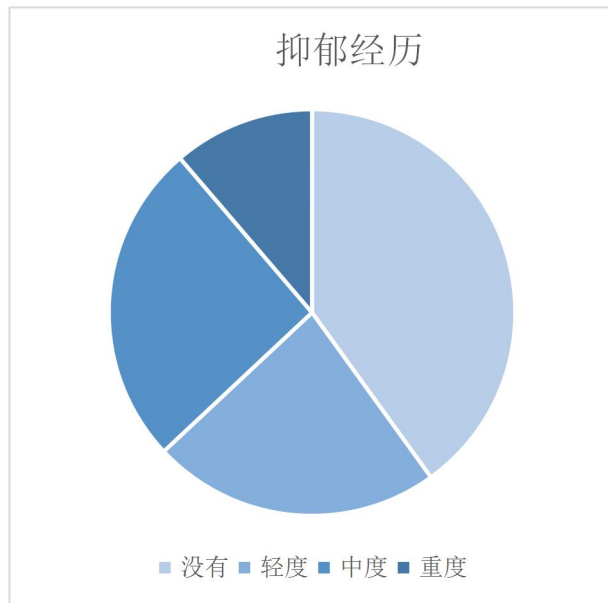
三、心理健康

1.自我效能感、抑郁、焦虑

本次调查对象的自我效能感量表 GSES 上平均得分为 2.7242 ± 0.31021 ，抑郁简版量表 CESD-9 上平均分为 12.6442 ± 7.33988 ，广泛性焦虑量表 GAD-7 上平均得分 7.4071 ± 5.44507 。也就是说，29.4%的调查对象有抑郁倾向，32.1%的调查对象可能存在抑郁高风险；40.3%的人有轻度焦虑，11.8%的人有中度焦虑，21.1%的人有重度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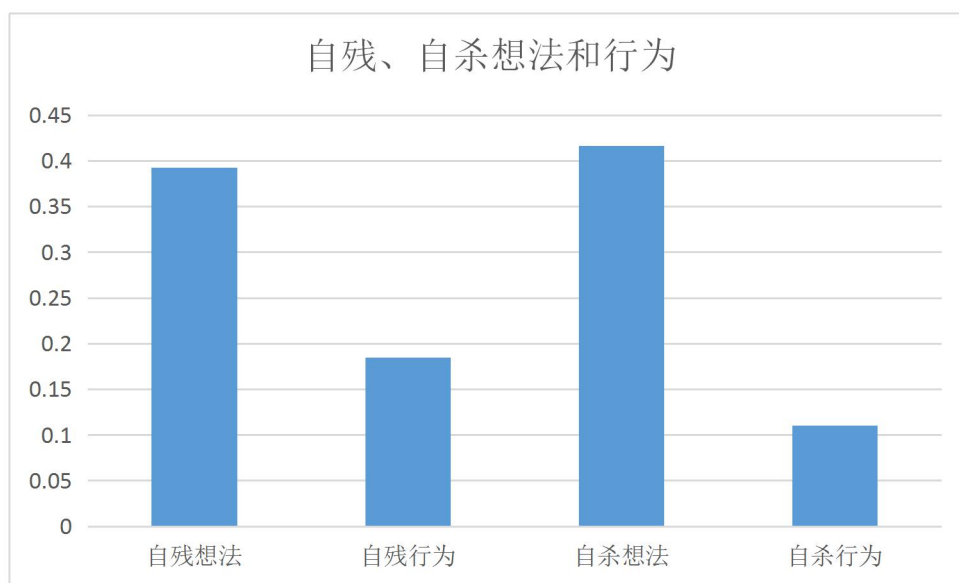


在接受调查的跨性别中，高达 62.5%的人报告曾有过抑郁症的经历，且其中 20.1%曾达到重度抑郁，43.9%曾达到中度抑郁，36.0%曾达到轻度抑郁。报告曾有过焦虑症经历的人占 62.5%，其中 13.2%曾达到重度焦虑，37.2%曾达到中度焦虑，49.7%曾达到轻度焦虑。



2. 自残、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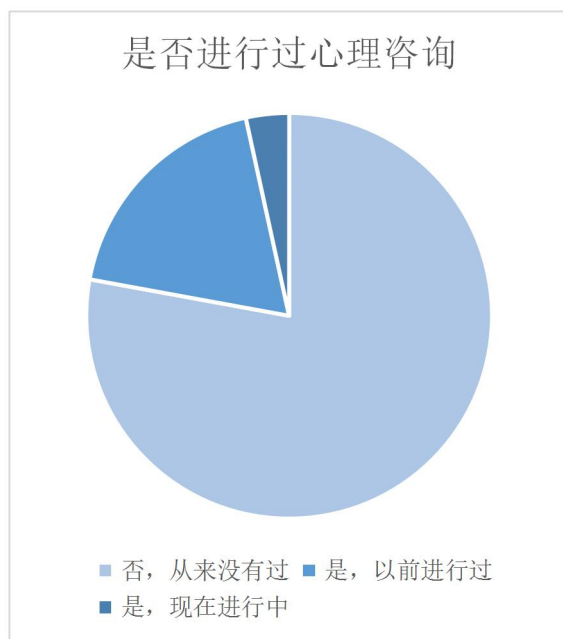
接受调查的跨性别群体中，有 44.5%的人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有过自残的想法，21.2%的人有过自残的行为；因为自己是跨性别有过自杀想法的人达到了 46.2%，有自杀行为的人达到 12.7%。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关于自残自杀的问题可能引起回答者的不适，本问卷对调查对象做出了预警，并强调不愿意回答的调查对象可以不回答。因此，调查结果可能低估了跨性别群体中有自残、自杀的想法和行为的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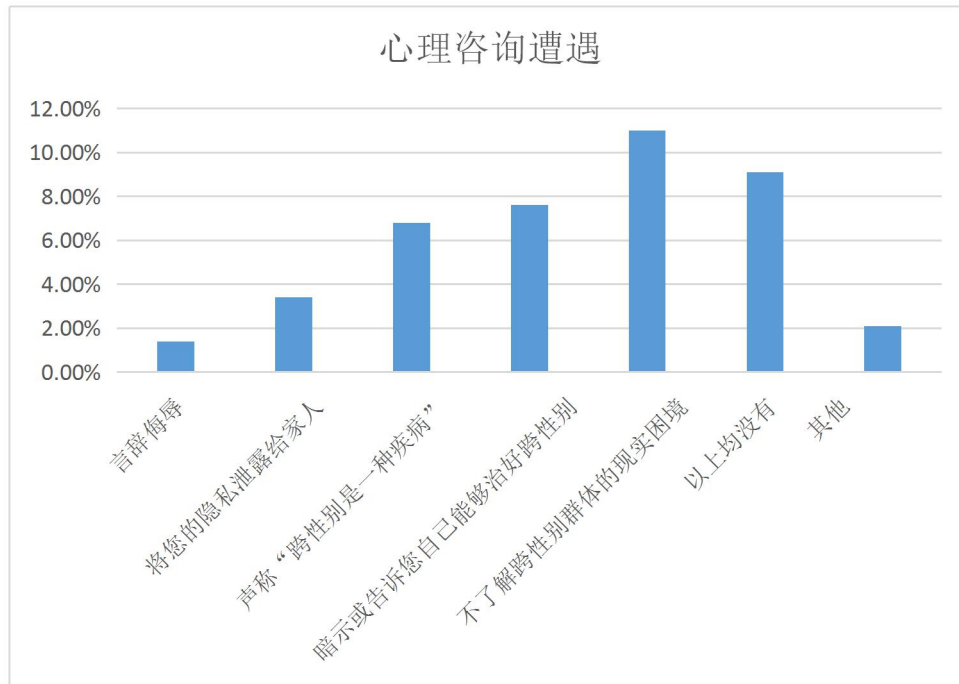
3. 心理咨询服务

本次调查中，有 20.5% 的调查对象以前在因为因为跨性别身份遇到难解的问题，无法向周围人倾诉时进行过心理咨询，3.9% 正在进行心理咨询，绝大多数(75.7%)的调查对象没进行过心理咨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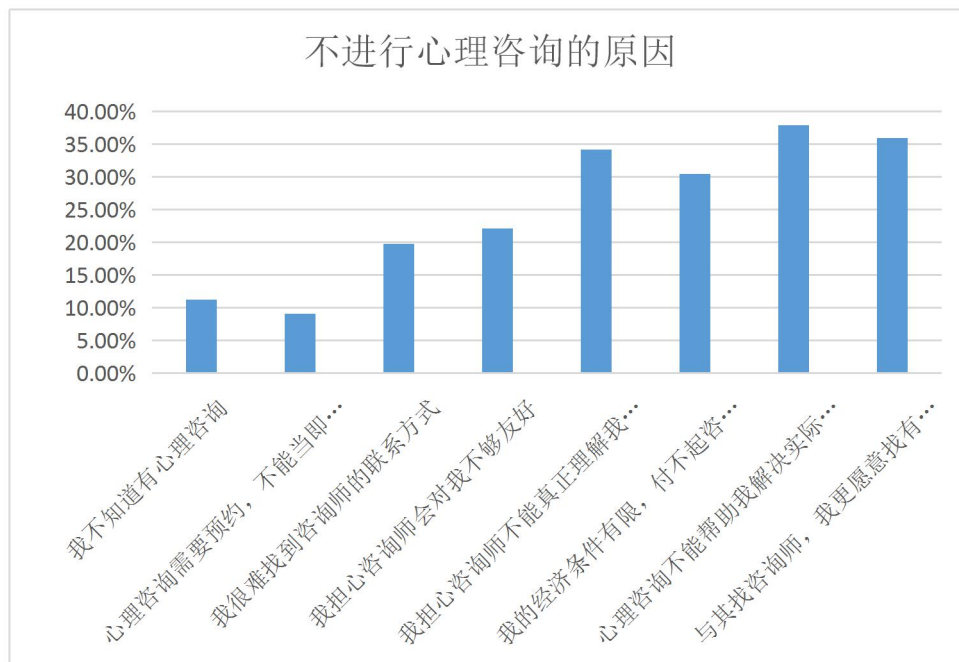


在进行过心理咨询的调查对象中，有 11.0% 的人遭遇过咨询师不了解跨性别群体现实困境的情况，还有 7.6% 的咨询师暗示或告诉调查对象自己能够治好跨性别，6.8% 的咨询师声称“跨性别是一种疾病”。

除此之外，还有调查对象提到，遇到的部分心理咨询师不知道跨性别这一概念、不了解跨性别成因、混淆性别认同与性取向、或者将跨性别当做抑郁症进行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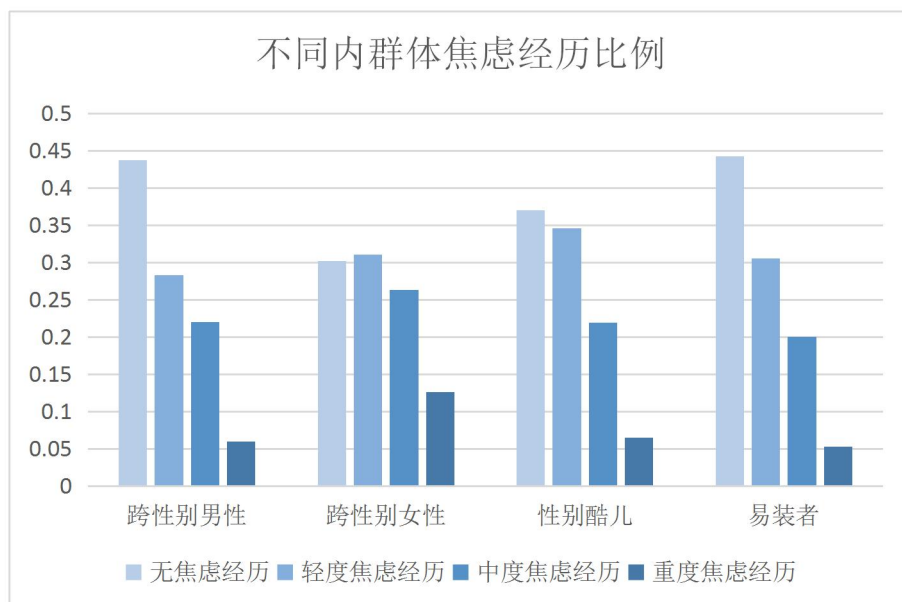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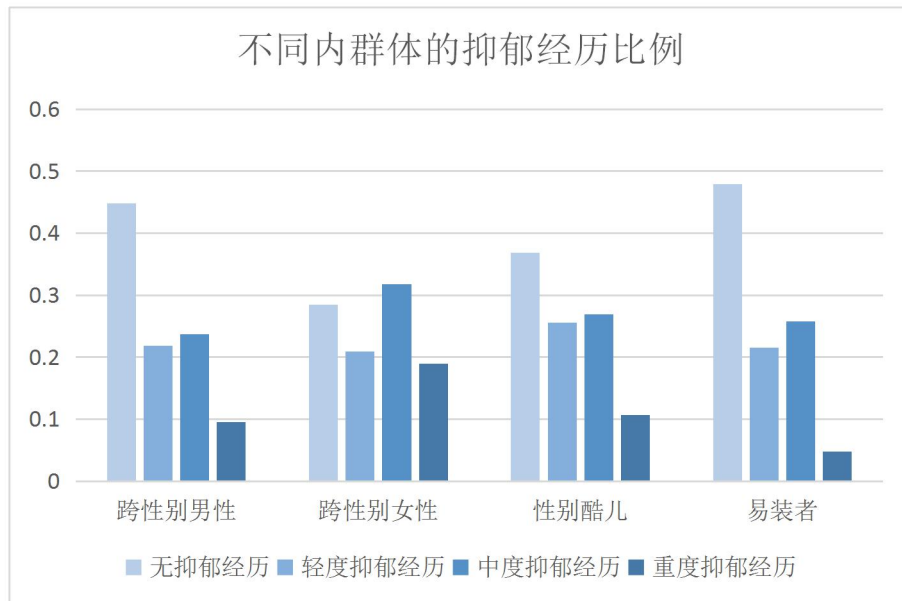
在妨碍跨性别群体进行心理咨询的理由中,认为心理咨询不能帮助解决实际的现实问题是最重要的原因,有 37.9%的人选择了这一项,其次还有担心咨询师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感受(34.2%)、经济条件有限,付不起咨询费(30.5%)、比起咨询师更愿意找有跨性别经验的人(36.0%)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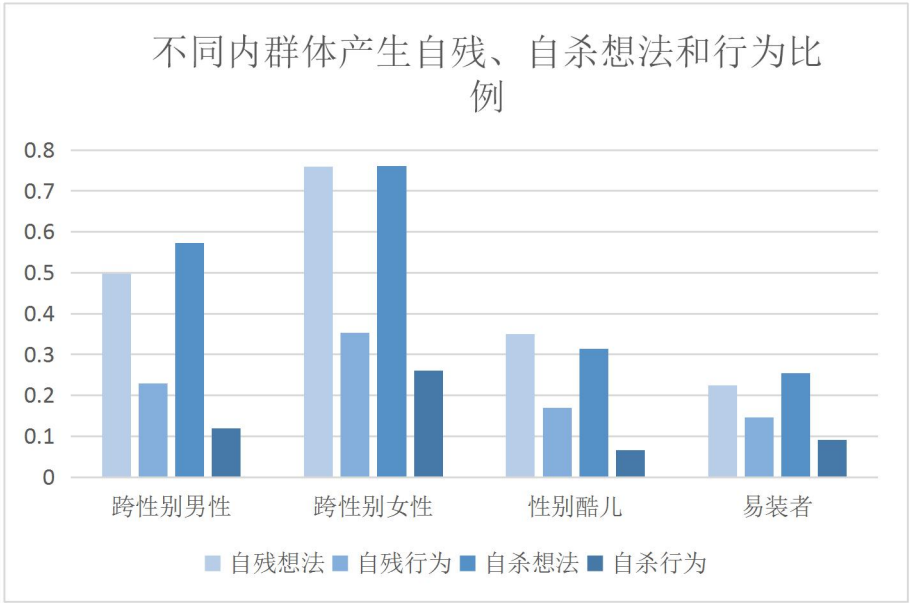
四、不同群体的比较

1.内群体

根据卡方检验的结果,不同跨性别群体报告曾经有过抑郁症($\chi^2=85.432, p<0.001$)、焦虑症($\chi^2=53.718, p<0.001$)的概率有显著差异。其中,跨性别女性曾有重度抑郁症(18.9%)和重度焦虑症(12.6%)的概率最高。



不同跨性别亚群体因为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而产生自残想法($\chi^2=155.597$, $p<0.001$)、自残行为($\chi^2=36.879$, $p<0.001$)或自杀想法($\chi^2=175.173$, $p<0.001$)、自杀行为($\chi^2=71.056$, $p<0.001$)的比例均有显著差异, 其中跨性别女性最有可能因为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而产生自残想法(60.2%)、自残行为(28.1%)、自杀想法(61.6%)、自杀行为(20.7%), 指派性别为女性的易装者产生自残想法(13.0%)、自残行为(10.0%)、自杀想法(15.0%)、自杀行为(5.1%)的比例最低。



跨性别内群体中各种经历的分布比例如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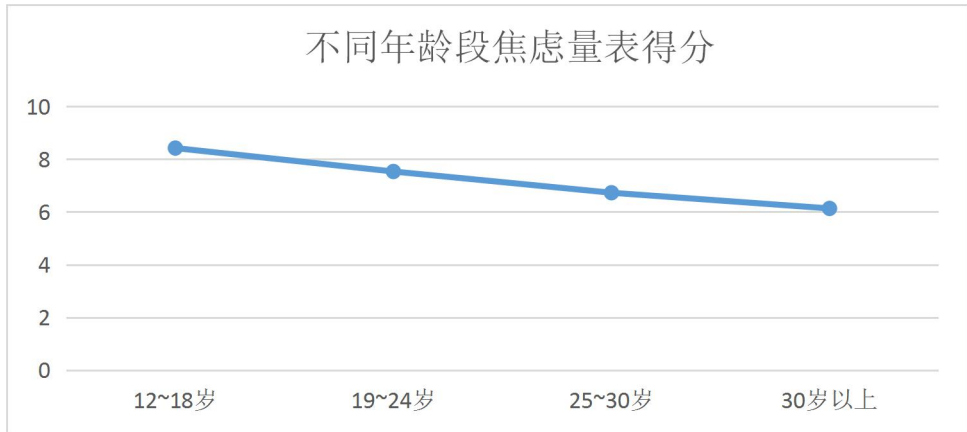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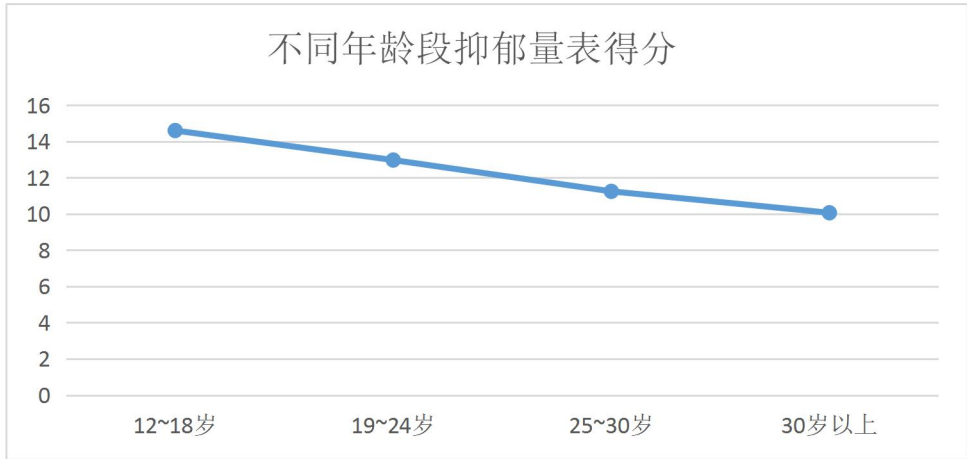
		跨性别男性	跨性别女性	性别酷儿	易装者
抑郁情况分布	无抑郁	39%	27%	39%	50%
	抑郁倾向	29%	28%	28%	32%
	抑郁高风险	32%	45%	33%	18%
焦虑情况分布	无焦虑	33%	22%	24%	23%
	轻度焦虑	36%	36%	41%	36%
	中度焦虑	8%	14%	14%	18%
	重度焦虑	23%	29%	21%	23%
抑郁经历	无抑郁经历	45%	28%	37%	48%
	轻度抑郁经历	22%	21%	26%	22%
	中度抑郁经历	24%	32%	27%	26%
	重度抑郁经历	10%	19%	11%	5%
焦虑经历	无焦虑经历	44%	40%	37%	44%
	轻度焦虑经历	28%	31%	35%	31%
	中度焦虑经历	22%	26%	22%	20%
	重度焦虑经历	6%	13%	6%	5%
自残自杀	自残想法	50%	76%	35%	22%
	自残行为	23%	35%	17%	15%
	自杀想法	57%	76%	31%	25%

	自杀行为	12%	26%	7%	9%
--	------	-----	-----	----	----

2.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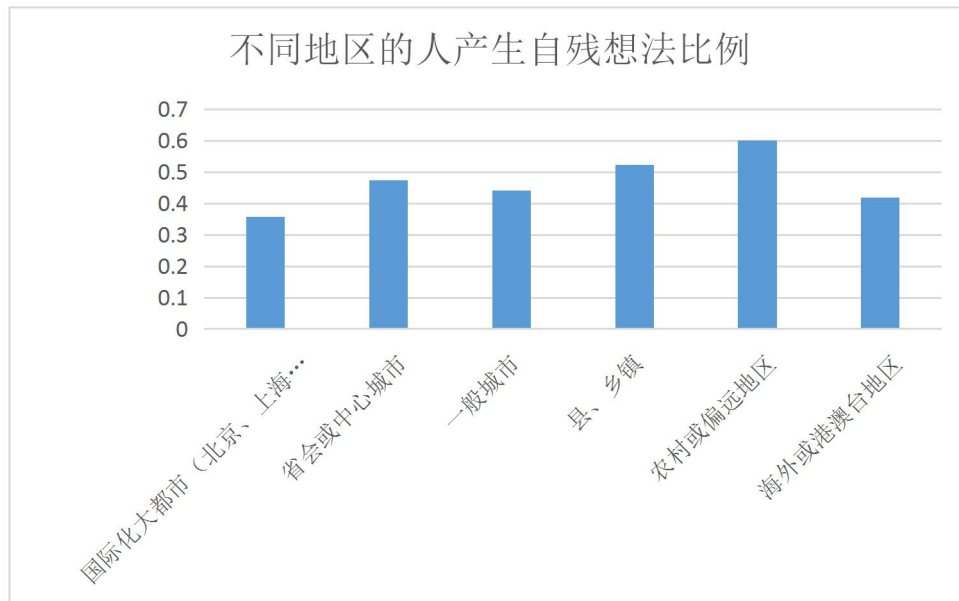
我们将调查对象按年龄 18 岁以下、19-24 岁、25-30 岁、30 岁以上分组，对不同年龄段的跨性别进行对比。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抑郁($F=26.234, p<0.001$)、焦虑($F=11.653, p<0.001$)平均得分有显著差异。18 岁以下跨性别的平均抑郁得分(14.6063 ± 7.24491)和平均焦虑得分(8.4231 ± 5.59354)最高，30 岁以上跨性别的平均抑郁得分(10.0667 ± 7.13408)和平均焦虑得分(6.1333 ± 5.41055)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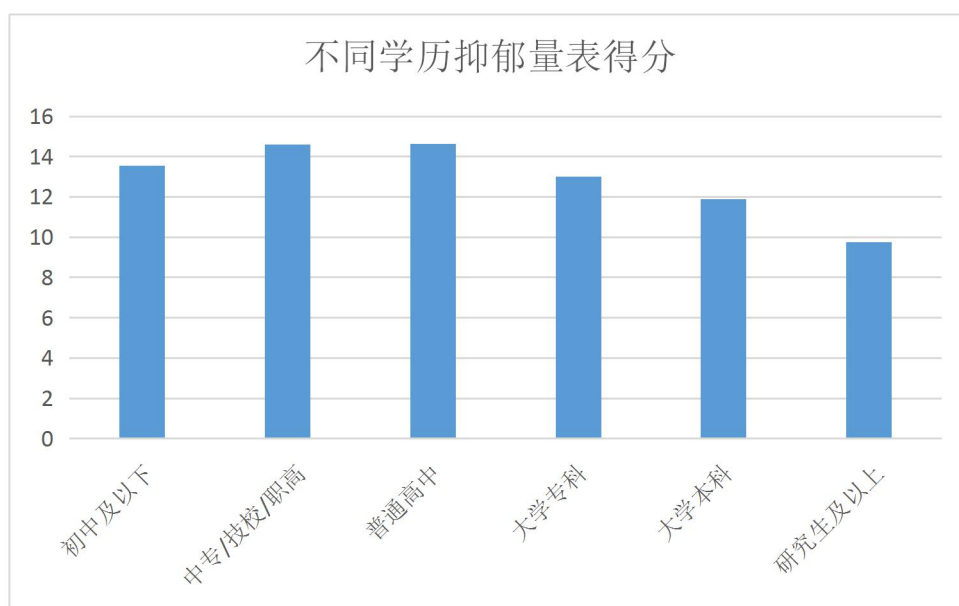
3.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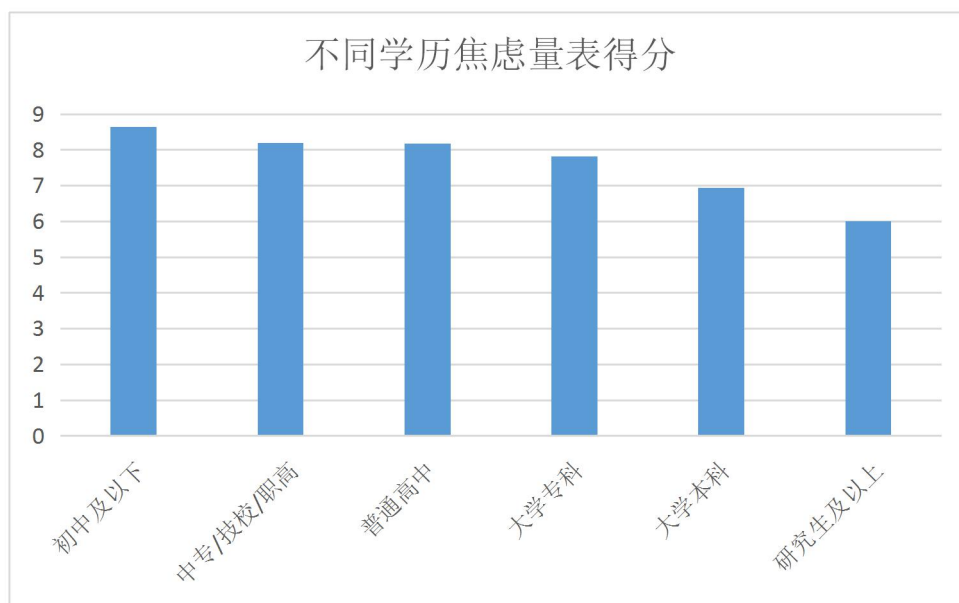
从调查对象长期生活的地区类型来看，卡方检验结果显示，长期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产生自残想法($\chi^2=20.705, p\leq0.001$)的比例有显著差异：长期生活在农村及偏远地区的跨性别者最有可能产生自残想法(60.0%)，长期生活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跨性别者产生自残想法的比例最低(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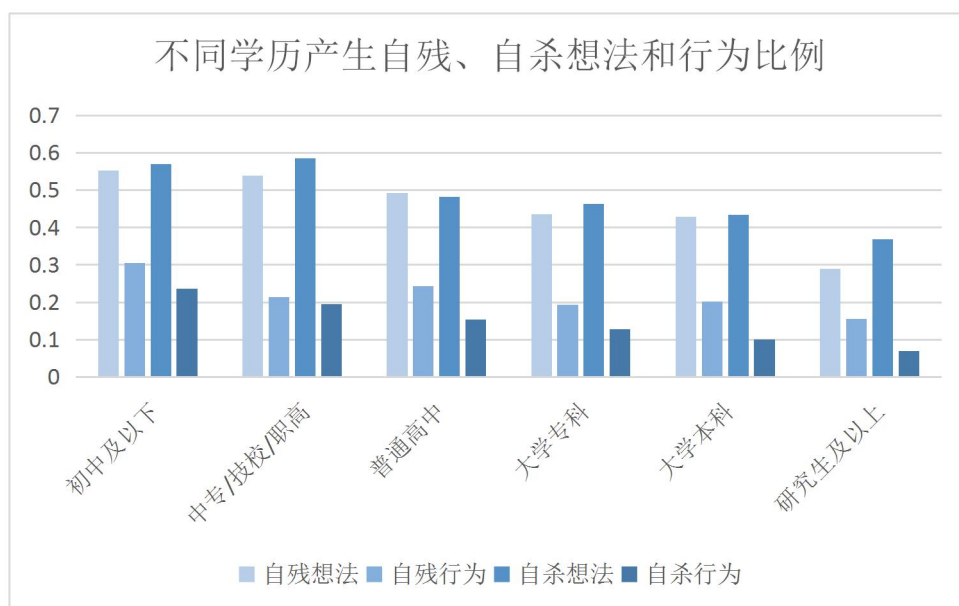
4.学历

从学历上看,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学历的调查对象抑郁($F=15.978, p<0.001$)、焦虑($F=7.731, p<0.001$)得分有显著差异, 其中最高学历为普通高中的人平均抑郁得分最高(14.6272 ± 6.95136)、最高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人平均焦虑得分最高(8.6479 ± 5.763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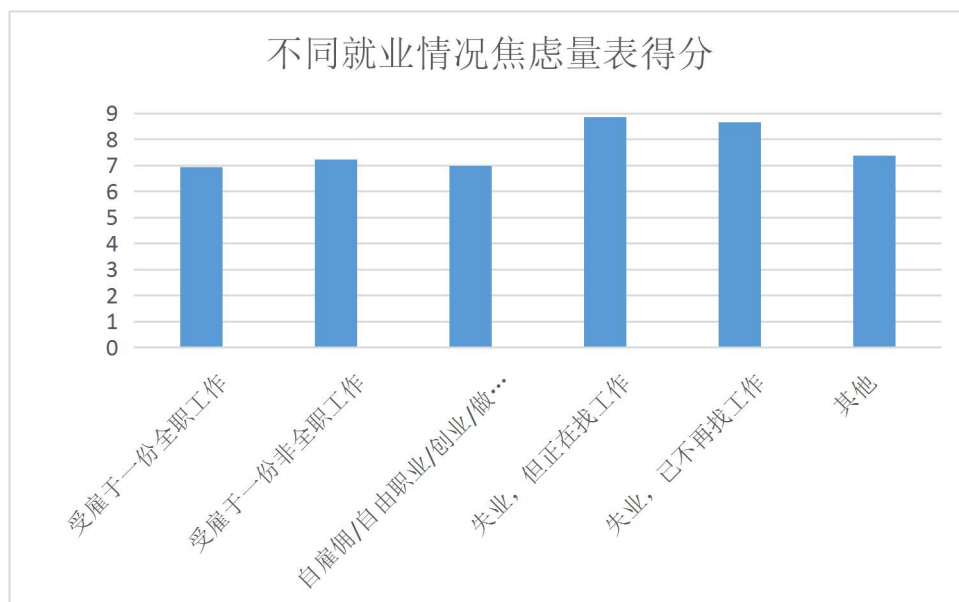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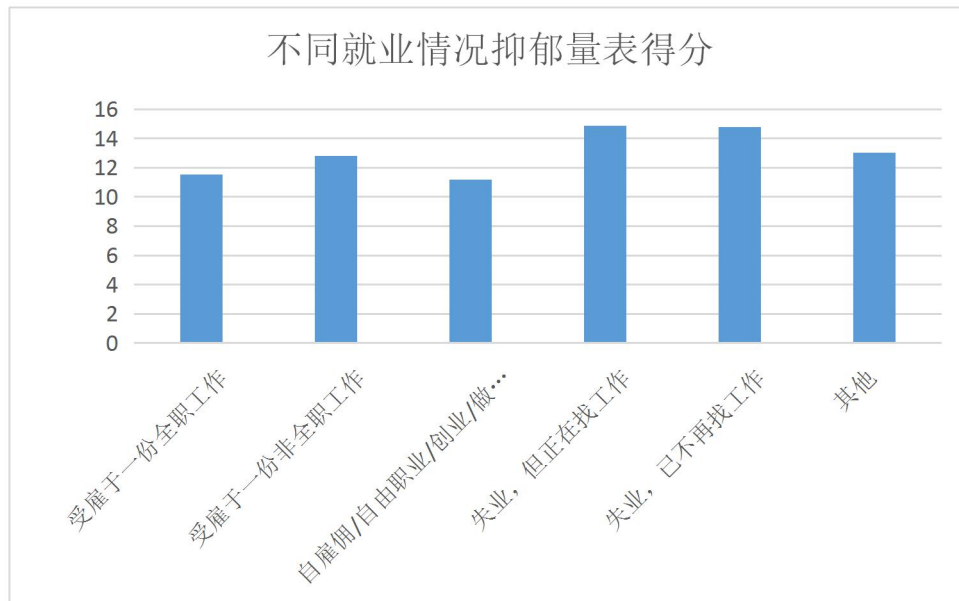


卡方检验结果也显示，不同学历的调查对象产生自残想法($\chi^2=33.487$, $p<0.001$)、自残行为($\chi^2=13.636$, $p<0.05$)、自杀想法($\chi^2=25.634$, $p<0.001$)、自杀行为($\chi^2=35.083$, $p<0.001$)的比例有显著差异；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跨性别者产生自残想法(55.3%)、自残行为(30.5%)、自杀想法(57.0%)、自杀行为(23.6%)的概率最高，而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跨性别者产生自残想法(28.9%)、自残行为(15.5%)、自杀想法(36.8%)、自杀行为(6.9%)的概率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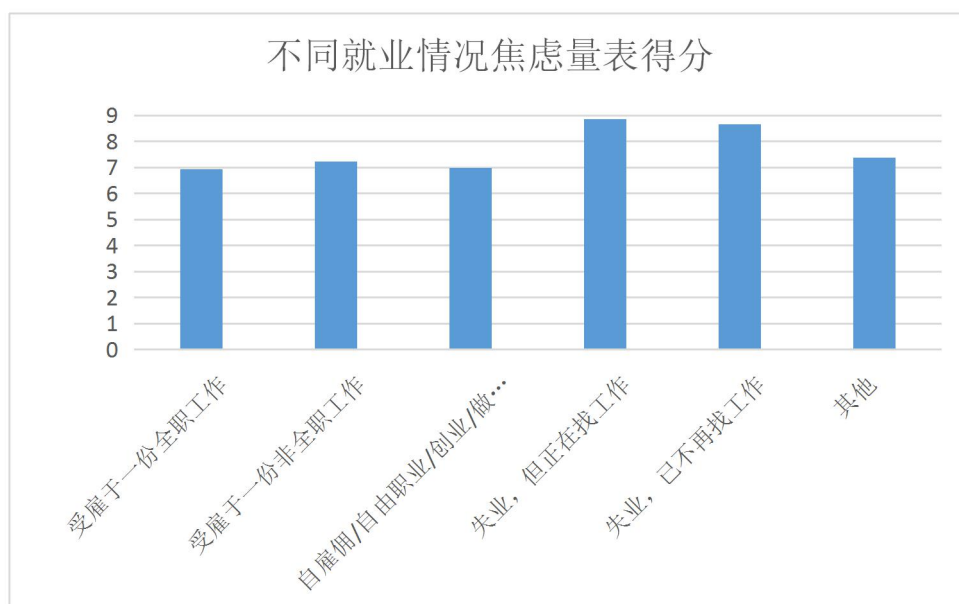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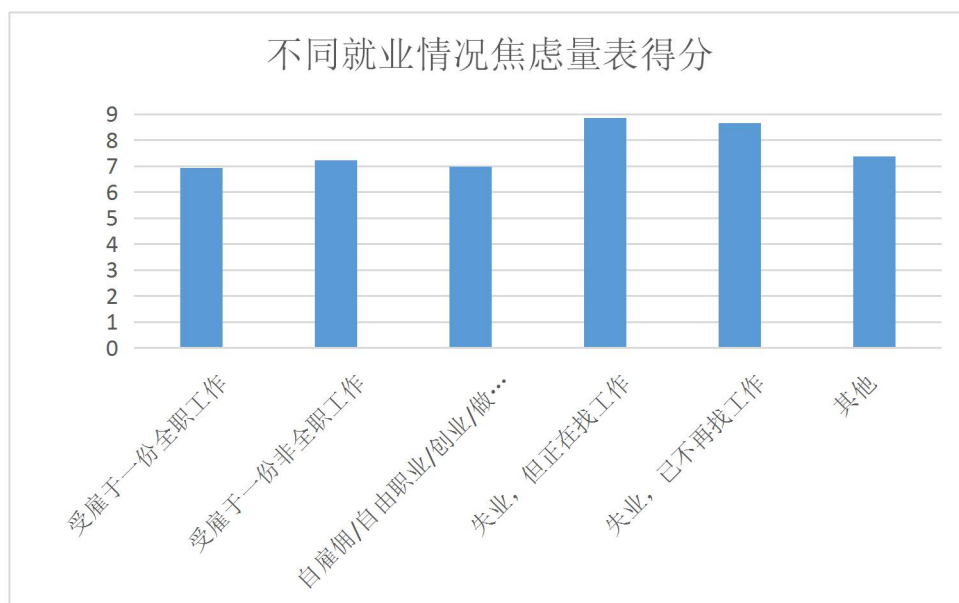
5.就业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就业情况的调查对象抑郁($F=5.287$, $p<0.001$)、焦虑($F=3.728$, $p<0.001$)得分有显著差异，除其中一位因残障而丧失劳动能力的调查对象外，就业情况为失业但正在找工作的人抑郁(184.8512 ± 7.16201)、焦虑(8.8678 ± 5.41132)平均得分最高。



6.收入

比较不同收入的跨性别群体，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收入情况的调查对象抑郁 ($F=13.378, p<0.001$)、焦虑得分 ($F=6.676, p<0.001$) 有显著差异，其中年收入在 25 万元以上的人抑郁 (7.0408 ± 6.75759)、焦虑 (5.0408 ± 5.04546) 平均得分最低。



五、讨论

本次调查是国内首次针对跨性别群体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填补了过往这方面调查的空白。

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跨性别群体中有抑郁倾向、抑郁高风险的人和焦虑程度高的人较多，有过自残、自杀想法或行为的比例也较大，这说明，跨性别群体整体的心理健康较差，自杀自残的风险较高。

然而，调查还显示，跨性别群体中仅有小部分人寻求过心理服务，且在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有过咨询师不了解跨性别群体现实困境、咨询师暗示或告诉调查对象自己能够治好跨性别等遭遇。认为心理咨询不能帮助解决实际的现实问题、比起咨询师更愿意找有跨性别经验的人、担心咨询师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感受等原因妨碍了大多数跨性别者寻求心理服务。因此，为了更好地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心理支持，降低他们抑郁、焦虑甚至自残、自杀的风险，提高心理咨询师对跨性别群体的理解和咨询技能、为跨性别群体提供更多获取心理服务的渠道十分重要。

通过对于不同跨性别亚群体的比较我们还发现，跨性别女性、未成年、生活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学历较低、失业、收入较低的跨性别者这几类亚群体的抑郁、焦虑和自残自杀风险较高，这不仅提示了社群需要更多关注这几类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也说明，保证跨性别群体的就学、就业机会，为跨性别群体塑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能有力地提高跨性别群体整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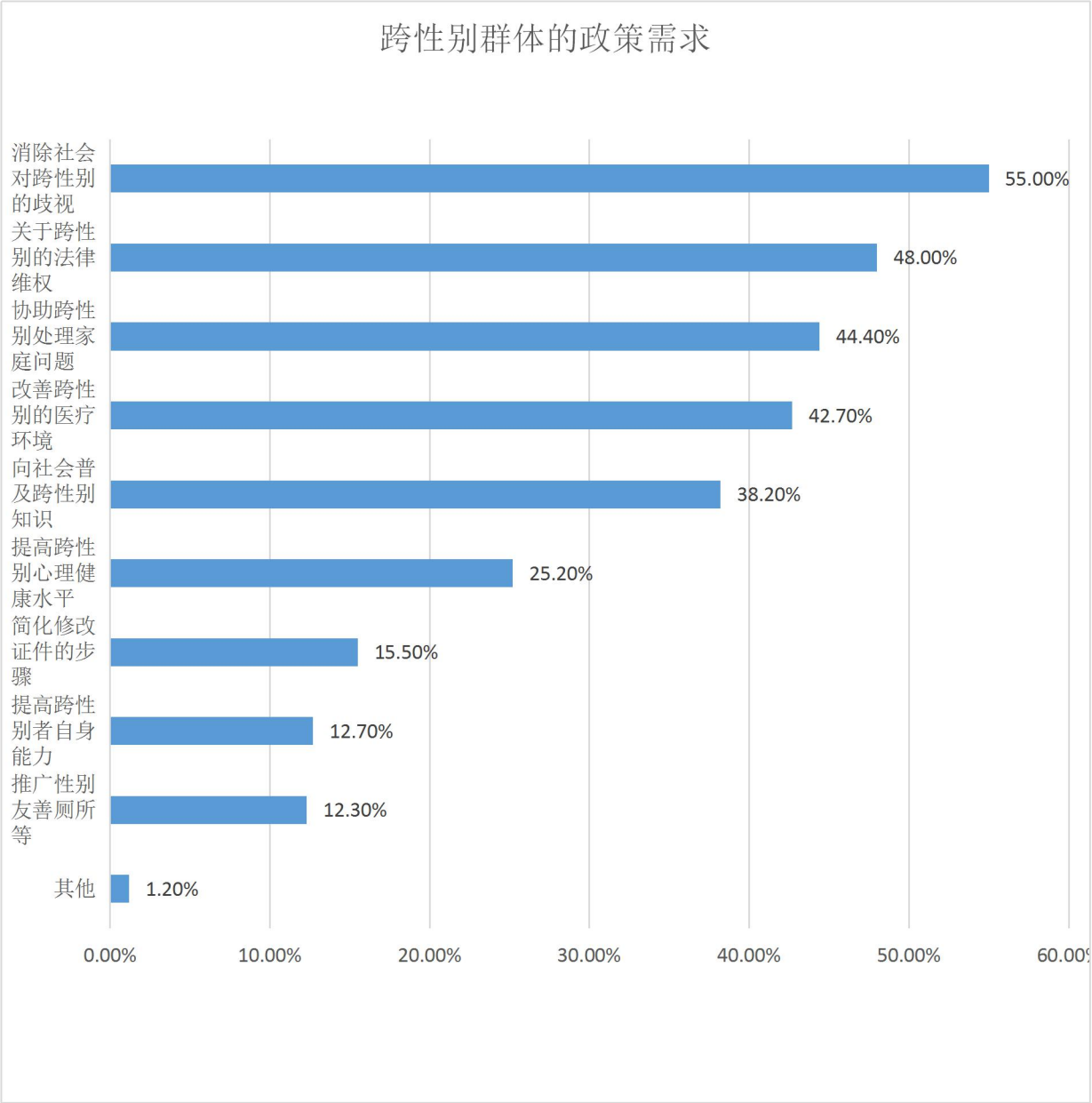
- Claes, L., Bouman, W. P., Witcomb, G., Thurston, M., Fernandez-Aranda, F., & Arcelus, J. (2015).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Trans People: Associations with Psychological Symptoms, Victimization, Interpersonal Functioning,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12(1), 168-179.
- Clements-Nolle, K., Marx, R., & Katz, M. (2006). Attempted suicide among transgender persons: The influence of gender-based discrimination and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51(3), 53-69.
- Diaz, R. M., Ayala, G., Bein, E., Henne, J., & Marin, B. (2001). The impact of homophobia, poverty, and racism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gay and bisexual Latino men: Findings from 3 US c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6), 927-932.
- Goldblum, P., Testa, R. J., Pflum, S., Hendricks, M. L., Bradford, J., & Bongar, B.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based victimiz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transgender people. *Professional Psychology-Research and Practice*, 43(5), 468.
- Hepp, U., Kraemer, B., Schnyder, U., Miller, N., & Delsignore, A. (2005).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in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58, 259-261.
- Herek, G. M., Gillis, J. R., & Cogan, J. C. (1999). Psychological Sequelae of Hate- Crime Victimization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7(6), 945-951.
- Hershberger, S. L., & D'Augelli, A. R. (1995). The impact of victimiza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and suicidality of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ths. *Development Psychology*, 31(1), 65-74.
- James, S. E., Herman, J. L., Rankin, S., Keisling, M., Mottet, L., & Anafi, M. (2016). *The Report of the 2015 U.S. Transgender Surve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 Mays, V. M., & Cochran, S. D. (2001). Mental health correlat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11), 1869-1876.
- Mustanski, B. S., Garofalo, R., & Emerson, E. M. (2010). Mental health disorder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suicidality in a diverse sample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youths. *Research and Practice*, 100, 2426-2432.
- Nuttbrock, L., Hwang, S., Bockting, W., Rosenblum, A., Mason, M., Macri, M., & Becker, J. (2010). Psychiatric impact of gender-related abuse across the life course of male-to-female transgender person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7, 12-23.
- Spitzer, R. L., Kroenke, K., Williams, J. B., & Löwe, B. (2006). A brief measure for assessing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the GAD-7.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166(10), 1092-1097.
- 何津, 陈祉妍, 郭菲, 章婕, 杨蕴萍, & 王倩. (2013).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中文简版的编制. 中

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2(12), 1133-1136.

曲姗, & 胜利. (2015). 广泛性焦虑量表在综合医院心理科门诊筛查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诊断试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5 年 12), 939-944.

第十一章 政策需求

接近或超过 40%的政策需求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1.消除社会对跨性别的歧视（55.0%）2.关于跨性别的法律维权（48.0%）3.协助跨性别处理家庭问题（44.4%）4.改善跨性别的医疗环境（42.7%）5.向社会普及跨性别知识（38.2%）



第十二章 政策建议

文化教育
鼓励正能量的跨性别文化传播

提高全民对跨性别的认识水平和多元性别平等意识
涵盖跨性别的多元性别知识应纳入义务教育

法制建设

增加反家暴法中关于跨性别议题的内容
加快反歧视法的立法进程，对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予以尊重和保护

医疗卫生

建立正规的激素治疗体系
倡导身体自主权在跨性别医疗领域的适用（跨性别者有权自主决定使用激素或手术，同时应对自主决定负责）
实现跨性别在精神病领域中的去病理化

公民社会

建议简化毕业/学位证、职业证件中有关性别身份修改的程序规定，或取消性别身份信息。
建议增加“第三性别”身份证作为可替换的身份证，亦可永久使用，与其他身份公民权利相同。
建议不以外生殖器重建手术作为更改合法社会性别身份的唯一标准

社群服务

为跨性别群体提供可支持的社会环境
协助跨性别者获取家庭理解和支持

附：调研问卷

2017 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

您好！欢迎您打开 2017 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研问卷！

本问卷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同志项目”委托，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北京同志中心共同设计。问卷共 126 道问题，并会根据您实际的填写情况进行跳转，答题时间约 20-30 分钟。问题涉及中国跨性别群体的基本信息、性别认同、医疗环境、家庭情况、学校与职场、社会歧视、心理健康与服务、政策需求等方面。您的如实填写将为改善中国跨性别群体的生存状况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向您承诺，您填写的问卷将完全匿名，我们会严格遵守相关的国家保密法令和专业伦理守则，不会泄露任何您的个人信息。您所给出的答案只供科学研究使用，不会用于商业用途。您的回答没有正确错误之分，请基于您的实际情况与个人态度独立完成。

问卷填写过程中，请您在各选项的字母编号上划圈表示，需要填空时请保证字迹清晰，可辨别。请您注意答题顺序与跳题逻辑，以防漏答、多答，感谢您的配合！

本次调研的对象针对“跨性别”群体，包括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和非性别常规者（包括性别酷儿和易装者）

请认真阅读以下名词信息：

跨性别 (Trans/Transgender)：该群体的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有别于其出生时被指派的生理性别。

性别认同 (Gender Identity)：指一个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性别。

性别表达 (Gender Expression)：指一个人通过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等外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性别。

性倾向 (Sex Orientation)：指一个人在性欲上和情感上持久地被某种性别的人所吸引。

跨性别男性 (Transgender Man)：指认同自己是男性的跨性别者，又称女跨男 (FTM)。

跨性别女性 (Transgender Woman)：指认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别者，又称男跨女 (MTF)。

非性别常规者 (Gender Non-conforming)：指一个人的性别表达不同于社会常规下男/女二元划分的性别角色。

性别酷儿 (Genderqueer)：指性别认同既不完全属于男性也不完全属于女性的人。

易装者 (Cross-dresser)：指爱好穿着典型的异性装束、打扮，却又不希望总是以异性身份生活的人。

注：上述解释参考自

1. 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健康护照准则》第七版，2011年9月。

2. 美国跨性别平等中心《跨性别专用术语》，2014年1月。

1. “Standards of Care for the health of Transsexual, 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 version 7 by The 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 September 2011

2. “Transgender Terminology” by 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gender Equality, January 2014

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喜欢用“跨性别”这个词来称呼自己。但为了本次调查，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词语来指代上述情况。感谢您的包容和谅解！

0.1. 请注意：如果您已经明确知道自己不符合上述情况，请终止本次问卷的作答，谢谢合作！
我的情况是否符合上面的描述？

- a. 是
- b. 否

0.2. 请注意：问卷每人只能作答一次，其余多次填写的问卷将作废。请确认这是您是唯一一次填写本问卷。

这是我唯一一次填写本问卷：

- a. 是
- b. 否

0.3. 请注意：只有完整回答所有问题的问卷才具有应用于本次调研的使用效力。您是否已经做好认真完成此次问卷的准备了？

- a. 是
- b. 否

一. 基本信息

1.1.您的出生年份是_____

1.2.您 18 岁前（未满 18 岁则到目前为止）长期居住的地方是_____

1.3.您现居在中国哪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外请填写国名或地区名）_____

1.4.您长期生活的地区属于哪种类型？

- a. 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 b. 省会或中心城市
- c. 一般城市
- d. 县、乡镇
- e. 农村或偏远地区
- f. 海外或港澳台地区

1.5.您的民族是_____

1.6.您是通过哪种途径得知此次问卷的？（可多选）

- a. 相关机构发送的邮件
- b. 相关机构的主页
- c. 社交网络平台（如 qq 群、微信群、公众号、朋友圈）
- d. 纸媒、广告或宣传单
- e. 从朋友、亲属、同学、老师那里得知
- f. 被相关工作人员寻找到

1.7.您是通过哪种方式填写此问卷的？

- a. 电脑
- b. 手机
- c. 纸质问卷

1.8.您会经常使用网络吗？

- a. 是
- b. 否

二. 身份确认

2.1.您出生时被登记的生理性别是：

- a. 男
- b. 女
- c. 其他情况（请说明：_____）

2.2.您认为自己内心属于哪种性别：

- a. 男
- b. 女
- c. 以上都不属于
- d. 不确定

2.3.如果环境足够友好，您希望被别人认为是：

- a. 男性
- b. 女性
- c. 非男/女划分的性别角色
- d. 不确定

2.4.您是否希望拥有：

- a. 典型的男性特征、气质
- b. 典型的女性特征、气质
- c. 以上都不希望
- d. 不确定

2.5.您是否以与出生性别不同的性别身份或打扮生活过

- a. 现在全天如此
- b. 现在如此，会分场合这样做
- c. 一段时间这样，一段时间不这样
- d. 曾经有过
- e. 从未如此

2.6.如果只能选择一项，对您的身份描述最准确的一项是

- a. 男性
- b. 女性
- c. 跨性别男性（FTM 女跨男）
- d. 跨性别女性（MTF 男跨女）
- e. 非二元（男/女）划分的性别身份，性别酷儿或性别未定者
- f. 易装者

2.7.您愿意用“跨性别”这个词来指代您的性别身份吗？

- a. 非常愿意
- b. 一般，可以接受
- c. 不那么愿意，但可以接受
- d. 非常反感，不愿接受

我更愿意用_____来称呼自己 （非必答）

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喜欢用“跨性别”这个词来称呼自己。但为了本次调查，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词语来指代这样的身份情况。感谢您的包容和谅解！

2.8.基于您内心所认同的性别，您的性倾向是

- a. 异性恋
- b. 同性恋
- c. 双/泛性恋
- d. 无性恋
- e. 不确定
- f. 其他（请说明：_____）

三. 性别发展和性别不安

3.1.您现在是否仍然对自己的性别身份认同感到不能确定？

- a. 是（选此项请跳至问题 3.5.）
- b. 否

3.2.您最早开始发觉自己内心的性别不同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是在什么年龄？

- a. 0~3 岁
- b. 4~6 岁
- c. 7~12 岁
- d. 13~17 岁
- e. 18~24 岁
- f. 25 岁及以后

3.3.您最早对别人说出自己属于另一性别或性别不明，是在什么年龄？

- a. 0~3 岁
- b. 4~6 岁
- c. 7~12 岁
- d. 13~17 岁
- e. 18~24 岁
- f. 25 岁及以后

3.4.您最早开始确认自己的性倾向，是在什么年龄？

- a. 0~3 岁
- b. 4~6 岁
- c. 7~12 岁
- d. 13~17 岁
- e. 18~24 岁
- f. 25 岁及以后

3.5.您是否对自己原生的生理性别有过强烈的厌恶？

- a. 是
- b. 否

3.6.您是否对自己青春期的身体发育，感到过强烈的痛苦和焦虑？

- a. 是
- b. 否

3.7.您是否曾渴望通过某种途径阻止身体的发育，尝试掩盖或改变自己的性征？

- a. 是
- b. 否

四. 激素与手术问题

4.1 您是否希望获得安全、系统的激素治疗方案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地使用激素类药物，以改变自己的性征？

- a. 是
- b. 否（跳至 4.11-0）

4.2.您是否可以方便地获得安全、可靠的激素类药物信息并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地进行激素治疗？

- a. 方便
- b. 一般
- c. 困难
- d. 非常困难
- e. 几乎不可能

4.3.在无法获得安全、有效的激素治疗的情况下，您会怎样做呢？（无限制多选）

- a. 我会采取非正规途径获得相关激素类药物
- b. 我会使用国外不认识名字的药
- c. 我会使用别人给的我不了解的药
- d. 我会使用给动物用的药
- e. 我会尝试自行切除生殖器官
- f. 我会加大使用药物的剂量
- g. 我只使用国内为顺性别者制定的药物
- h. 我不会用药
- i. 我会因此感到抑郁
- j. 我会因此感到焦虑
- k. 我会因此有自杀或自残的念头
- l. 我因此有过自杀或自残的行为

4.4 您是否使用过激素类药物以改变自己的性征？

- a. 是
- b. 否（跳至 4.10）

4.5.您通常从什么渠道获得相关激素类药物？（可多选）

- a. 国内公立医院
- b. 国内民营医院
- c. 国内私人诊所
- d. 国外医院
- e. 通过朋友获得
- f. 网络药店
- g. 其他（请说明：_____）

4.6.您是如何使用各种激素类药物的？（可多选）

- a. 在医生的指导下
- b. 参照朋友的意见
- c. 自行阅读说明书或查询资料
- d. 其他（请说明：_____）

4.7.您是否熟知您所使用的各种激素类药物的副作用和风险？

- a. 是
- b. 否

4.8.您在使用激素类药物的过程中是否会进行定期体检？

- a. 会，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期体检
- b. 会，在没有医生的指导下自行体检
- c. 不会，没有定期体检
- d. 不会，根本没想过有体检这回事

4.9.您使用激素至今，有没有出现过任何健康问题？

- a. 完全没有
- b. 有，但后来比较容易地得到了解决
- c. 有，费了很多功夫后解决了
- d. 有，至今没有解决

4.10.您对国内目前的激素治疗的总体情况满意吗？

- a. 很满意
- b. 满意
- c. 一般
- d. 不满意
- e. 非常不满意

4.11-0 您是否接受过或希望接受性别重塑的医疗服务？

- a. 是
- b. 否（跳至问题五，原生家庭）

4.11-1 您是否接受过或希望接受下列性别重塑的医疗服务？【仅让指派性别为“男”的受访者回答】

	已经完成	希望但尚	希望但被	还没想好	完全没有
--	------	------	------	------	------

	或正在进行	未进行	迫无法进行		这个想法
睾丸切除术					
阴蒂再造术					
阴道成形术					
喉结削除术					
嗓音柔化术					
隆胸术					
去除胡须和体毛					
面部女性化整形手术					

其他请说明：_____

4.11-2 您是否接受过或希望接受下列性别重塑的医疗服务？【仅让指派性别为“女”的受访者回答】

	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	希望但尚未进行	希望但被迫无法进行	还没想好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子宫、卵巢切除术					
阴茎再造术					
阴道封闭和尿道成形术					
阴囊再造术					
乳房切除术					

其他请说明：_____

4.12 您之所以被迫无法进行手术的原因都包括？（无限制多选）

- 我没有被迫无法进行手术的经历（与其他选项互斥）
- 我有手术相关的禁忌症
- 我的经济条件不允许
- 我的年龄未满 20 周岁
- 我的父母不同意
- 我的配偶不同意
- 我无法或不愿满足院方的要求
- 在我提交了完整的符合条例的申请材料后，院方仍以各种要求为由，拒绝为我提供手术服务
- 其他（请说明：_____）

4.13 您在国内是否可以方便地获取有关性别重塑手术的医疗机构、医师的信息？

- 方便
- 一般
- 比较困难
- 非常困难

4.14 您认为国内面向跨性别群体的关于性别重塑手术的医疗资源充足吗？

- 充足

- b. 一般
- c. 不太充足
- d. 很稀缺

4.15 您认为下列国内的有关对性别重塑手术的要求合理吗？

1.任何改变第二性征的手术必须在性腺切除之后或与性腺切除术同期进行

a.合理 b.不合理

2.精神科医师开具的易性癖病诊断证明，同时证明未见其他精神状态异常

（这意味着：跨性别是一种精神疾病，跨性别者由于身体发育引发的精神焦虑和抑郁不能做手术）

a.合理 b.不合理

3.经心理学专家测试，证明其心理上性取向的指向为异性，无其他心理变态

（这意味着：跨性别者中的同性恋不能手术）

a.合理 b.不合理

4.提交已告知直系亲属拟行性别重置手术的相关证明

a.合理 b.不合理

5.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 1 年以上且无效

（这意味着：跨性别是一种精神疾病，术前需要针对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进行扭转治疗）

a.合理 b.不合理

6.未在婚姻状态

a.合理 b.不合理

7.年龄大于 20 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a.合理 b.不合理

8.实施变性手术前须经过整形科医院和伦理委员会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

a.合理 b.不合理

9.变性手术须经过父母签字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

a.合理 b.不合理

10.变性手术须经过学校或公司签字同意，获准后方可施行

a.合理 b.不合理

4.16 您认为在国内开具性别重塑手术需要的相关证明方便吗？

- a. 非常方便
- b. 比较方便
- c. 比较困难

- d. 非常困难
- e. 没开过，不知道

4.17 您在下列哪类场所进行过性别重塑手术？（可多选）

- a. 国内公立医院
- b. 国内民营医院
- c. 国内私人诊所
- d. 国外医疗机构
- e. 其他场所（请说明：_____）
- f. 尚未进行过（与其他选项互斥，选此项请跳至问题五）
（未选择 a.b.c 中的任何一项，且未选择 f，跳至 4.24）

4.18 您在接受国内手术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来自医务人员的歧视？（仅限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a. 有
- b. 没有

4.19 您在接受国内手术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来自其他就医者的歧视？（仅限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a. 有
- b. 没有

4.20 您在接受国内手术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来自医务人员的隐私侵犯？（仅限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例如：打探您与手术无关的个人问题，或以拒绝手术等理由逼迫您回答您不想回答的问题

- a. 有
- b. 没有

4.21 您在接受国内手术医疗的过程中有没有受到过来自其他就医者的隐私侵犯？（仅限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a. 有
- b. 没有

4.22 您在接受国内手术医疗的过程中发生过手术意外或术后后遗症吗？（仅限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a. 有
- b. 没有（跳至 4.23）

4.23 您在国内发生的手术意外或后遗症得到了院方的解决吗？（仅限中国大陆，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 a. 完全解决了
- b. 基本解决了
- c. 部分解决，部分未解决
- d. 基本没有解决

4.24 总体而言，您对国内目前性别重塑手术的医疗技术水平满意吗？

- a. 很满意
- b. 基本满意
- c. 不太满意
- d. 很不满意

4.25 总体而言，您对国内目前性别重塑手术的医疗服务态度满意吗？

- a. 很满意
- b. 基本满意
- c. 不太满意
- d. 很不满意

五. 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指从小陪伴您成长的家庭，一般为父母家庭）

5.1.在您 18 岁前，主要有哪些原生家庭成员陪伴您一起长大？（多选）

- a. 父亲（包括继父和养父）
- b. 母亲（包括继母和养母）
- c. 兄弟姐妹
- d. 叔叔阿姨
- e. 长辈

5.2.在您 18 岁前，您原生家庭的年平均可支配收入大致在什么水平？

- a. 10000 元以下
- b. 10000-30000
- c. 30000-50000
- d. 50000-100000
- e. 100000-200000
- f. 200000-300000
- g. 300000-500000
- h. 500000 以上

5.3 在您 18 岁前，您的父母或监护人需要抚养多少人（包括您在内）？

- a. 1 人
- b. 2~3 人
- c. 4~5 人
- d. 6~10 人
- e. 10 人以上

5.4.您父母或监护人的教育程度最高在什么水平？

- a. 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
- b. 小学
- c. 初中
- d. 中专/技校/职高

- e. 普通高中
- f. 大学专科
- g. 大学本科
- h. 研究生及以上

5.5.您对您的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过您作为跨性别的身份或需求吗？

- a. 是（跳至 5.7）
- b. 否

5.6. 您的父母或监护人是否知道您的跨性别身份？

- a. 他们完全不知道（跳转至问题六）
- b. 他们可能猜得到(跳至 5.9)
- c. 不能确定，但他们不喜欢我的穿着打扮或行为举止（跳至 5.9）

5.7 您的父母或监护人是否接受您的跨性别身份？

- a. 他们完全不能接受
- b. 他们部分接受
- c. 他们中的一方可以接受
- d. 他们已经完全接受

5.8. 您的父母或监护人在知道您的跨性别身份后，对您的性倾向、性别表达和性别认同以及身份改变上，有没有给予过支持？（可多选）

- a. 有，曾给予我经济支持
- b. 有，曾给予我陪伴及情感支持
- c. 有，曾帮助我寻求外部支持（如：就医渠道、社群资讯等）
- d. 有，曾给我其他支持（请说明：_____）
- e. 没有，没有给我任何支持【与其他选项互斥】

5.9. 您的父母或监护人是否对您有过下列行为？【如 a 问中某行为答 0，则不再回答该行对应的 b 和 c。】

	a 在生活中发生过吗？ 0 从未 1 偶尔 2 有时 3 经常	b 最近 12 个月中，发生过几次？ 0 没有 1 一两次 2 三五次 3 五次以上	c 在 ta 这样做后，您有向谁寻求过帮助么？（可多选） 0 没有 1 有，向社群组织进行了求助 2 有，向家庭其他成员进行了求助 3 有，向老师进行了求助 4 有，向朋友进行了求助 5 有，向社区居委会进行了求助 6 有，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求助 7 有，向其他渠道求助（请说明_____）
A 限制人身自由			
B 经济控制			
C 殴打			

D 侮辱/谩骂			
E 持续几天不理睬			
F 强迫我与别人发生性关系			
G 赶出家门/断绝来往			
H 刻意忽略/回避我的跨性别身份，不给我关心和支持			
I 不经我同意强行带我去进行扭转治疗			
J 被家人强制要求改变穿着、举止和外表			

六. 伴侣、配偶和子女

6.1-1.您有过伴侣吗？

- a. 有
- b. 没有

6.1-2.您有过婚姻经历吗？

- a. 有
- b. 没有

6.1-3.您有子女吗？（包括亲生和领养）

- a. 有
- b. 没有

（6.1-1、6.1-2、6.1-3 均选没有请跳至问题七）

6.2.您有过迫于父母或社会的压力而违背自己意愿与别人成婚的经历吗？

- a. 有
- b. 没有

6.3. 您目前的婚恋状态是？

- a. 单身
- b. 有伴侣，但未婚
- c. 已婚

6.4. 您对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中任意一人，表达过您作为跨性别的身份或需求吗？

- a. 是（跳至 6.6）
- b. 否

6.5. 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是否有人知道您的跨性别身份？

- a. 他们全都不知道（跳转至问题七）
- b. 他们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跳至 6. 7）
- c. 他们可能猜得到（跳至 6. 7）
- d. 不能确定（跳至 6. 7）

6. 6. 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在知道您的跨性别身份后，对您的性倾向、性别表达、性别认同以及身份改变上，有没有给予过支持？（可多选）

- a. 有，曾给予我经济支持
- b. 有，曾给予我陪伴及情感支持
- c. 有，曾帮助我寻求外部支持（如：就医渠道、社群资讯等）
- d. 有，曾给我其他支持（请说明：_____）
- e. 没有，没有给我任何支持【与其他选项互斥】

6. 7. 您的伴侣、配偶或子女，是否对您有过下列行为？【如 a 问中某行为答 0，则不再回答该行对应的 b 和 c】。

	a 在生活中发生过吗？ 0 从未 1 偶尔 2 有时 3 经常	b 最近 12 个月中，发生过几次？ 0 没有 1 一两次 2 三五次 3 五次以上	c 在 ta 这样做后，您有向谁寻求过帮助么？（可多选） 0 没有 1 有，向社群组织进行了求助 2 有，向家庭其他成员进行了求助 3 有，向老师进行了求助 4 有，向朋友进行了求助 5 有，向社区居委会进行了求助 6 有，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求助 7 有，向其他渠道求助（请说明_____）
A 限制人身自由			
B 经济控制			
C 殴打			
D 侮辱/谩骂			
E 持续几天不理睬			
F 强迫与我发生性关系			
G 赶出家门/断绝来往			
H 刻意忽略/回避我的跨性别身份，不顾及我的情感需求			
I 不经我同意强行带我去进行扭转治疗			
J 被强制要求改变穿着、举止和外表			

七. 校园暴力

7.1. 您目前的最高（包括在读）学历是？

- a. 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选此项请跳转至问题八）
- b. 小学
- c. 初中
- d. 中专/技校/职高
- e. 普通高中
- f. 大学专科
- g. 大学本科
- h. 研究生及以上

7.2. 您目前是否在读？

- a. 是，在读
- b. 否，已毕业
- c. 否，已辍学/退学/肄业

7.3. 学校期间，同学或老师是否对您有过下列行为？

【如 a 问中某行为答 0，则不再回答对应的 b】。

	a 曾经发生过吗？ 0 从未 1 偶尔 2 有时 3 经常	b 发生在哪个阶段？（可多选） 1 小学 2 初中 3 高中/中专/技校/职高 4 大学及以上
A 用不好听的外号称呼		
B 当众嘲笑		
C 当面骂我/对我说难听的话		
D 威胁、恐吓		
E 传播关于我的谣言		
F 孤立、排斥		
G 敲诈勒索或抢走东西		
H 推搡或踢打		
I 把我的隐私/个人信息发布到网上		
J 社交网络攻击		
K 手机信息嘲弄		

7.4. 根据您各阶段的求学经历，请您对求学期间校园环境的跨性别友好度打分？

	a. 在这一阶段，您觉得校园环境对跨性别友好吗？ 0 非常不友好 1 不友好 2 谈不上友好不友好 3 友好	b. 您当时的出柜状态是？ 0 完全没出柜 1 只对非常亲密的好友出柜 2 只对部分老师和同学出柜 3 完全出柜 4. 虽然没出柜，但大家能看出来
--	--	--

	4 非常友好 5 我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例如没有上过初中可在初中一栏中选 5）	5. 我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例如没有上过初中可在初中一栏中选 5）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技校/职高		
大学（包括专 科和本科）		
研究生及以 上		

八. 职场歧视

8.1. 您有过工作经历吗？

- a. 有
- b. 没有（选此项请跳至问题九）

8.2. 您目前的就业状态是？

- a. 受雇于一份全职工作
- b. 受雇于一份非全职工作
- c. 自雇佣/自由职业/创业/做生意（选此项请跳至问题 8.5.）
- d. 失业，但正在找工作（选此项请跳至问题 8.5.）
- e. 失业，已不再找工作（选此项请跳至问题 8.5.）
- f. 因残障而丧失劳动能力（选此项请跳至问题 8.5.）
- g. 其他（请说明：_____）（选此项请跳至问题 8.5.）

8.3. 您目前受雇的单位类型是

- a.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
- b. 社团/民非/基金会
- c. 国有/集体或国有/集体控股企业
- d. 私有/民营或私有/民营控股企业
- e. 港澳台资/外资或港澳台资/外资控股企业
- f. 外资或外资控股企业
- g. 军队
- h. 无单位/自雇/自办（合伙）企业

8.4. 您目前的职位是：_____

8.5. 以下哪些陈述符合您的职场经历？（可多选）

- a. 我很胜任目前的工作
- b. 我很喜欢目前的工作
- c. 我找工作总是非常困难
- d. 我不得不经常换工作

- e. 我虽然不喜欢目前的工作，也不敢/不能换工作
- f. 我虽然不胜任目前的工作，也不敢/不能换工作
- g. 我在工作中一般都会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
- h. 和其他同事相比，我在工作中得到晋升的机会更少
- i. 我目前不得不从事不合法的工作
- j. 我一直以来工作收入很低
- k. 我总是避免从事需要经常和不同的人面对面打交道的工作
- l. 我目前工作中的着装要求与自己认同的性别身份不符

8.6. 您觉得您的工作环境对跨性别友好吗？

- a. 非常不友好
- b. 比较不友好
- c. 谈不上友好不友好，不确定
- d. 比较友好
- e. 非常友好

8.7. 把奖金等各种收入以及现金福利都算在内（凡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的或打在工资卡里的收入都算），您从目前这份工作中拿到的税前年收入是多少？（如目前无工作，则请回答最近一份工作的情况）

- a. 不到 1 万元
- b. 达到 1 万元，不到 2.5 万元
- c. 达到 2.5 万元，不到 5 万元
- d. 达到 5 万元，不到 10 万元
- e. 达到 10 万元，不到 25 万元
- f. 25 万元及以上

九. 公共空间友好度

9.1. 请您根据您的经历（如走在大街上被别人骂；使用厕所不方便等）中，对以下公共空间的友好度，选择选项：

	不敢想/不敢去	很为难但不得不去	有不适感但可以忍耐	能应对不适感	感到自在
街道					
商店					
社交场所（饭馆、咖啡厅等）					
卫生间					
更衣室、公共浴室					
公共交通工具（地铁、公共汽车、火车、飞机等）					

医疗场所					
宾馆					

9.2. 当您出示的证件上的“性别”与您生活中表现出的性别身份不一致时，您有没有遭遇过以下情况？（可多选）

- a. 被从言语上攻击
- b. 被施加肢体暴力
- c. 被要求离开
- d. 被拒绝提供服务
- e. 没有出现过上述情况【与其他选项互斥】
- f. 我会避免这种情况，只出示与我现在的性别身份相符的证件
- g. 我会避免这种情况，尽量回避要求出示证件的场合

9.3. 在您办理任何身份证件的过程中，您是否遭遇过以下问题？（可多选）

- a. 被言辞侮辱
- b. 被推脱
- c. 被要求离开
- d. 被拒绝提供服务
- e. 没有出现过上述情况【与其他选项互斥】

9.4 您是否希望拥有标明“第三性别”的身份证或其他证件？

- a.希望
- b.不希望

9.5.您是否已完成外生殖器的重建手术？

- a.是
- b.否（跳至 9.8）

9.6. 在您完成外生殖器重建手术后，下列国内机构颁发的证件上，“性别”、“姓名”和“照片”，是否已改成您内在认同的性别身份？

	没有此证件/术后拿到此证件	已经改好，很顺利	已经改好，但遇到不少困难	正在办理	试过，但被拒	没改过	不打算改
身份证							
户口本							
护照							
毕业证/学位证							
驾照							
职业技能类证书（如注册会计师证等）							

9.7. 您在改证件的过程中，是否遭遇过以下问题？（可多选）

- a. 我没改过或不打算改【与其他选项互斥】
- b. 被言辞侮辱
- c. 被推脱，不能迅速了解办理修改“性别”、“姓名”或“照片”所需要的程序
- d. 被要求离开
- e. 被拒绝提供服务
- f. 没有出现过上述情况【与其他选项互斥】

9.8. 您在公共场所，曾因为性别身份遇到过社会歧视或暴力问题吗？

- a. 有
- b. 没有（跳至 9.12）

9.9. 当您在公共场所因为性别身份遇到问题时，您通过哪种途径求助过？（可多选）

- a. 我没有求助过（与其他选项互斥，跳至问题 9.11）
- b. 我向家人求助过
- c. 我向身边的朋友求助过
- d. 我向老师求助过
- e. 我通过网络求助过
- f. 我向跨性别朋友（包括 QQ 群、微信群）求助过
- g. 我向相关的公益组织求助过
- h. 我向社区居委会求助过
- i. 我向政府相关部门求助过

9.10. 您觉得求助的效果最好的是？（单选，答完此题跳至 9.12）

- a. 家人
- b. 身边的朋友
- c. 老师
- d. 网友
- e. 跨性别朋友
- f. 相关的公益组织
- g. 社区居委会
- h. 政府相关部门

9.11. 当在上述场合遇到问题的时候，您之所以没有求助的原因是？（可多选）

- a. 我不需要帮助，我可以自己解决
- b. 这是私事，我不想扩大影响
- c. 我不知道向谁寻求帮助
- d. 我的家人不允许我去求助
- e. 我担心求助的效果不好

9.12. 请根据您的和性少数群体接触的总印象填写下表：

	没有接触过	不够友好	一般	友好
男同性恋				

女同性恋				
跨性别男性				
跨性别女性				
非性别常规者（性别酷儿）				
易装者				
其他（请选择你印象最深刻的群体进行说明_____）				

十. 心理健康与服务

10.1.您曾经有过抑郁症的经历吗？

- a. 有
- b. 没有（选此项请跳至问题 10.3）

10.2.您的抑郁症在最严重的时候曾达到了什么程度？

- a. 轻度
- b. 中度
- c. 重度

10.3.下面是人们常有的一些感受，请根据您在最近一周中有几天有这些感受，在对应的方框内划“○”。注意每行从左到右的四个方框分别代表：

上周出现少于 1 天 上周有 1-2 天 上周有 3-4 天 上周有 5-7 天

如果上周没有这种感受，请选择“少于 1 天”

	少于 1 天	1-2 天	3-4 天	5-7 天
1. 我觉得沮丧，就算有亲友帮助也不管用。	☐	☐	☐	☐
2. 我不能集中精力做事。	☐	☒	☒	☒
3. 我感到消沉。	☐	☐	☐	☐
4. 我觉得做每件事都费力。	☐	☒	☒	☒
5. 我感到快乐。	☐	☐	☐	☐
6. 我觉得孤独。	☐	☒	☒	☒
7. 我生活愉快。	☐	☐	☐	☐
8. 我感到悲伤难过	☐	☒	☒	☒
9. 我提不起劲儿来做事	☐	☐	☐	☐

10.4. 下面是一些感觉的描述，请您选择每种描述与您实际情况的相符度。请注意从左到右数字越大代表越符合您的状况。

1=很不符合 2=不符合 3=符合 4=很符合

	很不符合	不符合	符合	很符合
1. 我感到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差不多	1	2	3	4
2. 我感到自己有许多好的品质	1	2	3	4
3. 归根到底，我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	1	2	3	4
4. 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	1	2	3	4
5. 我感到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不多	1	2	3	4
6. 我对自己持肯定态度	1	2	3	4
7. 我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	1	2	3	4
8. 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	1	2	3	4
9. 我确实是时常感到自己毫无用处	1	2	3	4
10. 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1	2	3	4

10.5.您曾经有过焦虑症的经历吗？

- a. 有
- b. 没有（选此项请跳至问题 10.7）

10.6.您的焦虑症在最严重的时候曾达到了什么程度？

- a. 轻度
- b. 中度
- c. 重度

10.7. 在最近 2 周里，您是否经常有下列感受？

	完全没有	有几天	超过半数时间	几乎每天
1. 感到紧张、焦虑、不安	☐	☐	☐	☐
2. 无法停止或控制自己的担心	☐	☒ 2	☒ 3	☒ 4
3. 过于担心各种事情	☐	☐	☐	☐
4. 难以放松	☐	☒ 2	☒ 3	☒ 4
5. 坐立不安	☐	☐	☐	☐
6. 容易生气上火	☐	☒ 2	☒ 3	☒ 4
7. 感到害怕，好像会发生糟糕的事	☐	☐	☐	☐

预警：以下问题 10.8-10.11 也许会引起您的不适，如果您不愿意回答可以选择不回答。

10.8.您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残的想法吗？

- a. 有
- b. 没有

10.9. 您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残的行为吗？

- a. 有
- b. 没有

10.10. 您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杀的想法吗？

- a. 有
- b. 没有

10.11. 您曾因为自己是跨性别而有过自杀的行为吗？

- a. 有
- b. 没有

如果您仍然有自杀或自残的想法，我们强烈建议您拨打以下热线（该热线除正常的通话费用以外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希望我们提供的信息可以帮助到您！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

座机请拨打：800-810-1117

手机请拨打：010-82951332

10.12. 当您因为跨性别身份遇到难解的问题，无法向周围人倾诉时，您是否尝试过拨打跨性别的服务热线？

- a. 是（跳至 10.14）
- b. 否

10.13. 您之所以没有尝试过拨打跨性别热线的原因有？（可多选）

- a. 我以前不知道有这样的热线
- b. 我很难找到热线的联系方式
- c. 当我想打热线的时候，却发现热线需要预约，不能当即得到服务
- d. 我担心热线的接听者不会对我的信息严格保密
- e. 我担心热线的接听者会对我不够友好
- f. 我担心热线的接听者不能真正理解我的感受
- g. 我不相信热线能帮我解决问题
- h. 我不需要热线服务，我可以自己处理
- i. 其他（请说明：_____）

10.14. 当您因为跨性别身份遇到难解的问题，无法向周围人倾诉时，您是否进行过心理咨询？

- a. 否，从来没有过
- b. 是，以前进行过（跳至问题 10.16）

c. 是，现在进行中（跳至问题 10.16）

10.15. 您之所以没有进行过心理咨询的原因有？（可多选）（答完跳至问题十一）

- a. 我不知道有心理咨询
- b. 我很难找到咨询师的联系方式
- c. 心理咨询需要预约，不能当即得到服务
- d. 我担心咨询师会对我不够友好
- e. 我担心咨询师不能真正理解我的感受
- f. 我的经济条件有限，付不起咨询费
- g. 心理咨询不能帮助我解决实际的现实问题
- h. 与其找咨询师，我更愿意找有跨性别经验的人

10.16.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您有没有遭遇过以下对待？（可多选）

- a. 言辞侮辱
- b. 声称“跨性别是一种疾病”
- c. 暗示或告诉您自己能够治好跨性别
- d. 将您的隐私泄露给家人
- e. 不了解跨性别群体的现实困境
- f. 其他（请说明：_____）
- g. 以上均没有【与其他选项互斥】

10.17. 您认为心理咨询对您的帮助大吗？（可多选）

- a. 非常有帮助
- b. 有一些帮助
- c. 说不上来
- d. 不太有帮助
- e. 完全没有帮助

十一. 政策与服务需求

11.1-11.2 请对以下跨性别问题的重要性打分，并根据您的经历选择认为目前应该最优先解决的三个问题

a. 改善跨性别的医疗环境（包括激素、手术、相关信息和法规）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b. 关于跨性别的法律维权（家暴、校园欺凌、职场歧视、医疗纠纷）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c. 协助跨性别处理家庭问题（包括出柜、亲密关系、家暴）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d. 消除社会对跨性别的歧视（校园、职场、公共空间歧视等）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e. 向社会普及、宣传跨性别知识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f. 帮助跨性别群体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提高跨性别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g. 提高跨性别者自身的能力（就业竞争力、情商、人际交往能力等）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h. 简化跨性别人士修改证件性别的步骤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i. 推广跨性别友善更衣室、浴室、卫生间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j. 其他（请说明：_____）
0 不重要 1 一般 2 重要 3 非常重要

1. _____
2. _____
3. _____

11.3 总体而言与一般人相比，您觉得跨性别人士的生活？

- a. 很轻松
- b. 轻松
- c. 一般，不好不坏
- d. 艰难
- e. 很艰难

我们知道，与一般人相比，也许跨性别人士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会遇到更多挑战，然而您今天认真填写这份问卷的行为，已经在改善性少数社会权益的道路上迈出了踏实的一步。在通往性别平等、性少数平权的道路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同志中心与您并肩前行，您并不孤单！我们相信，风雨过后一定可以看见绚丽的彩虹！

如果您愿意，请留下您的昵称和联系方式。调研结束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核实问卷有效性的基础上，为您发放问卷补贴。

（您留下的联系方式仅用于发放补贴，不会被泄露）

昵称：_____

手机：_____

电子邮箱：_____

问卷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参与！北京同志中心跨性别调研团队全体成员祝您生活愉快！

报告团队名单

学术顾问：

吴利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报告执笔（按章节顺序）：

吴利娟（导言、样本描述）

齐霁（导言、激素问题、性别重置手术、政策需求、政策建议）

蔡瑶（原生家庭）

刘松吟（亲密关系）

朱敏（校园环境）

钟佩佩（校园环境、工作环境）

辛颖（公共空间）

冯思琦（心理健康）

问卷设计名单

吴利娟、齐霁、辛颖、蔡瑶、皮皮、王芸、刘鑫、杨震

项目发起：辛颖

项目负责：齐霁

学术顾问：吴利娟

媒体：段帅

翻译：Siodhbhra Parkin

设计：廖梦茹、王子豹

联系：bjlgbt@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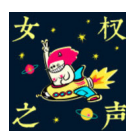
战略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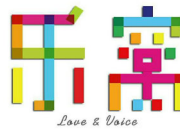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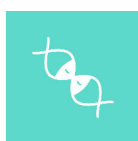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联盟合作



合作支持



致谢：感谢荷兰驻华大使馆支持本项目



北京同志中心
BEIJING LGBT CENTER